

			四	漢
		二	二	書
三	二	九	九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四二二五  
三三三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225
冊數	3 ( 1 )
函號	273 149

273-149



書經集註序

熙元宋寧宗年號已未冬先生文公令平聲沈作書

集傳去聲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

千萬言嗚呼書豈易音異言哉二帝堯舜三王禹湯

文治平聲澄之反鄒氏季友曰治字本平聲武治借用乃為去聲故陸氏于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而讀者不察乃或並作去聲讀之今二聲並音以矯其弊平聲者修理其事乃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諸篇中有不及盡音者以此推之皆可見矣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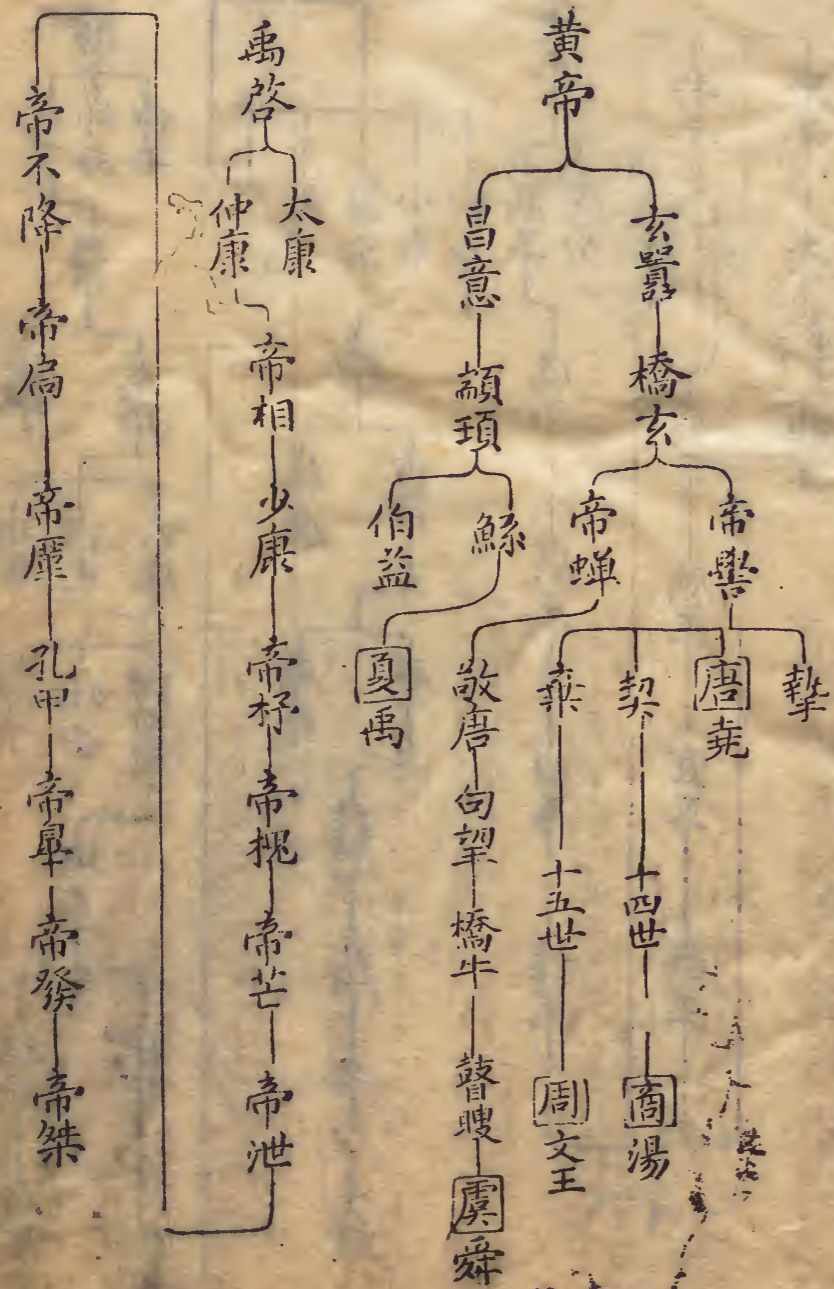
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于數千載之

2A1-875

下而欲講明于數千載之前亦甚難矣然二  
帝三王之治去聲下同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  
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  
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  
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  
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  
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  
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  
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

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矣夏  
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  
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  
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  
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  
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音舍是書何以哉沈  
自愛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  
迺敢折衷音中微辭與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  
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王改本已附

# 唐虞夏商



書

文集中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書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先本篇集傳去

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扶又識音

別彼列四代虞夏之書分爲六卷虞一卷夏一卷商一卷周

卷周三卷○書九百篇遭秦火後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文以時異治以

道同聖人之心見音于書循化工之妙著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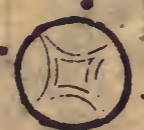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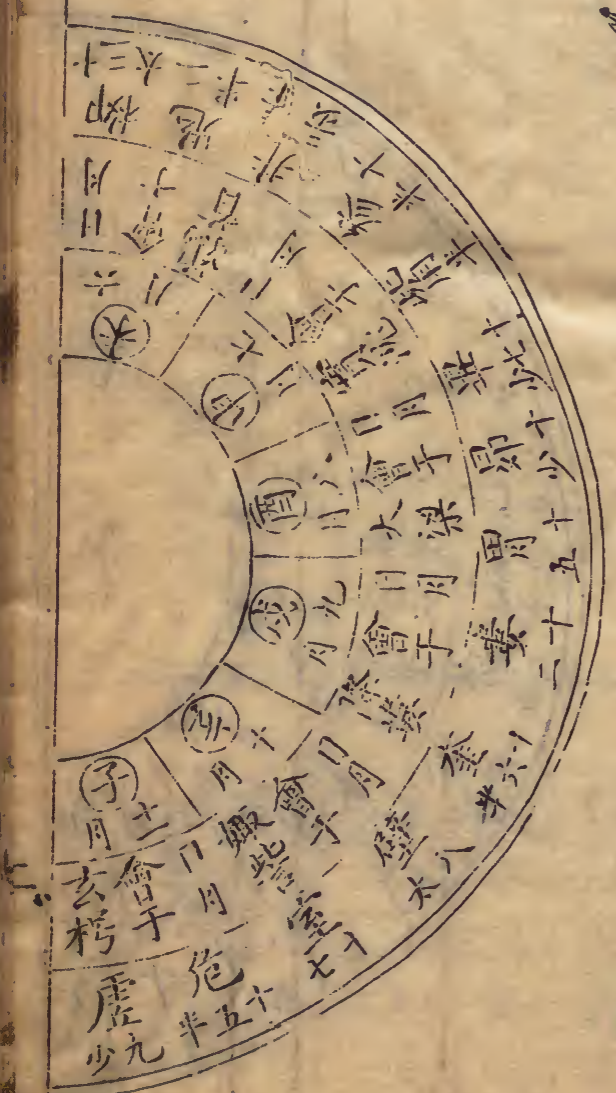
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去也于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七到其微于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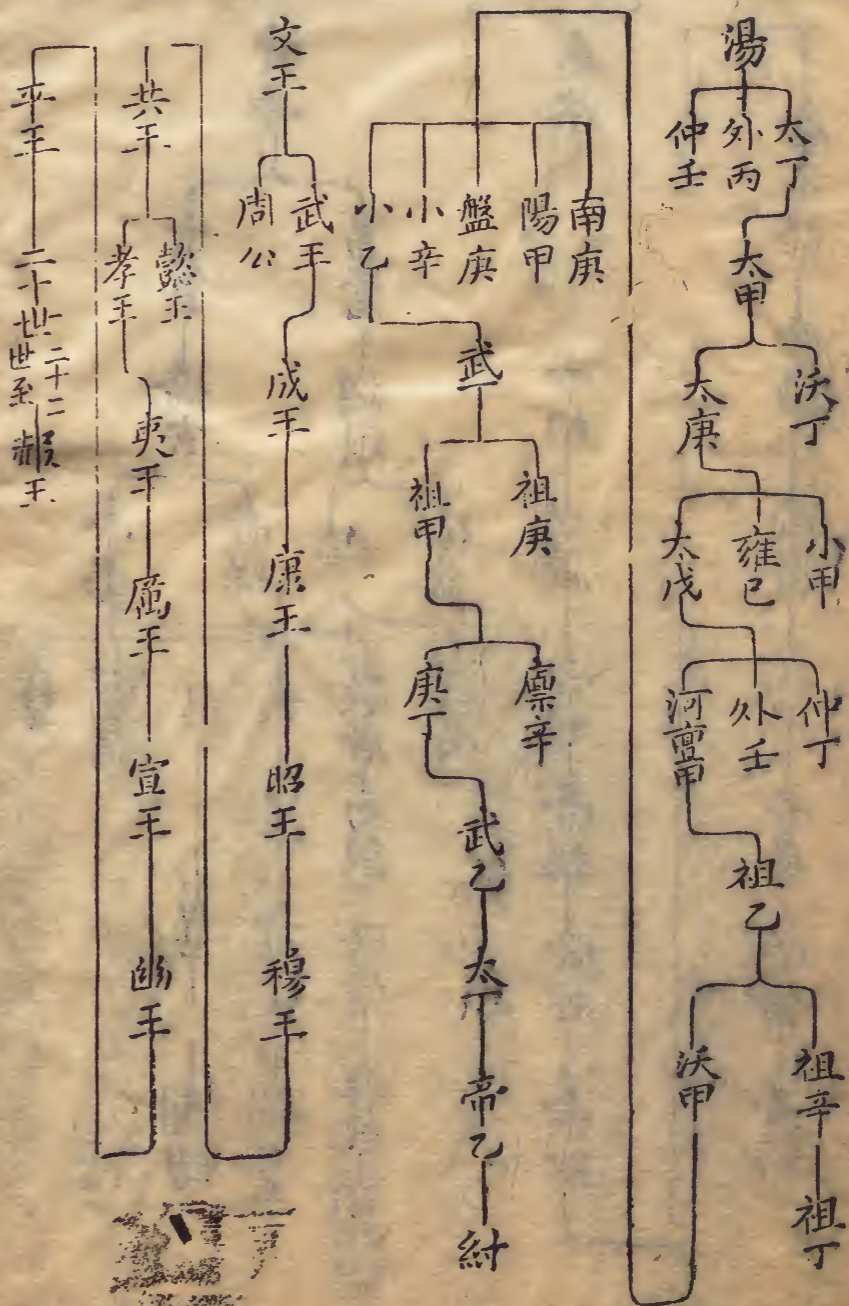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誥果五古集

今之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一切道古蔡沈序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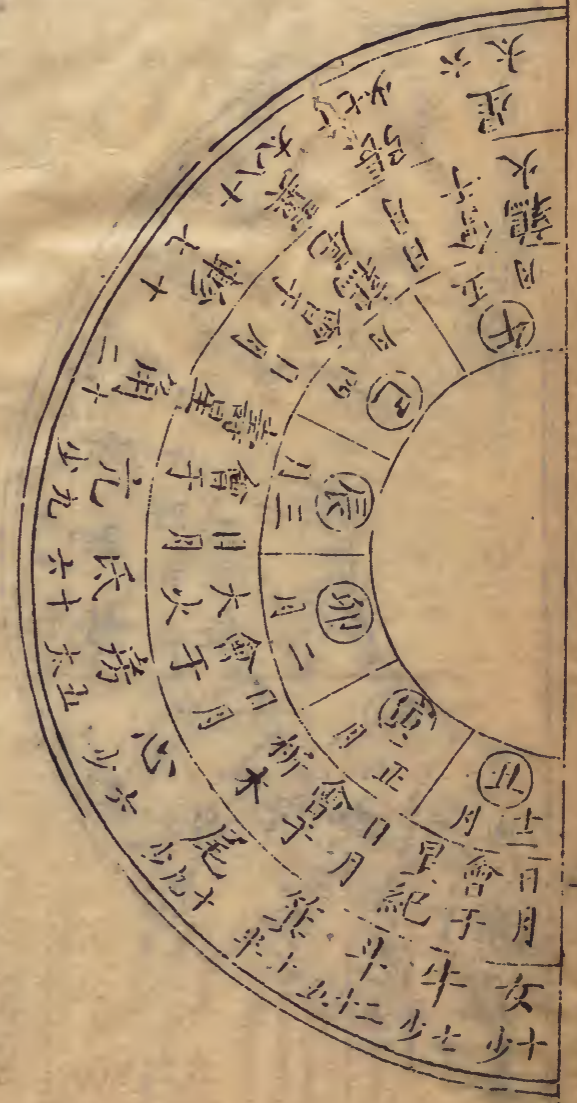
# 曆象授



# 周譜系圖



# 時之圖



# 堯典四仲



鶉鳥正七宿之中  
星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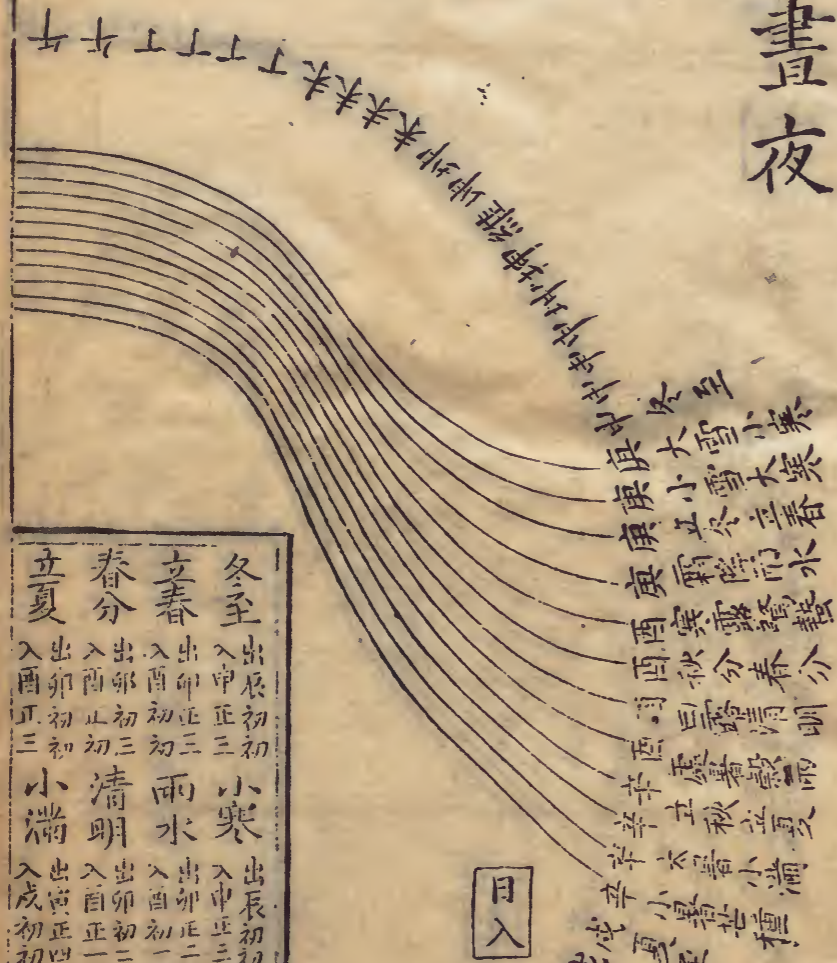
春分日在昴初昏  
仲春

鄭氏云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遠天而西軒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為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為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軫是為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



# 虞書日永

## 晝夜



立夏	春分	立春	冬至
入酉正三	入酉正三	入酉正三	入申正三
出卯初三	出卯初三	出卯初三	出辰初初
小滿	清明	雨水	小寒
入戌初初	入酉正一	入酉正一	入申正三
出辰初初	出卯初二	出卯初二	出辰初初
芒種	穀雨	驚蟄	大寒
入戌初初	入酉正二	入酉正二	入申正四
出辰初初	出卯初二	出卯初二	出辰初初

日入

夏至晝六十刻  
為日永後漸損  
至秋分晝五十  
刻為晝夜傳入  
漸損至冬至晝

# 中星圖下



星昴正七宿之中 星昴

冬至日在虛初昏 仲冬

東火轉而北來歲  
仲春鳥復轉而南  
矣循環無窮此竟  
典考中星以正四  
時甚簡而明異乎  
呂令之星舉月中  
也然聖人南面視  
四星之中豈徒然  
哉凡以授民時秩  
民事而已



# 日短之圖

百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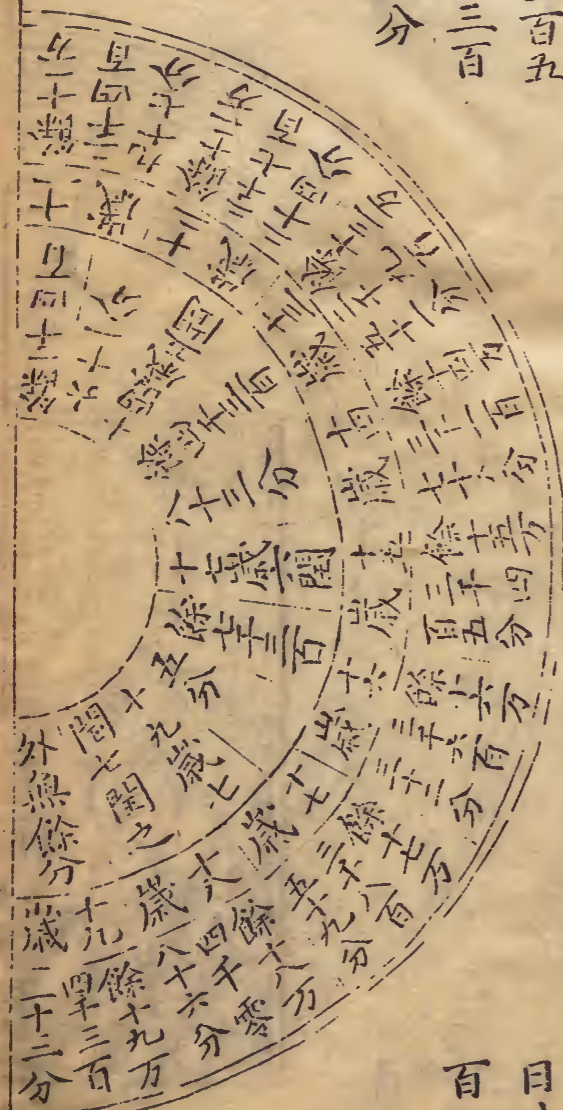


夏至	出寅正三	入戌初三	小暑	出寅正三	入戌初三
立秋	出卯初二	入酉正三	處暑	出卯初二	入酉正三
秋分	出卯初初	入酉正初	白露	出卯初初	入酉正初
寒露	出卯正一	入酉正二	霜降	出卯正一	入酉正二
小雪	出辰初初	入申正四	大雪	出辰初初	入申正四
冬至	出寅正三	入戌初三			

四十刻為日短  
後漸增至春分  
晝五十刻亦為  
晝夜停後漸增  
復至夏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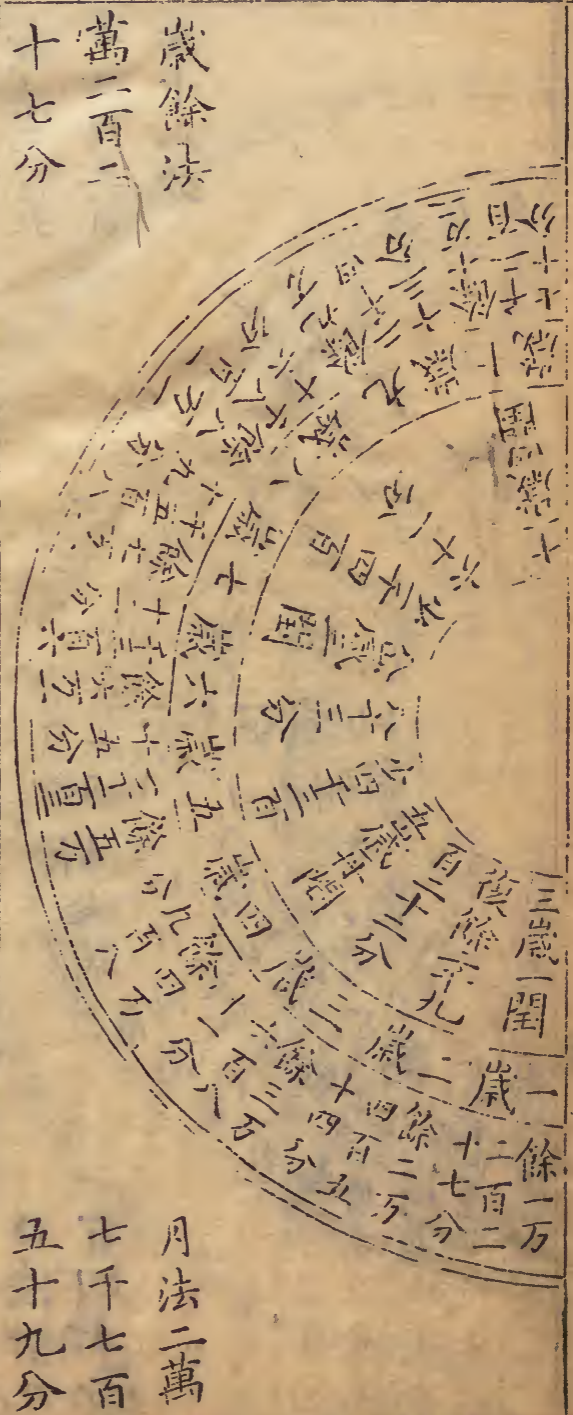
# 閏月定時

按律曆諸書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日一周天為  
歲。歲十二月而無整數。故以閏月定四時。三歲一閏。五歲  
再閏。及十九年而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十三分。  
歲法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



日法計九  
百四十分

# 成歲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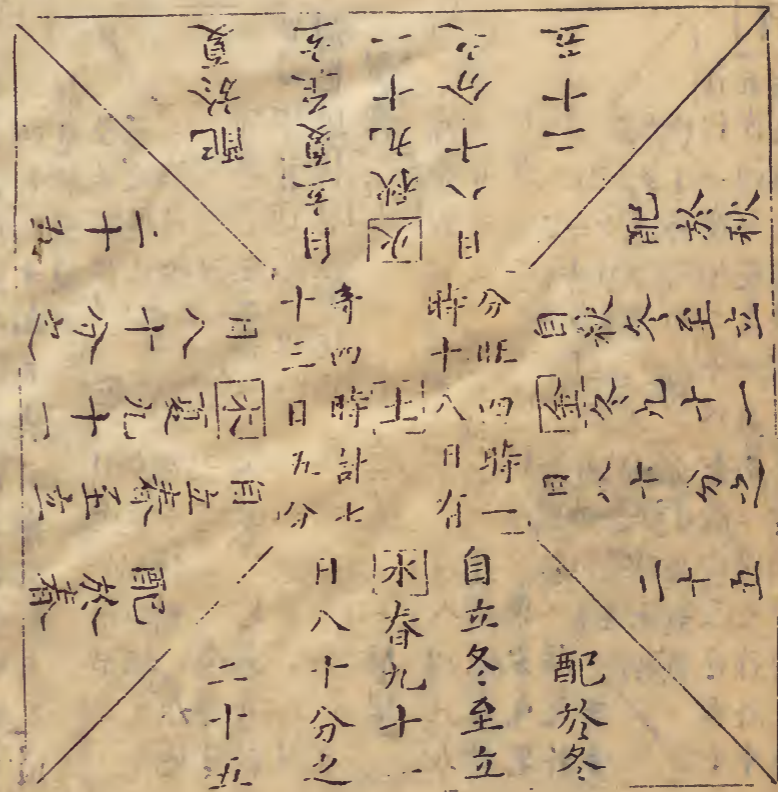
以日法除之。共得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為七閏之數。是謂一章。然必以十九歲而無餘分者。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十九者。天地一終之數。積八十一章。則其盈虛之餘盡而復始。推此以定四時。歲功其有不成乎。詳見蔡傳。

# 七政之圖



漢天文志曰。木仁也。火禮也。土信也。金義也。水智也。金星與日同。南北之行。為贏與日分。南北之次。為縮。出早為月食。出晚為天妖。主兵象也。木星所在。國不可伐。而可以伐人。盈舍為贏。退舍為縮。出入不當。其次心有天祿。水星出早為日食。出晚為彗。四時不出。則天下大饑。出於舍為不地動也。火行一舍。二舍為不祥。東行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則兵聚于西方。填星米次而上一舍。三舍。則為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戚五緯之變。其詳見於漢晉志。

# 五辰之圖



孔氏曰五行之時如四時也言撫順五行之時則象功皆成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蓋四時者氣也五行者象也四時各分九十二日八十分之一十五為一持之正而五行則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而土則分王於四時每季一十八日有奇胡氏旦曰五行在地為物在天為時順其時而撫之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水辰日空相阪際以撫土辰秋為徒杜春達溝渠以撫水辰又春德在木布德施惠順水辰也餘倣此

# 明魄朔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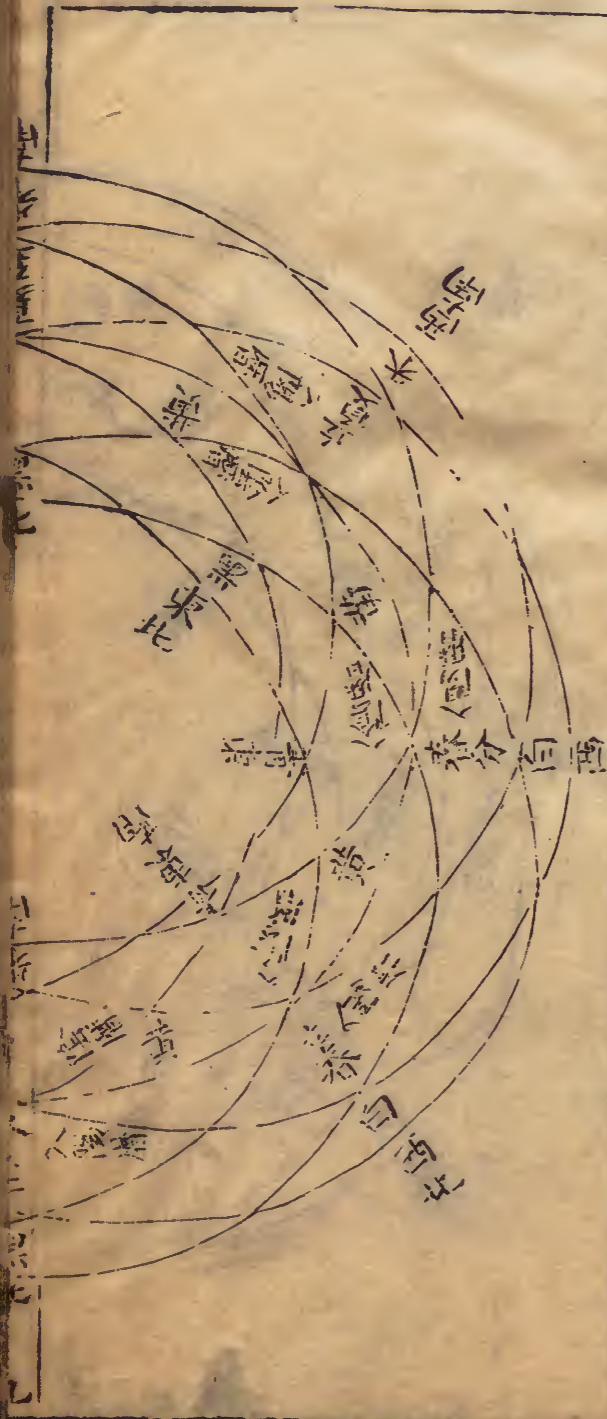


武成	勞死魄	哉生明	既生魄	康誥	哉生魄	召誥	既望	丙午朏	顧命	哉生明	畢命	庚午朏
----	-----	-----	-----	----	-----	----	----	-----	----	-----	----	-----

# 璣玉衡圖



# 日月冬夏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說見洪範本傳合以陽曆陰曆之說推之凡月行所  
 交以黃道內為陰曆外為陽曆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青道  
 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至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  
 在玄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秋分之宿亦如之  
 行白道  
 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至冬至夏至後  
 白道半交在玄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春入

# 五聲八音圖



# 九道之圖

陽曆秋入陰曆月行朱道 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  
 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 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西  
 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宿當黃道四序離為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  
 相會故月行有九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 六律六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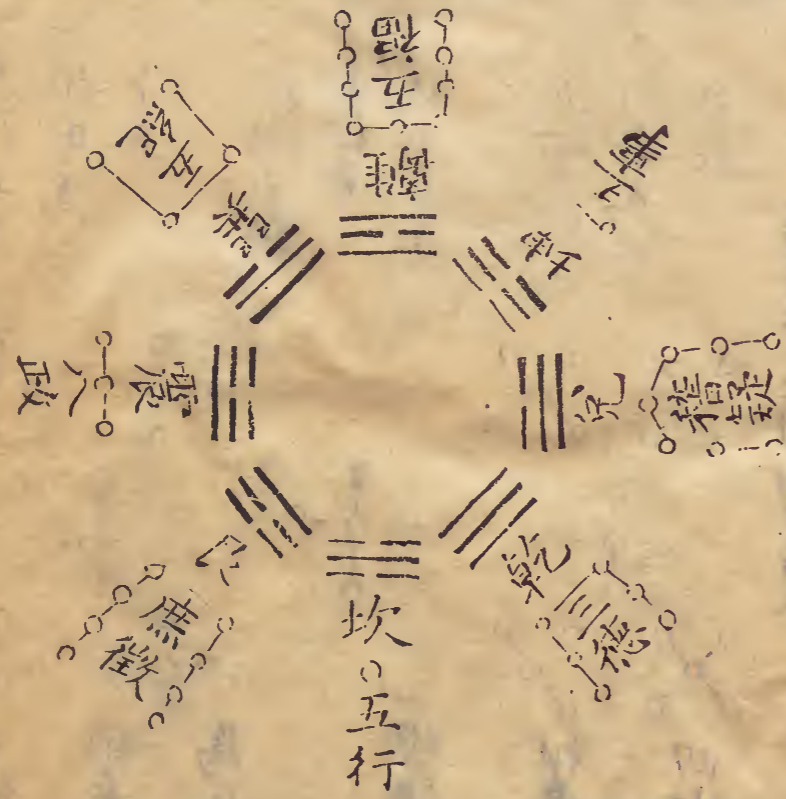


# 河圖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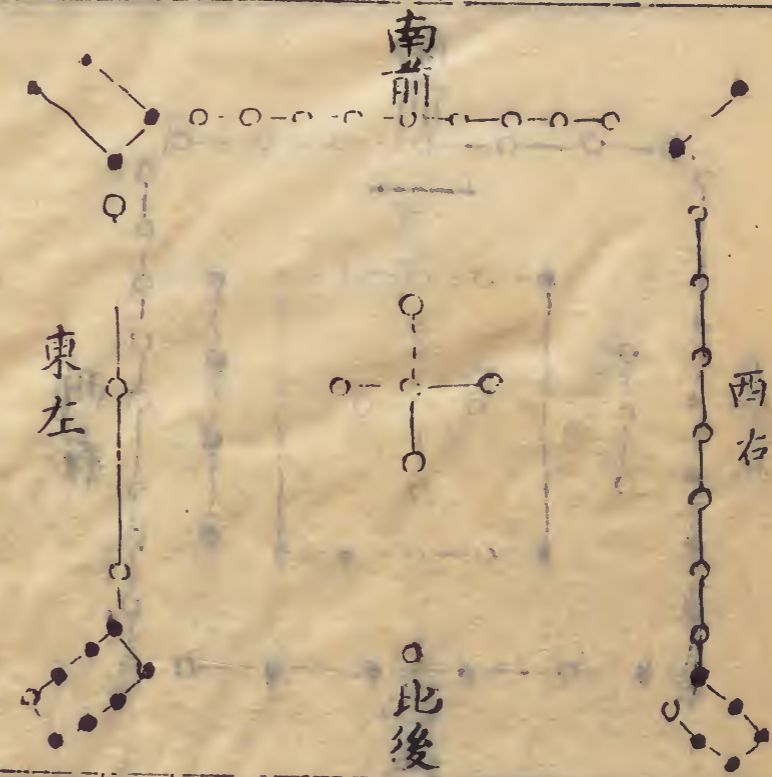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

九疇本洛書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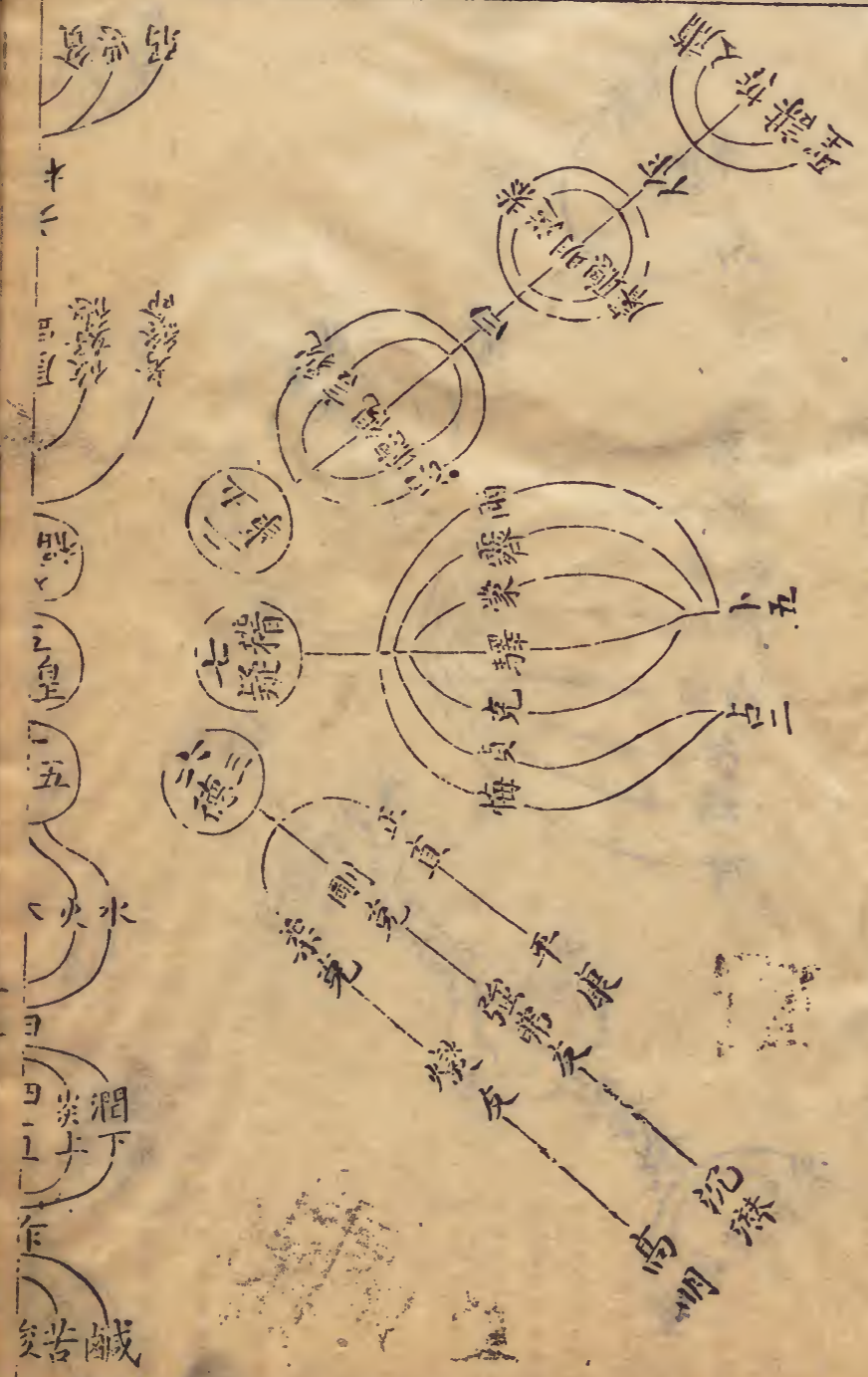
一合九而為  
 十二合八而  
 為十三合七  
 而為十四合  
 六而為十此  
 洛書以虛數  
 相合而為四  
 十者也若九  
 疇則以實數  
 相合而為五  
 十矣

洛書之圖



東。關子明云。河圖之  
 支。七前六後。八左九  
 右。洛書之文。九前一  
 後。三左七右。四前左  
 二。前右八後。左六後  
 右。邵子曰。圓者星也。  
 星紀之數。其肇於此  
 乎。方者土也。畫州井  
 池之法。其放於此乎。  
 蓋圓者。河圖之數。方  
 者。洛書之文。故羲文  
 因之而造易。禹箕敘  
 之而作範也。

# 箕子洪範



# 九疇相乘得數圖

五行五事  
相乘為二  
十五  
庶徵不與  
五相乘  
故不言五  
五福五紀  
相乘為二  
十五

右五疇象天圓而有變

三德○○○六極自  
相乘○○○相乘為  
為九○○○三十六

稽疑七  
相乘  
八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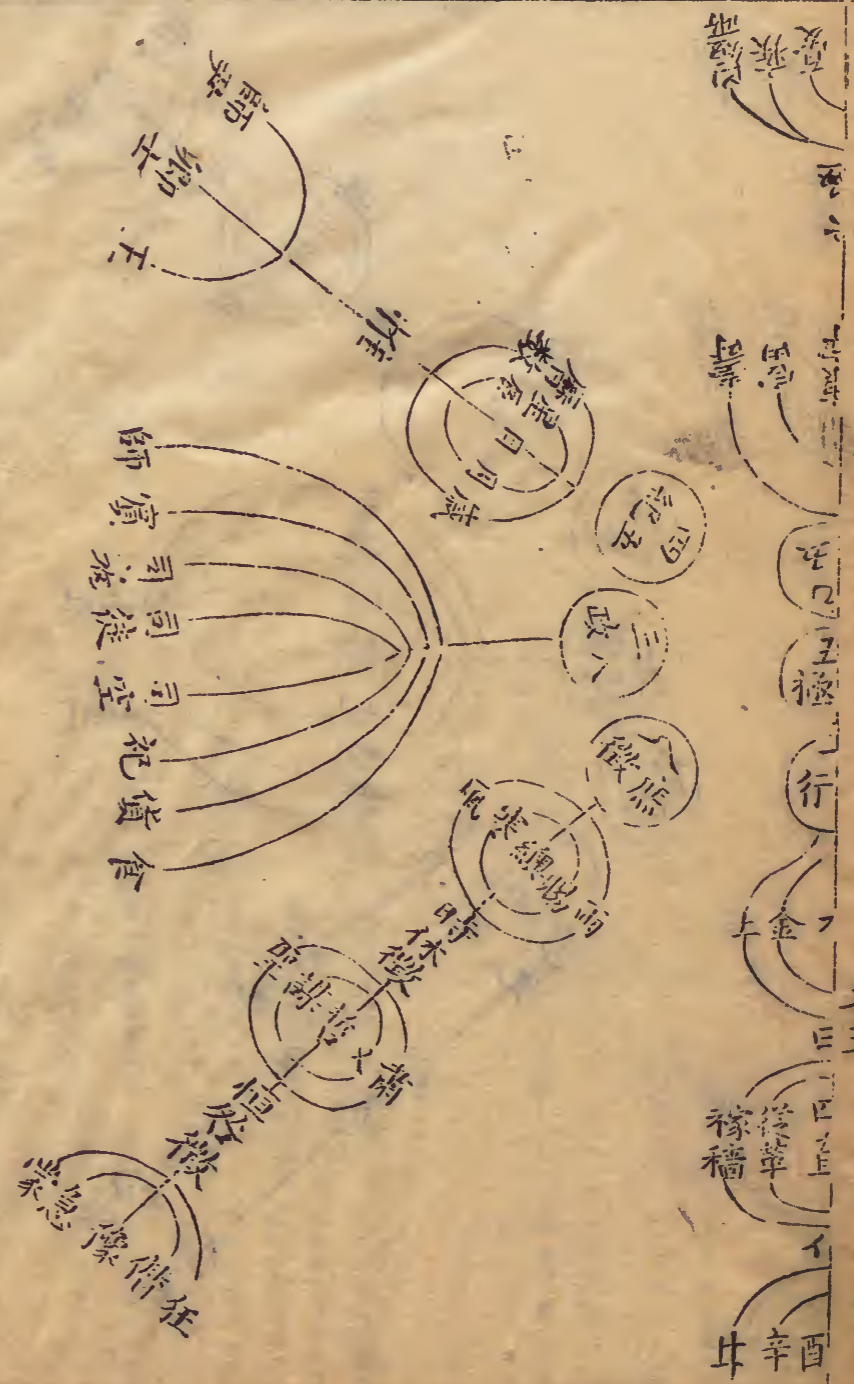
相乘為  
為六

四十九  
十四

右四疇象地方而無變



# 九疇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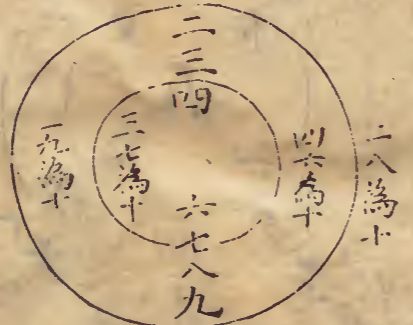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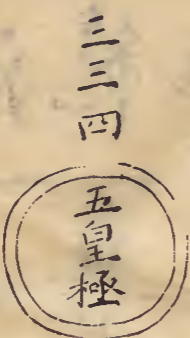
○ 皇極居 ○

九疇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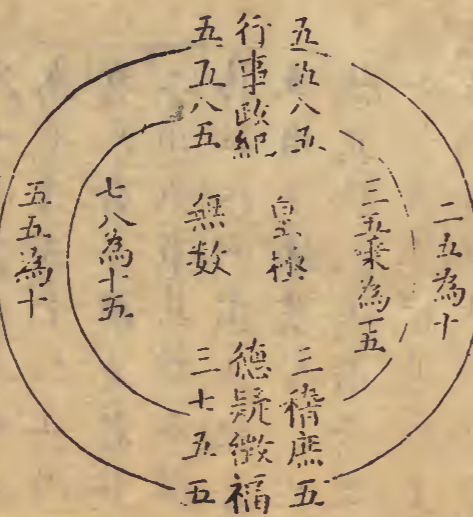
九疇合八

皇極虛五元數也九

合為十者二合為十五者亦



疇外有六極用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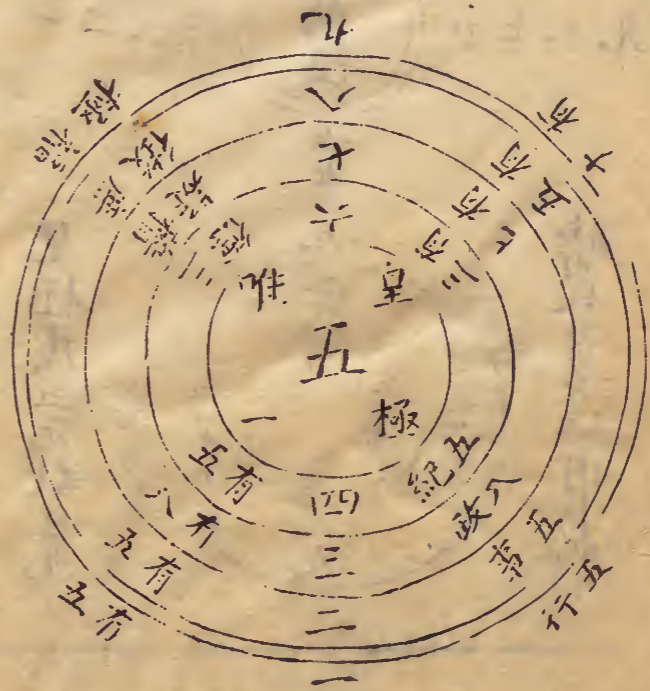
二總而為大衍之數五十

○ 次五圖 ○

用十之圖

疇數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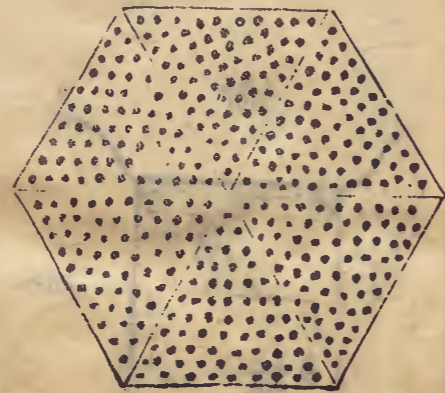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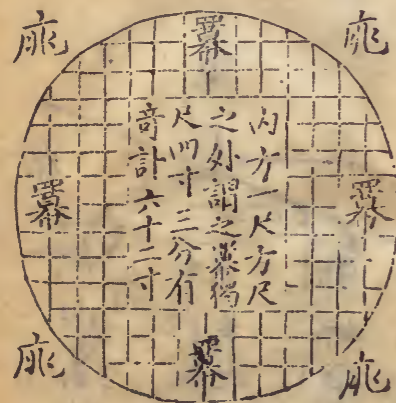
# 大衍洪範本數圖



大衍之數五十者。一與九為十。二與八為十。三與七為十。四與六為十。五與五為十。共五十也。其用曰。一有九者。一用五者。其數五。二用九事。其數五。用八。改其數八。四用五。紀其數五。五用皇極。其數一。六用三。德其數三。七用稽疑。其數七。八用庶徵。其數五。九用五福六極。其數共十。有一積筭至五十也。又曰。一而曰極。大衍所虛之太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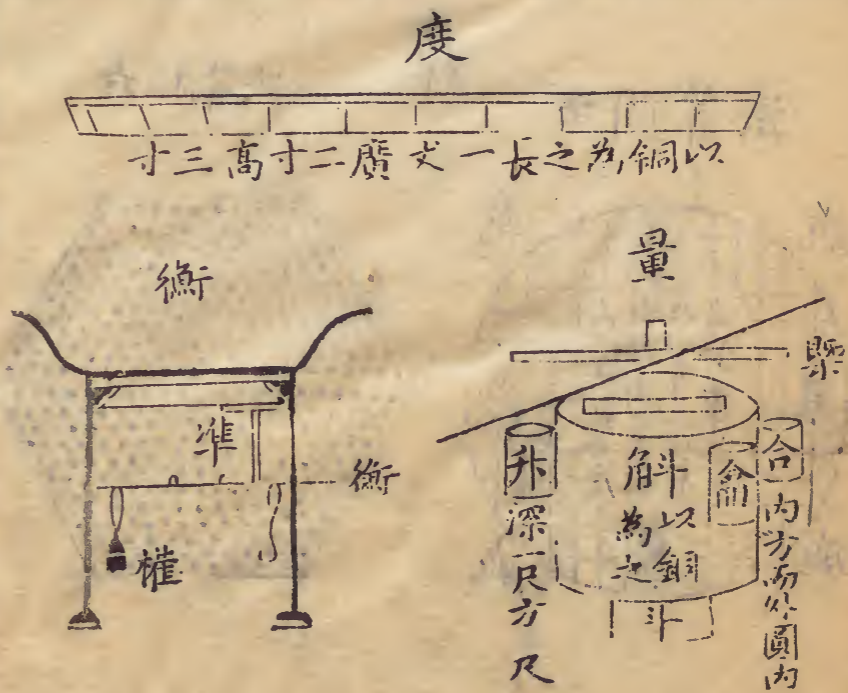
# 虞書律度

律 法筭圓方 法筭觚六



漢志云。虞之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數者。一十百千萬也。筭法用竹。徑十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帳。所以為筭法之用也。以之度圓。取方。則積一分。而為一寸。積一寸。而為一尺。方其尺。而計之。有百寸。方尺之外。謂之幕。而不止於四角之庇。也是以制為之度。則度長短者。不失毫釐。豈多少者。不失圭撮之法也。度始於黃鍾之長。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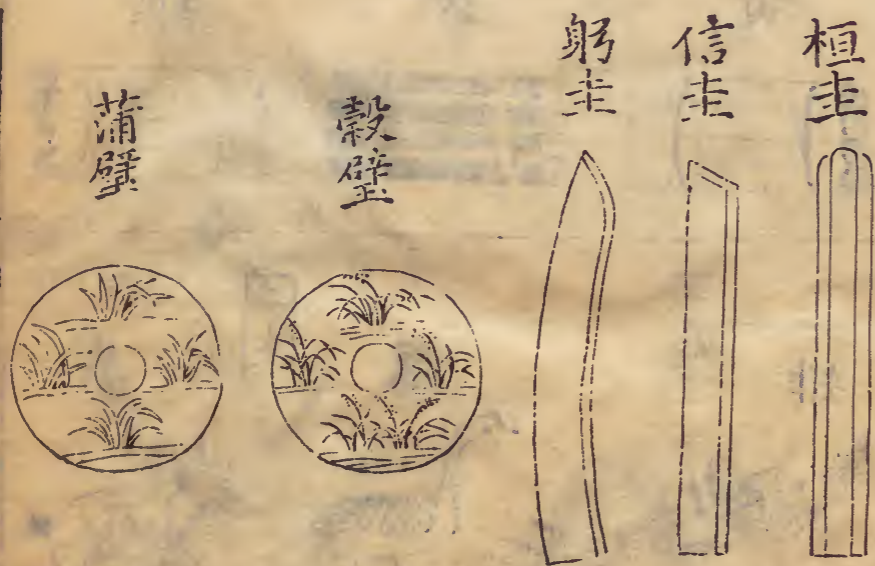
# 量衡之圖



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起於黃鐘之龠其容和黍中者千二百寔龠中以井水準其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斛之為制上為斛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附于右合之下  
衡起於黃鐘之重一龠之黍重十二銖積二十四銖而為一兩十六兩為斤而有三百八十四銖三十斤而為鈞一月之數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所以當萬物之數四鈞為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也

# 虞書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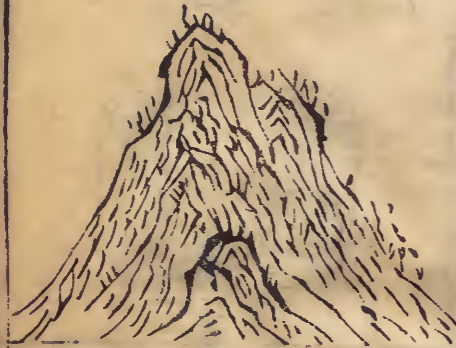
五玉



按禮公桓圭九寸信圭伯躬圭各七寸子穀璧男蒲璧各五寸後鄭云雙植之謂桓陳祥道謂強左不撓以安上為任也信伸也注作身與躬同皆象人形有琢飾陸佃云信圭直躬圭屈取註直之義為人形誤矣穀有養人之義蒲有安人之義子男之璧象之雜記云公圭博三寸厚半寸刺上左右各寸半其下方璧註云內倍於好其形圓其中虞言其質曰玉言其符合曰瑞言其象而為用曰器子

# 虞書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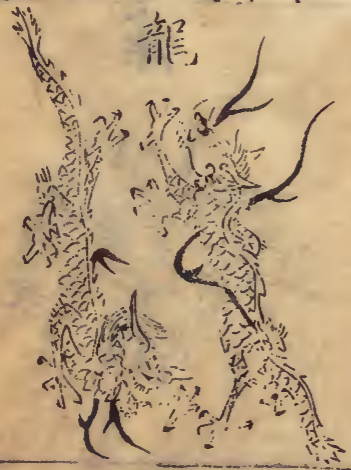
山



日



龍



月



華蟲



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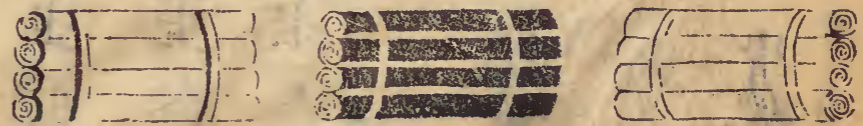
# 玉帛之圖

三帛

黃

玄

纁



一死

雉

二生

鴈

羔



男不用圭者言未成國也。三帛。孔安國謂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執玄。附庸之君執黃。陳祥道云。雖無經見。然天子巡狩。卿大夫士皆贄。見於方岳之下。則庸附之亦有贄。孔氏之說。蓋有所受之也。古者制幣。其長丈八尺。其束十端。或素。或玄。纁。其色不同。羔取其羣而不黨。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不犯。卿大夫士實似之。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此大小所以異等云。

虞書后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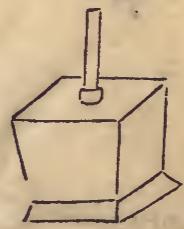
<p>管</p>	<p>堂下樂</p> <p>球</p> <p>堂上樂</p>
<p>北鼓</p> <p>鼓</p>	<p>琴</p>
	<p>瑟</p>

章服之圖

<p>粉米</p>	<p>宗彝</p>
<p>黼</p>	<p>藻</p>
<p>黻</p>	<p>火</p>

# 作樂之圖

祝



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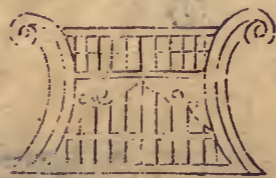
笙



鏞



簫



# 顧命狄設之圖

黼 黻



黼 宸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  
 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表  
 注斧謂之黼其黼白黑文以終  
 帛為質依其制如屏風賈釋云  
 諸文多作斧字若據采色而言  
 即績人職白與黑謂之黼若據  
 備於物上即為金斧之文近刃  
 白近釜曲恭黑則曰斧取金斧  
 斷割之義屏風之名出於漢世  
 故引為况黼圖云流廣八尺畫  
 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  
 圭瓚至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  
 瓚以祀廟後鄭云裸謂以圭瓚  
 酌鬯鬯以獻於也瓚如盤大五

康王冕服之圖



麻冕案三禮圖以漆布為殼緇  
 縱其上前廣四寸高五寸後廣  
 四寸高三寸  
 冕漢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  
 廣八寸前圓後方其旒皆以五  
 采絲繩貫五采玉每旒各十二  
 垂於冕禮有六冕喪冕無旒衣  
 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  
 絺冕五旒玄冕三旒  
 雀弁唐孔氏云常弁也鄭云冕  
 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  
 然用三十弁布為之亦長尺六  
 寸廣八寸前圓後方無旒而前  
 後平  
 綦弁孔傳綦文鹿子皮弁士冠  
 禮注云皮弁以白鹿皮為之弁

君之所執  
 以盛  
 秬鬯



非口徑八寸深二寸諸箋以圭  
 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  
 夾凡圭博三寸典瑞注云漢禮  
 璜下有盤聶崇義云宜用黃金  
 青金為外朱中夾宜深一寸足  
 徑八寸高二寸  
 藝書序曰班宗彞流謂周禮有  
 司尊彝之官鄭云彞亦尊彝彝  
 堂曰彝之法也言為尊之法正  
 爵中尊有三品上白彞中曰  
 爵下曰斝三禮圖曰謂獻何  
 象之屬受五斗合按獻象二尊  
 皆有畫節惟此尊未詳何節但  
 圖其形也

太保承介之圖

璋 圭 鎮



即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象  
即王笄注云會縫中也琪讀為  
基結也即謂下抵梁正張謚  
圖云弁縫十二貫統引詩會弁  
如星謂於弁十二縫中結五采  
玉落而處狀似星也  
介主傳曰大圭也唐孔氏云考  
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  
子守之鎮圭之大者介訓大  
者故知是被鎮圭非三尺大圭  
璋禮書云半圭曰璋  
璋方四寸邪刻之以首諸侯之  
圭以易行考工記琮琬皆九寸  
鄭玄云大琬大琮皆度尺二寸

侯衛所執之圖

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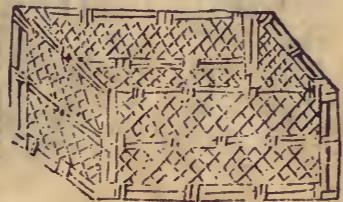
几玉



豆



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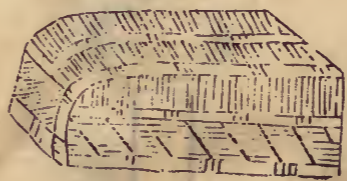


豆三禮舊圖云豆高尺二寸漆  
赤中大夫以上畫赤雲氣諸侯  
飾以象天子加玉飾皆謂飾口  
足也又鄭注周禮及禮記云豆  
以木為之受四升口圓徑尺二  
寸有蓋盛昌本脾豚肺柝之壑  
醢醢兔鴈之醢非菁芹苟之菹  
糜鷄肉之屬鄭注鄉射記云豆  
宜濡物籩宜乾物故也  
籩三禮圖云以竹為之口有膝  
緣形制如豆受四升盛棗栗桃  
梅菱芡脯修醢絕饌餌之屬  
笥說文飯及衣之器曲禮注云  
圖曰箒方曰笥  
玉凡阮氏圖几長五尺高尺二  
寸廣二尺兩端赤中夾黑漆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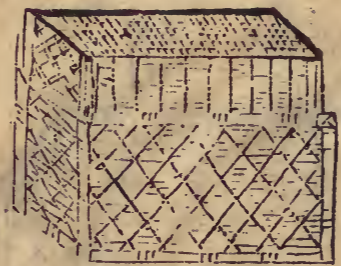


# 圖之周迎女士

籩有蓋 鐸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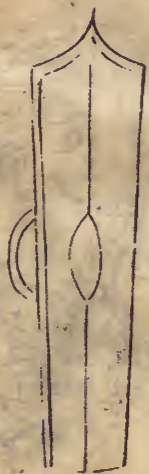
鼎



融以為長三尺。共司几筮。掌五几。左右玉雕形。漆素。詳五几之名。是無兩端。赤中央。黑漆矣。蓋取彤漆類而髹之也。  
木鐸。周禮小宰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視治象之鴻。狗以木鐸。注。木鐸。木舌也。賈疏云。鐸皆以金為之。以木為舌。則曰木鐸。以金為舌。則曰金鐸。  
鴨古之鴨。不一。按禮圖有曰牛。曰羊。曰豕。然雉。雞。之曰。未審在何。鴨也。惟牛鴨最大。可受一斛。今姑繪之以見其狀云。  
籩。案三禮舊圖云。籩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如今車卷。

# 圖後夔擊兩階舞圖

羽 干 磬 編



經曰。於子擊石拊石。傳曰。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大磬。即球也。小磬。即此編磬也。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注云。鐘磬編縣之。二十八枚。而在一。簋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簋者。下橫者也。簋上板曰業。簋之上有崇牙。業之上。樹羽制。度曰為龍頭。及頰。口御璧。下有旄牛尾。植者為虞。詳見周禮。  
干。楯也。羽。翳也。舞者所執。修闡文教。周禮。兵舞。即朱干。乾。周人用舞而祭。山川三禮圖曰。羽。析白羽。為之形。如蛟。  
太常。按巾車。王乘玉輅。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又覲禮。注云。王建太

武王誓師之圖



鉞經曰左杖黃鉞傳云鉞斧也  
以黃金為飾  
旄經曰右秉白旄以麾傳云旄  
軍中指麾白則見遠  
干楯也方言曰自關而東或謂  
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  
干楯為一也  
戈廣二寸內四寸胡六寸援八  
寸秘六尺有六寸內謂胡以內  
接秘者胡謂矛之旁出者曲猶  
牛胡焉援謂直刃也秘謂柄也  
戈之用主於胡胡迤於直則借  
但可以刺胡迤於曲則司但可  
以鈎人惟得其中制往無不利

君牙紀績之圖 顧命越王之圖



常終首畫日月楚下及旂交畫并  
龍降龍終皆正幅用絳帛為楨旂  
則屬焉又用弧張終之幅又畫旂  
矢於終之上故輶人云弧旌枉矢  
是也凡旌旗之上皆注旄與羽為  
羊首故夏采注云綬以旄牛尾為  
之綴於幢上其柱長九仞其旂與  
地又左傳云三辰旌旗昭其明也  
據杜鄭二注皆以三辰為日月星  
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既氏梁正  
等圖旂首為金龍頭案唐志云金  
龍頭御結綬及鈴綬則古注旄及  
羽於竿首之遺制也  
鼗鼓案三禮圖云鼗鼓兩面鼓  
人職曰鼗鼓軍事注云大鼓曰  
鼗鼓長八尺鞞人云鼓四尺鞞鼓

魯侯費誓之圖

牙 胃 矢 弓



牙說文曰戈牙首牙也建於兵車長二丈

胃說文曰兜鍪也兜鍪音鑑也經典皆言曰胃秦世以來始有鑑兜鍪之文古之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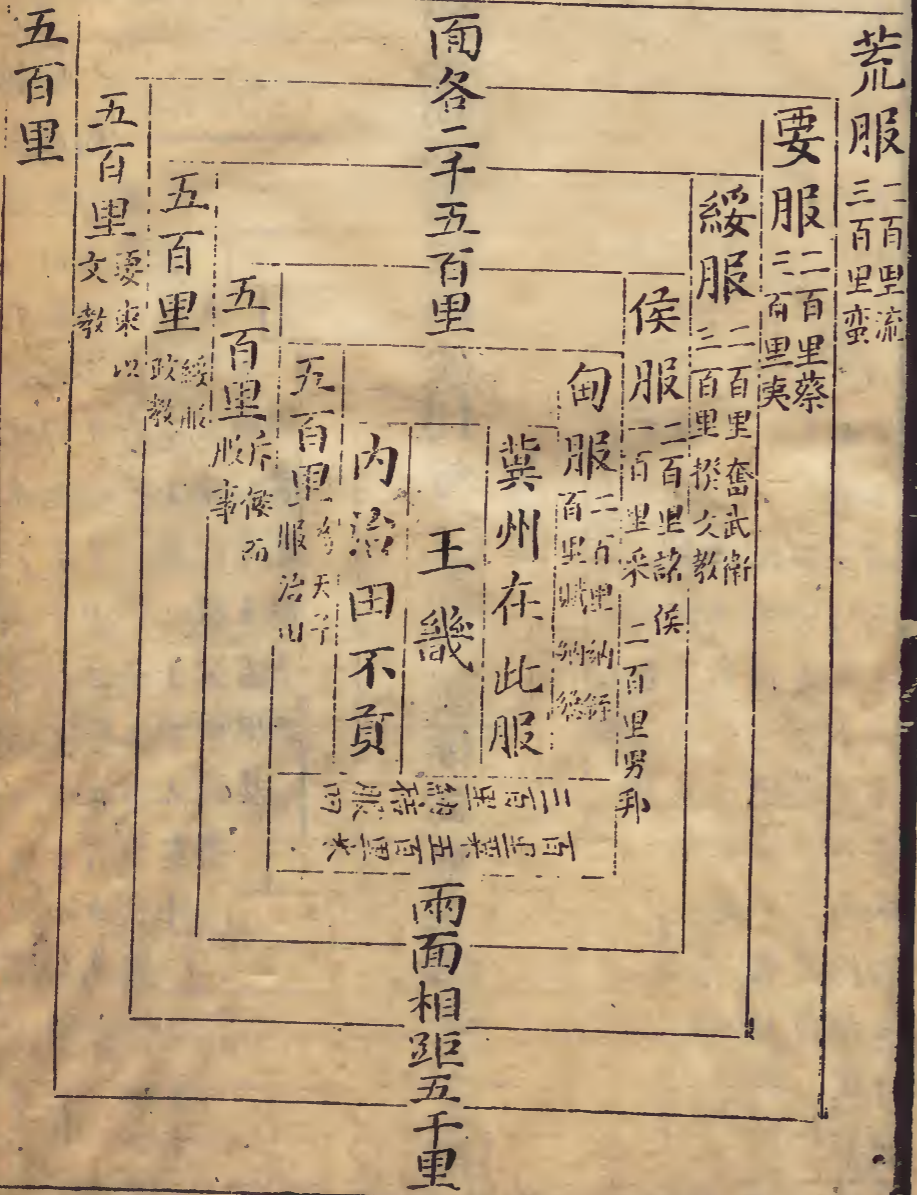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取幹角以膠漆筋絲為之按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旅灰庾唐大矢橐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用六寸夾其括以設其羽分其明以設其刃

大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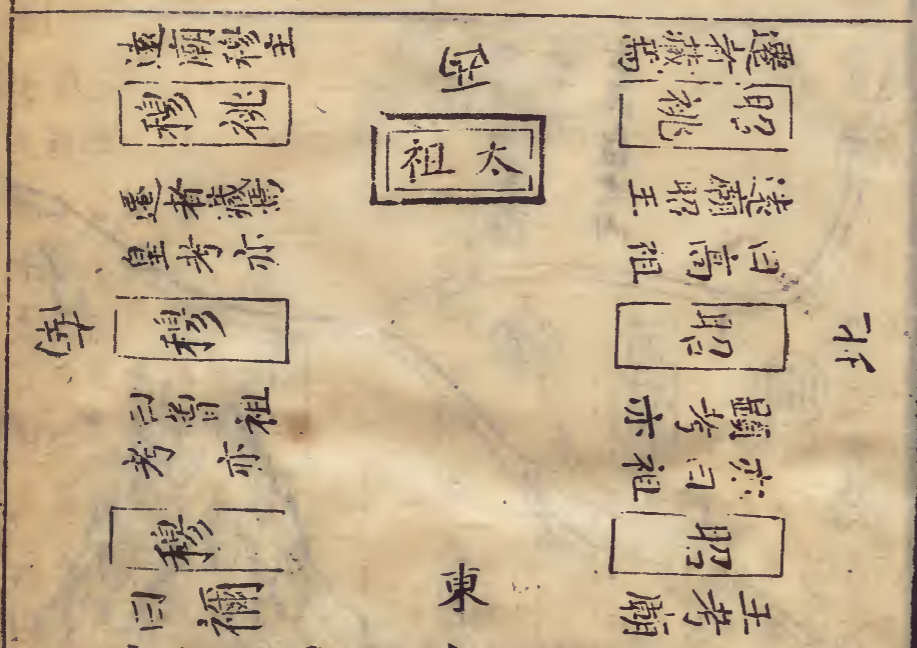
書傳云大輅玉輅也  
綴輅金輅也  
先輅木輅也  
次輅象輅革輅也  
天子五輅飾異制

# 堯制五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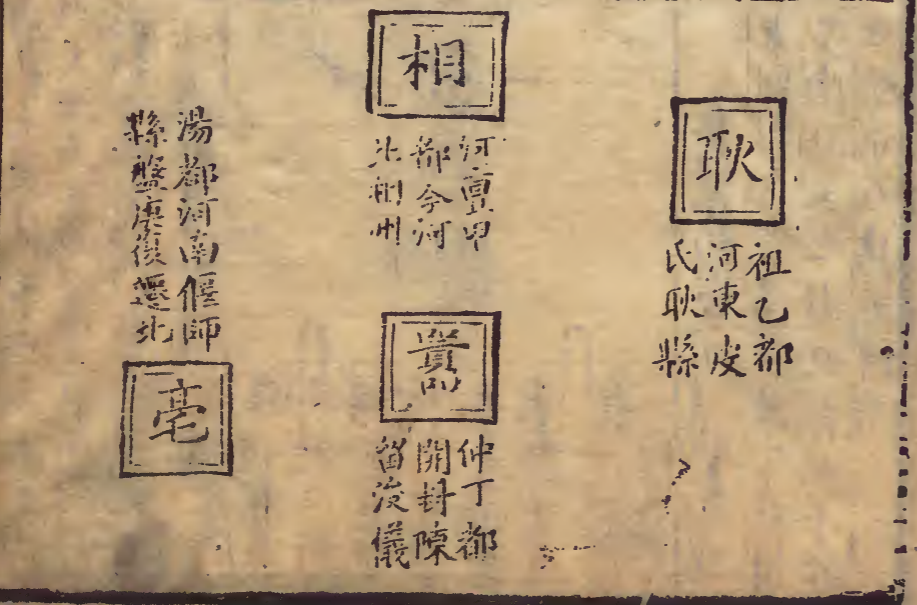


同今圖玉  
輅之制兼  
太常之旂  
以修祭祀  
所乘其他  
金象革木  
之輅可類  
推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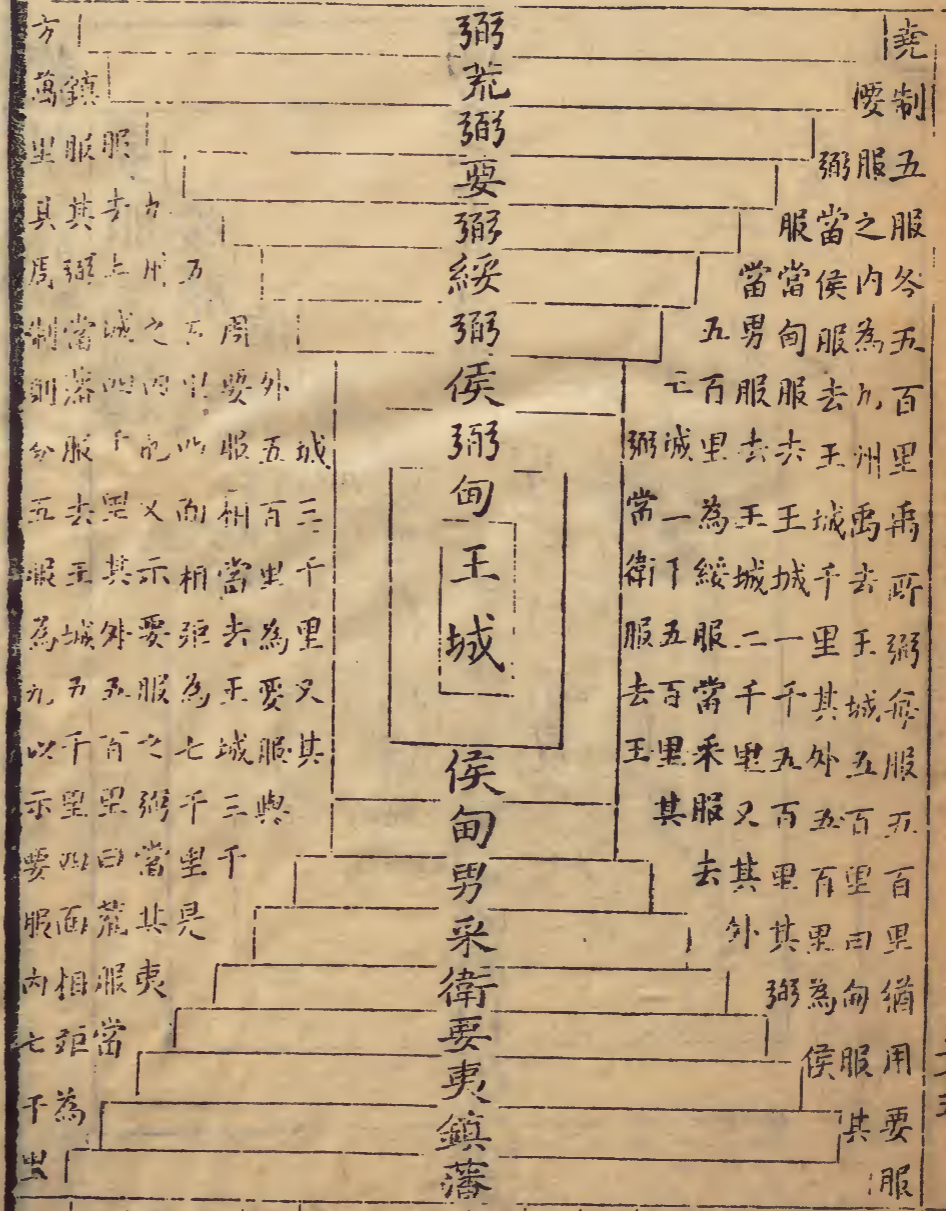
# 商七廟之圖



# 商遷都之圖



# 禹五服之圖



禹五服之制也。禹貢甸服五節是也。主之者帝。而分畫之者禹。故曰。禹成。見人君事。非臣所得專。

# 禹貢所載隨



# 周營洛邑圖



# 召誥土中圖









合沙鄭氏曰召公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迓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予觀禹貢九州之貢篚雖非四夷之獻而亦以服食器總錙秸粟米者倉廩之儲也糗糧之濟也是食為土貢之要也兗州之貢絲絲豫州之貢絺紵其地則密迓於畿甸焉是衣服之用亦為土貢之要也自服食之外則器用次之器用之外則不過寶玉玩好而已不足為國家慮也帝王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既衆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為國也若夫大賂南金犀革象齒珠貝之類非服食器用之物貴其土產也皆遠於畿甸而或貢於要荒之服為苟帝王以為貢篚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之都遷於荆梁久矣其肯以冀為都區區禦大河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荆揚陷于吳楚貢金不入而天王求之於魯蓋以魯通於吳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

書經會編總圖終

申文定公書經講義會編

男 用懋 孫紹芳 較訂

虞書

虞是帝舜有天下之號書共五篇皆是虞時史官所作以記當時之事者故曰虞書

堯典 這一篇書載堯的事所以謂之堯典

之臣說曰若稽考古之帝堯他的功業極其廣大無一處不到所以謂之放勳然堯之有此大業者以其有盛德為之本耳論他的德性欽敬而不輕忽通明而不昏昧文章著見思慮深遠這四德又皆出于自然安而不待勉強其德性之美如此所以行出來恭敬是着實恭敬無一毫虛偽行出來謙讓是直能謙讓無一毫矯強堯有這等盛德所以堯輝奕見于外者極其顯著凡東西

書經集註卷之一

蔡沈集註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丁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今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

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詞

書經卷一

虞書

南北四海之外無不被及上天下地之間無不充塞此正所謂放勳也

此首實帝堯德業之盛也放勳雖以功言而寔德德于其中蓋德者功之本而無所不至故曰放勳欽明二句是放勳之自光被二句是放勳之極欽明文思俱在心上說心之嚴敬足以端萬化之本謂之欽心之虔敬足以燭萬

此承上光被二句而著放勳之寔也故曰表格上下其中有及家及國及天下之御級故詳言之俊德即欽明文思恭讓之德先明字無工夫德性出于安之是心之所存無非俊德之全體恭讓成于允克是身之存行無非俊德之妙用所謂克明也有是德則其著而為光可知以寔直貫下親睦等句節節有箇過化存神之意非有惟什次第親九族以是德而親之也則九族之中恩義以篤倫理以正而家齊矣平章者百姓氣稟不齊以是德而章之也則見萬染污俗咸與維新皆自明其明德而國治矣協和者萬邦風氣與宜以是德而和之也則見萬邦黎民秉義熙熙乎變惡為善惟忻交通而天下

史臣前既稱述堯之功德此以下是敘堯之政事帝堯當時命羲氏和氏二人掌管推步天文乃命他說日月星辰運行于天有一定的度數布列于天有一定的位次須知意教謹順其自然之理不可急遽違背妄意察察把推算的曆書與觀天之象推驗日月星辰度數位次不可分毫差錯狀後造為曆書曆造成了又要一心敬謹頒行天下檢與有司使天下之人皆依此曆及時修農事庶不失先法早晚之宜也蓋君道莫大于敬天勤民堯堯時以治曆明時為首務如此

天下至柔績成於一一段事一片語大率皆一節為綱主于通曆下四節為目主于考驗紀堯德化之隆有及于命羲和者事之舉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明時莫不于此乃者從事之嗣蓋史家記事之體說一事了又及一

周書感其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勤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

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黎民於變時雍 於音烏○明明之也俊大也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吳下老反○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吳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

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

事則以乃字起之非謂免之治至于萬邦時雍始有事于命教也欽若即  
在曆象時節二句連說曆如今天文書非曆日也象如玆衡之屬蓋日月  
星辰其運于天有常數其麗于天有定象莫非天之道也欽是存心敬謹不  
敢怠慢若是順其自賦不敢穿鑿二字連說不亦曆是紀其行度如布算以  
應其算積分以歸其餘是也象是現其轉運如設規以載其數蓋管以窺其  
行是也欽若而曆象之則可推步以作曆推測以合天而人時定矣又必慎  
重其事以須之有司使同天時之早晚為人事之先決凡東作南說西成朔  
易有二所司之廢續皆有所視以為準此之謂敬授人時曰敬者以授時為  
民事之所關不可忽也欽字敬字皆重者蓋若天不欽則曆象無以順乎天  
而術與天違授時不敬則人事無以順乎時而政與時悖聖人不惟以曆法  
告之而且以心法示之者如此

帝堯遜命羲和造曆既成猶恐推步有差又命四人分管四時以考驗之這一  
節是命官為管春時的事帝堯分命仲舒所居的地方在嶠夷東表之地其官  
次之名叫做陽谷我仲居此果何所事之春分之日止一春之中影度長短已  
載于曆必于春分初出之日以敬禮而實接之記日影的尺才果見于卯位果  
出于卯時否凡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的事已載于曆者則均平而秩序之  
須補以授于民又必考之春分晝日的影度果是五十刻與夜相停否考之春  
分初出的時候果是南方朱鳥七宿適當于位否而件合了可見仲舒為陽谷  
之中矣又驗之于民先時冬寒民皆聚于室內到春時都散處在外可以驗其  
氣之溫之驗之于物鳥獸到這時都發尾生育可以驗其氣之和以上都是  
考驗曆書于春月節候惟恐有差也

上既告以作曆之法此下告以驗曆之要上是總命之此是分職而命之我  
仲舒司者春三月之政定主四方之春政也嶠夷者測候之所陽谷者官次  
之名重實出日者言春分之日出日之果雖載于曆而未必其皆合而無  
差故必致敬以迎之如見賓而不敬忽察其所出之景果與曆合否也此則  
日景之事平秩東作者言一春之間所當作起之事雖載于曆然又恐其  
察時而失事故均平周備原其先後須之有司以授民規其所作之事果當  
于所定之時否也此審人事之事平秩者死一之不秩也此是領曆蓋既  
領之後當春之時則又申明之以示民因考驗之耳如月令折謂用事  
既備而後不惑其在孟春之月也日之中星之鳥在春分之日者亦載之曆  
矣今又從而驗之日之晝夜果否于永短之中昏之中星果否見于觀鳥  
之次以是而觀陽之中春之仲也此之中氣之事民折則氣之溫可知此  
以民而驗曆也鳥獸發尾則氣之和可知此以物而驗曆也當實是驗于春  
分之日日中是驗于春分之日星鳥是驗于春分之星民折發尾是驗于一  
春之三月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民物而驗曆之道備矣重實出日即欽  
若昊天之心平秩東作即敬授人時之心

這一節是命官為管夏時的事帝堯重命羲和使他居于南方交趾之地其官  
次之名叫做明都凡夏月時物長盛該變化的事都均以其先後之宜授與有  
司當夏至日午時致以向日記日影的長短又必考之于日夏至至日果六十  
刻為最長者考之于星夏至初昏大火心宿果見于正南否這而件相合了可  
見仲舒所止陽之氣矣又驗之于民春時已足分散居住了此時天氣愈熱越  
發分散居住又驗之于物鳥獸的毛都希疎變易必以氣愈熱故也以上都是  
考驗曆書于夏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

此節命官也既命其神又命其卦故曰申命南說者人事因于天時至夏  
則與作者于鳥為變化故當平秩之也欽致與實實實然不同蓋夏至之日  
既行于北陸而不同于春秋之變測候之所又在南方而不同于出入之  
處故于夏至之午立土圭之法因日行之中天而察其影之長短此所謂  
欽致也秋春秋分出入之界既正則冬夏出入之界可知冬夏日中之景既

言經卷一 虞書

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眾  
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  
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  
耕獲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  
下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實實出日平秩**  
**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嵎音隅孳音字○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  
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  
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  
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畧  
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  
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  
東表之地也實實也實禮接之如賓客也亦  
帝嘗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  
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  
也平均秩序作起也兼作春月歲功方興所

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  
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  
夏永冬短為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  
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  
以鶉火為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  
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  
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  
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  
**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  
氏曰南交下當有日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  
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  
南為謂所當為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  
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  
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  
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

晉書曆象志

言經卷一

正則春秋日中之景可知意也互見矣秋致是考日景于夏至之日永是  
考日刻于夏至之日星火是考中星于夏至之日以正者以上二者而驗天  
陽氣之果正否也曰民因曰希草民物之感時而變也

這一節是命官當管秋時的事帝充分命和仲使也居于西極之地其官次之  
名叫做昧谷于秋分時入之日以敬禮而饒遂之記日影的尺寸果于酉位酉  
時否此秋分物成之時所以成禮的事都均平而秩序之相布以授于民又必  
考之秋分夜開的數度果是五十四刻與星相停不考之秋分初昏之時果是  
星當于位否這兩件相合可見仲秋為陰氣之中矣又驗之于民先是夏間  
民皆苦于炎熱到此時則暑退而人氣舒平又驗之于物鳥獸到那時即毛羽  
都更生一番潤澤好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于秋月的節候

此節命秋官也納日在酉時酉位當饒者致欲以送之測其景之所在與曆  
之所載者無不合乎否也平秩西成者一秋所當成就之事均序其先後以  
授之有司使與曆無不亦也民夷毛毳則秋氣之平可知無非所以驗曆也

這一節是命官當管冬時的事帝充分命和叔使也居于北方之地其官次之  
名叫做幽都凡冬月歲功已畢所當變遷為新的事都均平而齊祭之以授于  
有司又必考之于日冬至至屋開果是四十四刻為前後各半之子星冬至初昏果  
是昂宿見于正南否這兩件相合可見仲冬得正陰之氣矣又驗之于民此時  
天氣寒江都堅居于深室之內又驗之于物鳥獸都生出與毛細毛以自溫也

亦以氣寒故也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于冬月時候既總命義和造曆又分命四  
臣考驗敬天勤民之心切矣

此節命冬官也不曰北方而曰朔方者以見天運循環不已不曰北易而曰  
朔易者以見人事改易無旁一冬之政而當改易者如索綯繩屋椽此繩  
之類雖有怨而後始之意狀亦不必就來年說平在者無一之不察即所謂  
平秩也冬不言致日者春分實于外秋分實于內夏至致于午獨冬至于時  
則無影可測也以正與夏同

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  
午為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  
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昧谷寅**

**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

**夷鳥獸毛毳** 毳蘇典反○西謂西極之地也  
禮送行著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  
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  
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  
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  
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  
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  
之七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申命和叔  
毛毳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

**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百短星昴以正仲**

**冬厥民夷鳥獸毛毳** 隕於到反氾而隴反○  
者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  
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此則淪於地中萬象  
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  
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  
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  
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  
也隕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于內也毳毛鳥  
獸生與毳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義和造曆  
制繩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  
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  
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此冬至日在虛  
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  
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  
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道常平運  
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

而先既命義和造曆分時考驗至此又告之說道若法義比及和氏既受命  
曆當知置閏之法蓋每歲有十二月每月三十日是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  
數也使氣朔皆合此數何消置閏但天運一周與日相會為二十四氣節  
做一卦道一卦之數較之多五日有零是為氣盈者言有餘九月與日會  
母不較三十日一歲有六箇月小盡以一歲三百六十日之常數較之少五  
日有零是為朔虛者言不足也合氣盈朔虛兩項之數分歲常後十日  
三歲共餘出三十日若不設閏月以歸其餘則遠餘日又占一箇月歲  
經久而愈差矣所以必設閏月以歸其餘則遠餘日又占一箇月歲  
閏使盈虛消息氣朔分齊狀如春夏秋冬向時之節候不差而歲功以成也  
曆既成頒行天下以信治百官使百官有遵守此春而東作夏而南說秋而  
而歲冬而朔易以至慶賞刑威等事莫不以時舉行為功自然歷廣矣  
此自曆成而言五曆家所以作曆而置閏九作曆之要也首句惟置閏之由  
中二句言置閏之事末二句言置閏之法所以見不可不置也蓋周天之  
度有常數而天行之行有過與不及自一進一退之不已而復值于初起之  
受則一歲乃周四時畢是謂一其其是謂一其其是謂一其其是謂一其其  
日與一其其是謂一其其是謂一其其是謂一其其是謂一其其是謂一其其

盈而令乎朔虛也之餘也不置閏則何以歸其餘以定兩時而成歲功  
乎故必以此餘日置為閏月蓋考分之為餘數而為閏以消其盈虛考分之  
為是數而為閏以消其盈虛考分之為是數而為閏以消其盈虛考分之  
歲時以成其為歲也曆至是則為全曆而可信矣由是而信治百官以成  
之之時使之順時令以赴功以此既成之歲使之順歲功而由九有事于作  
說或易者皆有而據而不差何其信也但見法立而人守時至而事應東作  
南說西成朔易推而至于六府三事皆秩狀其有緒而庶績于是乎成庶矣  
蓋必至是則欽若昊天之道有全功而教授人時之法有成故作曆之事備  
矣哉昔字另講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一連講完至過下處乃說出過字常數  
而為盈意以字定字成字但作有力有允獲即名寔不乖寒暑尤易而頒之  
百司者百官即有司也庶績推廣說作說成易事亦在其中

書經卷一

書經卷一

曆書

四

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  
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  
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  
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  
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  
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  
密也因附  
帝曰咨汝羲暨和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咨嗟也嗟歎而告之也暨及也羲猶周  
也允信也釐治工官庶眾績功咸皆熙廣  
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  
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  
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  
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  
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

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  
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  
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  
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  
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  
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  
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  
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  
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  
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  
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  
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  
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  
久至于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

書經卷一

曆書

四

帝先問群臣說誰為我訪求能順時為治的人我將登用他當時有臣敢對說帝之嗣子丹朱心性開通明哲可以登用竟歎其不狀說丹朱為人公道志信之言好與人爭辨曲直他的聰明都用在不好去處此等的人必不能順時為治豈可登用乎

此上意先務此下意觀賢自此至篇末只一事皆為擇位設一舉而丹朱丹華而共二三舉而難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與舜也此即是求德治之職時字泥指氣化言若時者因風氣之漸開而尺裁成輔相之道值人之已著而樹經綸調變之功非指作就成易事也登庸者進而用之以任若時之責也登庸而登者蓋君子因於明而善小人因於明而惡丹朱用之不善故登庸也若人而登庸之方特作聰明以私以安得順時為治此竟所以不狀其舉也

帝先又問群臣說誰為我訪求能順成事務之人我將用他當時有臣驩能說美說道今有共工官方且集眾事務其功也若用之將來必能順成事可知

帝先說其不狀說道共工為人居常無事吾辯能言到用時與其言全狀違背不相照應外面驩恭恭敬的模樣中心其定傲狠滔天如此度詐無有寬心的人如何用得他順成事務乎

此節是求分治之職也采即禮樂刑政工虞教養等事方鳩傷功方字有方與未艾之意鳩者積累之意傷者宣揚之意末二句應此句說靜言庸違者言行不相預也象恭者表裏不相符也以之順事安能得實績乎此共工所以不可用也

帝先訪問四岳大臣說如今天下湯之的大水橫流為民之害湯之然廣大將禹山的四面都包了又駕出于大陵之上其勢浩濶狀泛溢若漫天的一般今此下民不得安居粒食皆困苦嗟怨諸臣中有能除方割之患免下民之害者我將任之以治水之事于是四岳與四岳諸侯在朝者同詞歎美說當今之時能治水者其惟伯鯀哉帝克用四岳諸侯乃歎息而不以其言說道雖伯鯀之為人恃矣自用違背上命又與眾不和傷害同類這等的人豈堪用他四岳以伯鯀有才故又強奉之說今廷臣之才竟未有過于鯀者若姑試其可而用之但取他能治水而已不必求其全也堯因四岳之強奉不得已而用之人與之說汝往當敬慎之哉既而九載考績鯀不能成治水之功夫方每記

堯之不可用可謂知人之智矣既知之而復用之者為何蓋陷溺之民也

十二失問子皆入五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眾功皆廣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

吁咈訟可乎

放南兩反胤羊進反咈魚巾反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也疇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啟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咈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辨也朱益以其開明之才用之于不善故置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亂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然否姑存於此

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

吁咈言庸違象恭滔天

其音恭儻仕限反○

承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益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儻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川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

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上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矣曰於鯀哉帝曰吁

咈哉方命圯族咎咎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湯首傷於音烏鯀古本反咈符勿反圯都鄙反

先求治水之職也洪水方割句虛下二句正見其方割意下民所以其  
以不得安居而粒食也也惟能順水之性可以除方割之患而免下  
者俾之言使之治水也惟字重俾又輕方句地族何以不可治水蓋  
方句命則必不俾俾君之心下焉而地族則必不能全民之命又何以  
惟水之道而治之哉充之所言謂其德之不足用也蓋之強舉取其才之猶  
可用也惟欽哉其思君命之重念民命之重去其方句地族之私而行而  
無事也

書經卷一 虞書 六  
異音異○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  
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  
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湧出而未洩故  
汎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  
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高  
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又治也言  
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眾共之辭四  
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  
歎美辭辭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弗者甚  
不然之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  
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  
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地敗族頽  
也言與眾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  
此也楚辭言鯀悻直是共方命地族之証也  
岳曰四岳之獨言也異義未詳疑是已廢而  
復強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  
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  
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

堯克欲以天下與賢而未得其人乃訪問于四岳說我在帝位已七十載矣年  
力衰倦不勝煩勞汝回岳若能用我的命今我將讓汝以天子之位回岳對說  
帝位至重惟有德者可以當之我等德不稱其泰帝位帝堯說汝既不肯肯  
當肯為我旁求有德之人如已在頭位的汝當明頭之有在側隨微賤的也當  
後揚之惟賢是舉者朕不必拘也于是回岳與臣同辭與堯說若是我之子側  
隨更有鯀在下位的人叫做虞舜者德可以居此帝位元即應而狀之說我  
名魯聞此人但未知其德果是何如回岳對說虞舜是魯之子其父則頑愚  
而心不則德義之經其繼母則惡詐而口不道忠信之言繼母所生之弟多象  
又傲慢不恭而日以殺舜為事舜遭此人之變却能諧和之以孝道積誠感  
動使他人人都進之以善自治父母漸化而為慈弟漸化而為順不至于大為  
奸惡夫舜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常如此非盛德而能之乎堯說即舜之短父  
母兄弟皆固足以見其德矣我遂試他蓋萬化本于閭門人倫原于正始今  
以二女與之為妻之看地處夫婦之關所以為法則于二女者果能使之克居  
婦道否于是治裝下嫁二女子為河之地使為媯子虞氏之室堯又念二女是  
天子之女嫁與微賤之臣夫易生驕慢故訓戒之說欽哉彼也恭敬以承婦道  
善事舅姑不可慢也其後二女果能遵堯之命化齊之德堯乃以舜為真堯竟  
讓帝位而讓之焉

治水而戒以欽哉為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  
人之賜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  
用不成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庸  
故黜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庸  
命與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聞如  
何岳曰瞽叟頑母嚚家傲克諧以孝烝烝  
乂不格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  
二女釐降二女子為媯嬪于虞帝曰欽哉  
俱  
為反洩如稅反嬪音并○朕古人自稱之通  
號吳氏曰舜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  
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肯羣臣又  
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

能齊家者以見其有德試哉以下是堯以正始而驗其德也試哉句虛下二句即所以試舜之意刑字刑于宮室之刑克試舜必以是書為入之情或也強于父子兄弟之間而不能不發露于夫婦之際若能儀刑有道使二女不驕其夫不傲其舅姑不拂于夫之兄弟非至德者不才故堯以此尤難者而現其德果如四岳之所荐與我前日之所聞不也堯之為天下得人其慎重如此○心不則德義之經則好惡失正喜怒無常此後母傲弟之言所以得入也家恃母之愛而不克恭厥兄教之一字是其本根愛處須當之固非可以諫爭而父母之心非可以言諍論父母于道加之傲弟之立可以言肯笑說得其歡心但舜其子曰致其孝故彼蒸之而漸化于善至誠之積之效也

書經卷一 虞書 七  
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眾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替無目之名言舜乃替者之子也舜父號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蒸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于大為後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三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媯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洹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媯婦也虞舜氏

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媯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卽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况以天子之女嫁于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

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

舜典 這一篇書載虞舜的事跡所以叫做舜典

史臣說稽考古者舜繼帝堯之後帝堯德顯著既有光華帝舜之德之有光華與帝堯相合其德何如蓋常人之有智者或失之淺露明者或過于伺察惟舜之智神机點運不可測識乃沉深而有智與淺露的不同舜之明虛乃內必自有經緯乃文理而光明與伺察的不同常人若以持己者或過于嚴峻寬以待人者或出于矯飾惟舜則和粹而恭敬其恭也藹然可親而無嚴峻之形誠信而篤寔其寔也表裡如一而無矯飾之意天濤哲文明純與堯之欽明文思安安一般溫恭允塞堯與堯之允恭克讓一般信乎聖華協于帝也舜既有此四者出濟之德是以身在畝畝之中而令聞已上達于帝堯乃先命以司徒百揆回岳的職位而終禪以天下焉



此記舜德之盛以見受堯禪之本也重華曰只就舜說不可以堯對舜重  
 協二字串說蓋欽明文思此帝克德性之華也允於堯讓此帝克行德之華  
 也允有是舜又有是故謂之重以舜之德而堯者昭合故謂之協重則協  
 矣此句只以先後言不可以導中論潛德二句即重華之目也潛德文以  
 心言深潛不露而沉潛先物謂之潛德經緯內含而虛靈不昧謂之文明此  
 舜之心法有合于帝克德性之華也溫恭允塞以自修和粹可親而著肅  
 之度謂之溫恭至誠無多而昭萬世之容謂之允塞此舜之自法有合于帝  
 克行德之華也二句皆重下一字上一字只言其德之妙耳然必重其文  
 不可倒用其字而文德即上四者之德公即潛文溫允字以其出深遠  
 曰公猶春秋傳所謂潛德之出光時所謂不顯惟德之貴升開如師曰自深  
 帝曰予聞是也位即下一節之位蓋堯既殯之餘感其德而欲以發其德  
 也

堯將禪位于舜先試之以事以現其才德何如初使他為司徒之官其  
 舜則小心敬畏以美其教化由是父子之親兄弟之義夫婦之別長幼  
 逆其序朋友遠其信人皆順從無違教者又使他為百揆之官使領無務  
 則以時整理由是禮樂刑政紀綱法度皆備而後堯使也重華曰  
 之官實禮四方來朝則謂侯甸則以禮感化由是四方諸侯皆歸  
 無乖反者當洪水為災堯又使舜入山林中相視高下避過猛風雷雨則神  
 色自如初不驚懼其度量過人處有如此夫堯將禪事舜試舜而舜之  
 德德無所不宜如此所以舉天下而付之也

此水上乃命以位而言舜之主事而事治以見其德慎微字約字實字俱此  
 舜身上言不重克試之上要見他德德而德有過化存神意與堯與舜  
 法考諸書類類慎微二字不重微中合詩敬覓之實字而實不重以重德之  
 法考諸書類類慎微二字不重微中合詩敬覓之實字而實不重以重德之

于星極之內也納于百揆謂入居百揆之位也納納字約字實字俱此  
 刑政等事之各湯其理上句以教言此句以行言慎微五典以德而為教  
 之本也克德則百姓親五品雖而德足以教與庸禮可知矣納于百揆以  
 而為百揆之權也時敘則大綱舉萬目張而德足以統理萬物可知矣  
 四門以德而為禮之儀也穆則有果雅至止肅上而德足以統刑刑  
 辟可知矣納大麓為百揆時事風雷是偶值其妻也現其弗迷則見其  
 絕人之度而其德足以當大任而不悞又可知矣蓋處賤而居賤固足以見  
 其德過變而不變不違以見其德也每段出當以潛格文明溫恭允塞貫

帝克德之說以帝位乃呼而命之說道來法舜汝于前日登庸之初我  
 曾歷三謀汝以司徒百揆四岳等事以考其教養之言其後試之行事則見  
 汝之言皆致有功隨用隨效于今已有三年之久矣夫現其言行相符則其  
 謀皆由于素定現其久暫一致則其事非出于強為汝之德真可以付託天下  
 今當代表于帝位可也舜猶以己德有愧欲遜讓于有德之人不敢受  
 位易夫堯以天下與舜而舜又以天下讓賢聖人至公無私之心于此可見  
 此先嘉舜之功而命之揖位也詢事考言就前日說試之以現其德乃言  
 底可績就今日說是明試以考其成蓋乃命以位之初嘗詢汝以所行之事  
 而汝其可奏之言若何而為司徒若何而為百揆若何而為四岳汝固有言

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  
 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輿乃  
 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  
 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  
 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  
 之遂疑其偽蓋過論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潛哲文明溫

恭允塞之德升聞乃命以位

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  
 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  
 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  
 潛之德上開于堯堯  
 乃命之以職位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

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納于

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  
 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揆度  
 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  
 之冢宰也時敘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  
 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  
 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  
 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  
 麓山足也烈迅速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  
 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為  
 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眾懼  
 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  
 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  
 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  
 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為近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

以陳之我矣今五典果允流百格果時叙四門果穆致可有功已歷三載  
而非一日矣必曰三載者後續之期也要補其功則可以知其德之意  
在有德宜揖位上夫先之禮位不于玄德升聞之日而必于歷試三載之後  
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也當曆數之在躬猶謙讓而不處者不  
以清天下為樂而以治天下為憂也○數者言明試以功唐虞人之成  
法先賢舜曰乃言底可積舜賢禹曰成化成功其義一也以聖知聖豈待致  
而後見久而後決而必曰底績必曰三載使其功致已著人所共見而後  
則莫不宜之以聖人舉人之道也○數者言明試以功唐虞人之成  
規人者視其用之效與不效而已人無聖人之明乃欲舍功能之定信心任  
耳豈不難哉

正月節

舜既不肯嗣位而先之命又難以終舜于是但受揖位之命舜克執管國事  
以正月朔日告于文祖之廟先自此終帝位之事而舜承受之矣必于正月朔  
日者正始也必告文祖者尊祖也  
此記舜之受揖也正月一載之元上日一月之元必擇其元者蓋元以體元  
居正之君終曆數之大事舜以調元贊化之目受曆數之大神故重其事  
文祖克之亦受天下者先受諸文祖以始之今授之舜以終之故舜受  
之終于文祖也此告揖上說

在璿璣節

帝堯雖位之初未遑也務自先整頓觀天的器具以璿璣機謂之璿璣東西兩  
邊所以象天而載七政之運度者以玉為管轄而設之謂之玉衡所以窺玑而  
察七政之運行者以精察璿璣于玉衡之中即在窺之七政以齊在天之七政  
將以定天時授人事而成天下之務焉

只是察其度數之詳審其次舍之位也七政說在天者言璿璣玉衡義和世  
守相傳齊之去先已久能必其在窺者果可以與天準哉或在窺者有隱見  
完者之弊而在天者亦有轉移進退之差所以致其察也察其在窺之七政  
以齊量夫七政之運行使或遲或速或順或逆之較無不與天合也齊字不  
可就當合字合字在內見出玑中只有度數天運雜見即諸器亦可求法則  
易運驗諸天而益合則一推步之問而天時以定曆法以審之此固休亮  
欽若昊天之心為教授人時之地者也

書經卷一

虞書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格來詢謀乃汝底

難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  
功於今三年矣汝宜陞帝位也讓于德讓于  
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  
自以其德不居為嗣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女

祖上日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  
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在璿璣

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  
在璿璣

玉衡以齊七政璿璣機也○在察也美珠謂之  
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蕭也以玉為管

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  
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

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  
此言舜初攝位整頓庶務首察璿璣以齊七

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按渾天儀者天

文志云言天體者三象一曰周髀二曰宣夜

二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

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

而四邊下日月傍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

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

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

以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

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

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

八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  
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  
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  
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  
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去北極六十  
七度春秋分去極八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  
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  
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

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閔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幾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十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以擊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一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擊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

亦刻宿度而結于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而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旣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畧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璣璣疑亦爲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爲之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機杓三星爲

肆類

舜既受終現象以揖位告于上下神祇其行祭告昊天上帝之禮則與却祀的禮儀一般無敢簡畧其行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這六樣的祭禮則皆精意致享無敢怠忽此推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也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其神遠在各處不能親至其地則隨其方隅遥望而祭之無有不備五陵墳衍及歷代帝王聖賢之類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則一之周備祭告無有所遺此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也蓋人君一身乃是天地百神之主故舜于揖位之初首舉祀典如此

此祀群神也肆字略或上未言受終現象之後即事乎此不容緩也蓋人君出為天地百神之主舜既揖位祭告其容緩乎上帝在天之神類者非却祀之時而同却祀之禮也至于六宗乃神之麗于天者必精意以享之推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而告揖之意仰焉有以達于天矣山川在地之神望者不至其他而瞻望以祭之也至于群神乃神之麗于地者一備舉而祀之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而告揖之意俯焉有以達于地矣告揖于天神則知承天之責有所歸而天神無不格告揖于地祇則知統地之責有所屬而地祇無不享禮以備而義以周時謂主祭而百神享之者此也

輯五節

帝舜揖位之初于正月內先徵召天下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將他所執的主璧都取來辨驗蓋諸侯始封天子授他主璧以為瑞信至東朝時乃合符于天子而驗其真偽也到正月屆期則四方諸侯九州牧伯漸次有至者矣遠近不同到有先後拜則每日使他隨到隨見不必取齊蓋入少陸續相見則接待之禮既得周全詢問政務又得詳悉耳既見之後真知非偽還將玉瑞信備班賜

此節觀諸侯也蓋人君明為有辟之主舜既揖位可不與之正始乎輯五瑞者非真取其瑞乃徵召之意使之執五瑞而來朝也日觀者國有遠近之不同來有先後之不一日觀之則所接首寡不惟詢察得以周詳而禮意亦得以曲盡也班瑞亦隨其來見之先後既驗而後班之者使知對爵之等昔固受之于先而統揖之權今固歸之于舜與天下正始不更新也此節重重班瑞上

此節蓋諸侯所執主璧前日皆受之于先今舜欲而班之使知天下既歸于舜這事應是舜之所授所以與天下正始以示更新之意也

此節觀諸侯也蓋人君明為有辟之主舜既揖位可不與之正始乎輯五瑞者非真取其瑞乃徵召之意使之執五瑞而來朝也日觀者國有遠近之不同來有先後之不一日觀之則所接首寡不惟詢察得以周詳而禮意亦得以曲盡也班瑞亦隨其來見之先後既驗而後班之者使知對爵之等昔固受之于先而統揖之權今固歸之于舜與天下正始不更新也此節重重班瑞上

歲二節

舜揖位之初四方諸侯來朝已畢時當巡守之年二月遂舉行巡守之禮是年二月先往東方巡守至于東岳泰山之下燔柴以祭天望秩以祀東方之名山大川告至之禮舉矣遂就此地接見東方諸侯凡朝見宗宗之下者皆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為贄時見之禮舉矣時月日正朔之所自出也則察侯國將候之早晚月令之大小與夫日辰之甲乙比義和所頒布的曆書何如有不合的就責他改正務使同奉朝廷的正朔律度量衡制度之所自出也又當驗侯國中律呂之高下清濁又之長短斗斛之大小權衡之輕重比朝廷所降的規

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肆類寫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誤以廣異聞

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羣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於上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上帝之常祭非常祀而祭於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裡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理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

輯收班瑞于羣后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

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執氏註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即辨其偽也既盡觀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雖五瑞徵五等之諸侯也此以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例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頒還其瑞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

則何知有不同的就責也改正務使同遵朝廷的制度吉山軍實卷五五禮各  
有隆殺之殊也又從而修明之使廢墜使天下之風俗無不同吉山軍實卷  
之五禮各有規制之異也又從而如之各處都要一一相同不許彼此異制使  
天下之禮器無不一此六事皆畢乃轉而南至五月往南方巡狩到南岳衡山  
之下朝見南方之諸侯先告天祀神一正朔考制度同風俗等事都與巡狩東  
岳的禮一般至八月又往西方巡狩到西岳華山之下其禮與初時所行的一  
般至十一月又往北方巡狩到北岳恒山之下其禮與巡狩西方時所行的一  
般巡狩既畢于是回還京師親到藝祖之廟用一牛祭祀而以巡狩事完告  
之盛人君之于祖宗事死如事生凡出時必告行時必告歸禮當如此  
此記巡狩亦稱位時巡守者所以維持封建也蓋正朔之建法度之詳與  
夫風俗之趨之等後皆出自王朝而諸侯國者效上下易離人心易  
玩尚不時巡而考驗之則侯國之中不奉正朔者有之不遵制度者有之備  
裁名分者有之為保大一統而無異政哉歲字下崇以祀天望秩以祀山  
川告至之禮猶王朝告攝之禮也肆觀東岳有五玉三帛二生一龜以為藉  
時見之禮猶王朝初見之禮也時月日者正朔之考也則協其時月使公  
至啓閉晦朔望無差忒而日同時月之酌山積者又從而正之承短以曆  
次而甲乙以敘遷莫不一準于義和之所授焉律度量衡制度之所在也則  
同其律易使清濁相經小大相準皆有準則而度量衡之受法于律者必從  
而同一長短之法多寡輕重之制莫不一準于王府之所藏焉五禮各有序  
也則修之而隆殺厚薄不失其宜五器各有等也則如之而尊卑等級不違  
其度修者因時而損益之也如者一如王朝所用也協時月日是一正朔同  
律度量衡是周制度修五禮二句是齊風俗一正朔則改日月易月者有誅去同  
制度齊風俗則變禮易樂者有誅矣皆所以大一統之治也卒字報上數事  
而言由未畢則不敢漫已畢則不敢留故云卒以漢也下文操上事詳

曰如依禮見四岳之禮同曰如初見四岳之禮同曰如西禮見四方之禮同  
歸格于藝祖用特者終大事故舉禮也歸而告至則出而告出可知○舜  
一歲而巡四岳蓋兵衛少而徵求寡故國不費而民不勞也

五繩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

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孟子

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  
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  
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  
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  
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  
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畧見  
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  
律謂十二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也六為律六  
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  
黃鐘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  
短至應鐘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

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  
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  
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  
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  
則黃鐘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  
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  
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鐘之龠所  
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  
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  
黃鐘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  
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  
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  
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  
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  
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  
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  
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  
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

五載制  
安既舉行朝覲巡守之禮遂立為定制每五年之間天子以一年巡守備列四  
岳與諸侯相見諸侯以四年來朝天子巡守後之次年東方諸侯來朝又  
次年南方諸侯來朝又次年西方諸侯來朝又次年北方諸侯來朝四方諸侯  
都已朝畢又次年則天子復出巡守當諸侯來朝之時都看他在國所行的  
政事一其陳奏聞于上執恐他言難是而所行或不盡狀又明白考驗其  
治國之功績果否定若其能修其業有功于民則賜他路車章服以旌其

之使事者命一諸勤而不善者命二諸勉五年之間巡守朝覲若無虛感言之  
君臣皆勞身勤民如此故上無不究之澤而下無不達之情也  
此定朝巡之期而詳述成之事也五載二字實巡守之期說五載一巡守是  
以一年之四仲過天下之四方拜后四朝是以四年之定期配四方之定所  
所以通上下之情達往來之禮也以五載為期則不失之流不失之散矣曰  
言曰功曰庸皆指上文而言蓋時月日者民事也關律量衡者民事也其言不  
禮五器者以俗而係皆學生正德事也敦矣以言其行已行者也其言不  
善固戒飭之矣而言其善者又從而明考其功其善功者固德創之矣而百  
功者必從而厚其報讓賞之道寓于求我之中者如此不言數考者庶幾  
制必三年而後繼也

筆十節  
舜既即位遂經理天下先時天下只有冀青徐荆揚豫梁雍九州至  
舜即位因冀青二州北方大廣政教難周于是始分冀州以東恒山之地為  
州其東北歸燕關之地為幽州又分青州東北遼東半為營州添此三州通  
前九州共成十二州所以均疆域而通政教也既分十二州又于每州之內各  
擇其名山之高者封表之以為一州之鎮如冀州則表霍山兗州則表泰山  
之類所以定望祭而係瞻仰也又濟河十二州之川凡水道稍有不利者即一  
一開導不使壅塞此時維洪水已平而猶以修築水利為急務蓋思預防之  
意也  
此記舜經理天下之事九州之制自昔已狀舜始分冀青之地蓋之以出并

死所以為贄而見者此九字當作肆覲東后  
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  
觀皆執此贄也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  
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贄即舜之遺  
法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觀諸侯一正朔同制  
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  
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南岳衡  
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  
西十一月北谷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  
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  
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牲也謂一牛也  
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  
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  
曰歸格于祖禰鄭註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  
子以為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  
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  
二說未知孰  
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狩  
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  
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  
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  
又明年則天子復巡狩是則天子諸侯雖有  
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  
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  
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  
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  
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  
氏曰天子巡狩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  
侯來朝則有敷奏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  
以言以下等事  
肇始也十二州冀青徐荆揚豫梁雍  
濟川幽并營也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青  
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  
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

卷之三州九州雖無改于其初而三州實開創于今日以新分合于故也  
曰肇十有二州九山之奠在昔已定舜于禹分之州五之以恒山醫先開  
五之三山九山尚仍乎其故而三山又因以更新以新封合于舊域故曰封  
十有二山九川濶源水患固已平矣舜又以為濬源之功不徒則平之績  
不可保也于是濬十有二州之川或疏其上源或決其下流使水患自是  
寧而謂濬川也肇州可也濬德化封山所以值封條濬川所以防民定經  
理之大者也三句平說

象以典範此舜維持天下之法澤政為墨劓刑宮大辟五樣常刑明示天下如  
日月星辰垂象一般使人曉然皆知不敢冒犯所以待罪之重者若雖犯在五  
刑而情有可矜者則發遣去遠方以寬宥之此重中有輕者也五刑之外又以  
皮作鞭用為官府之刑夏楚二物名為朴用為學校之刑所以待罪之輕者  
其或罪在可議例准加刑者則許他以黃金納官贖免其罪此又輕中極輕者  
也此五者皆刑法之條理法之正也若是犯罪之人有傷狀差誤出于无心的  
有過違不幸陷于有過的這兩項情有可原則從輕發赦免其罪若是依條  
勢力敢于作惡或不改前非至于屢犯的道兩項情甚可惡則依律治罪或  
或刑不許有贖道兩向是用法之權衡法外之意也夫舜之制刑輕重取舍  
綜斟酌條款已備而其用刑之時款而又款惟憂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

再續刑罰一或失當則必濫及于無辜其哀憐恤之仁當寓于法制之內有  
如此蓋刑罰以禁惡而聖人不得已之意而欽恤以慎刑也聖人不忍人之心  
以此為心宜有刑罰不中者哉  
此詳聖人制刑之守而原其心也五刑所以待夫罪之不可宥者而情法可  
恕動威可議則有流宥之五刑者法之重而流宥則重中之輕也鞭刑以  
擊夫非若于政者朴刑以懲夫非比于訓者而情猶有可矜法猶有可議則  
令出金以贖之鞭朴者法之輕而金贖則輕中之輕也此由重入輕所謂法  
之經也青災肆赦言入于五刑鞭朴之中而為皆為災則情之可矜者故直  
赦之怙終賊刑言入于五刑鞭朴之中而為怙為終則情之可惡者故必刑  
之此因情取舍所謂法之板也輕重立乎常法之中取舍變乎常法之外聖  
人之制刑如此其心果何心哉蓋其錯綜斟酌起業戒懼惟經板行而不  
敢自信以為必當天下之罪雖舒條法用而不致自慰以為必得天下之情  
恐二狀惟以刑為民命之所係而無所不致其憂也欽恤二字串說即所謂  
好生之本心也刑者聖人之良法欽恤者聖人之美意仁義並行此刑之所  
以得其當也

井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  
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  
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  
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  
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  
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  
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為九州有揚  
荆豫青雍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為  
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為九  
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  
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  
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也

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書

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又青音省○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  
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刑宮大辟五刑

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愆殺人傷人穿窬  
流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  
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極之類也宥寬也  
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  
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  
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水末垂革官府  
之刑也朴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  
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  
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  
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  
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青災肆赦者青謂  
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  
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  
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  
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  
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  
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  
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

紀其工罰舜之用刑雖以好生為心寬恤為念朕于有罪之人必不容不誅也  
 當時之臣若共工驩兜二人相助為惡三苗之君恃險為亂不服王化伯鯀方  
 命圮族治水無功天下之人謂之四凶當堯之時未及誅戮及舜稱位以此四  
 人者皆惡不悛罪在不宥乃發遣共工于北邊之幽州安宜驩兜于南邊之崇  
 山驅逐三苗之君于西裔之三危拘囚伯鯀于東裔之羽山這四個凶人皆以  
 是天下人心之所共惡者舜為天下除害各因其罪而罪之故天下之人皆以  
 舜為刑當其罪無不心悅而誠服也  
 此記舜用刑之當也共工得罪于已故流之驩兜得罪于人故放之三苗得  
 罪于朝廷故竄之鯀得罪于天下故殛之罪有大小是以法有輕重也成服  
 者服其當也止天下之法所以為義除天下之害所以為仁人安得而不  
 服哉故現于用刑而益可以見聖人欽恤之寔矣

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  
 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  
 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  
 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  
 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  
 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  
 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  
 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  
 富者幸免貧者受刑  
 又非所以為平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  
 之極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  
 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  
 荆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幽州北裔之地水  
 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三危

組落即舜稱位至二十有八年帝堯乃崩歲時百姓哀痛深切執如居自宗  
 父母之喪一般至于三年之久四海之人民亦皆不忍作樂絕靜八音堯帝  
 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所以人心思慕之深至下如此  
 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過舞八音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三載帶下  
 說

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  
 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  
 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  
 四凶舜何與焉蓋因人有可怒之事而怒  
 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為  
 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  
 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二  
 饕餮為三苗構机為鯀不知其果然否也  
**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  
**海遺密八音**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  
 曰殂體魄歸於地故曰落喪為  
 之服也遺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  
 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圻內之民為天  
 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  
 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過密八音堯十六即位  
 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





積新功不可平重慈哉上汝往我內之當帶慈意舜狀為之舉而不聽其讓  
者三子司教養刑罰之事查有所當不可也任惟禹治水成功可兼百揆也  
現此而帝舜秉賢之功在相之品皆見矣

堯舜民節帝舜因禹之讓乃申命而呼棄說洪水和平之後地利未能盡興天  
下人民還有阨于飢餓不能飽食之命汝仍為后稷之官任養民之職教百  
姓因天時之早晚順地勢之燥濕以播種此百穀使入之都得飽食而無阻飢  
之患于以終汝后稷之事可也

此因禹讓而申命棄養民之職也舊居後官而汝以戰事命之故曰申命  
稷食已奏而猶曰阻飢是視民如傷之意播百穀者順天時之早晚因地利  
之高下以樹藝之也

契百姓而契在帝堯時已作司徒至是帝舜因禹之讓申命之說今天下百  
姓多不相親愛五倫的品節也多不遵順我甚憂之今命汝仍為司徒之官任  
教民之職汝必用心教誨以宣布五品之教使人知所遵守不可少有怠忽而  
又必送容寬裕以待民之漸化不可過于急迫于以終汝司徒之事可也

此因禹讓而申命契教民之職也百姓不親就情義非難說五品不遜  
就倫叙壞亂說惟其不親所以不遜也故字就施教言寬字正言教之之道  
在字當深說猶言不在乎也在此而已教敷五教而或取必太過政治太深  
則非所以自待之也勞之來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待之防範維禁  
戒雖嚴其意何嘗不見哉故敷五教在寬猶曰教典在德非教而寬也一

申意惟教則教可立惟寬則教自得寬字比數字較重

皋陶節帝舜因禹讓及皋陶之申命之說如今四方蠻貊猶亂中國中國之人  
乘機作惡有為為賊的有為奸為元的其為生民之害多矣汝皋陶為士  
師之官今命汝仍居此職凡為賊奸究罪不可宥者當治以墨刑非言大辟五  
等之刑使服其罪然刑雖有五而服則有三等之說惟死刑棄之于市官刑則  
下獄室餘刑之就屏處不使誤而至於為賊奸究罪有可議者則罰五等流  
刑以宅之狀流雖有五而宅但為三等之居惟大罪投諸四裔次則九州之外  
次則千里之外各有遠近不同汝之用刑必致其明察凡輕重遠近之問不使  
少有差錯乃深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至此而備夏者豈有不點服者  
者豈有不格心哉

此因禹讓而申命皋陶之職也凡為賊奸究罪之入言惟變夏者  
夏故筆夏之入今乘間而為賊在圻內為盜在圻外為究也此言民不  
率教以起下文意五刑所以服夫元惡大憝者而服之則有三等之說或教  
之以顯其罪或護之以全其生刑有輕重也五流所以待夫情法可議者而  
宅之則有三等之居或斥之于化外或置之于域中流有遠近也此言刑  
流之有守至惟明處方勉皋陶曰明者審其何所當刑而刑之又不失于輕  
重之則何所當流而流之又不失于遠近之宜也必如是則刑清而民服不  
惟其究格心而變夏之且向化矣工夫重在明字上充非以教言之必如  
此而後能始彼以見不可不明也○變夏王之所不加因其猶夏則治之  
而已若冠賊盜乃吾民也明為至是哉失之于非教教化而後有刑之之

書卷一

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  
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  
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  
政事亦此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  
稷姓姬氏封於郟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  
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皋陶亦臣名俞者然  
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  
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  
未嘗稱帝此後舜方  
真即帝位而稱帝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  
**稷播時百穀**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  
之讓而申命之使仍  
舊職以終其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  
**不遜汝作司徒敷五教在寬**親相親睦也  
五品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各位等級也遜順  
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  
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  
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  
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  
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  
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  
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  
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  
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  
自然呈露不能自己而無無耻之患矣孟子  
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  
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帝曰皋陶蠻**  
**夷猾夏寇賊罔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允音軌○  
稱亂夏明

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  
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殺人曰賊

所不及而後有... 謂元允也... 刑之官合而為一... 世始分

子三節帝舜問于廷臣... 臣同辭對說有臣名垂者其人巧思... 以命垂說汝當做共工之官... 但朕其言不許其讓... 諸和百工之事可也

帝舜雖狀其言不聽其說... 此求虞舜之官也... 草木則順其性而封植之... 皆有不分上下汝諧名若字意蓋烈山澤而焚之

地祇之禮者我將任而用之... 此任帝舜狀其語恭乃嗟嘆呼伯夷而命之... 心則抑曲之私積內之所以不直心之所以不清也

在外日女效在內日究... 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 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 惟大辟棄之於市官辟則下... 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 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 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 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 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畧近之... 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帝曰疇若予工命曰垂哉帝曰命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艾折暨伯與帝曰命往哉汝諧

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 指即此也... 兵建兵車者折方... 哉汝和... 帝曰疇若予工命曰垂哉帝曰命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艾折暨伯與帝曰命往哉汝諧... 虎能熊帝曰命往哉汝諧... 數也虞掌山澤之官... 虎仲罷意以獸為名者... 折伯與當亦... 帝曰咨四岳有能與朕三禮命為垂之佐也

物欲之汚染這等方可以交于神明而主三禮之事倘夷聞命下拜稽首而讓于夔龍說此二人皆可任典禮之職常非以二臣難賢不及倘莫故但狀其言不聽其讓說典禮重任非汝不足以當之汝其往任此官致其欽敬以典三禮無失當清之道可也

此求典禮之官而命之也。有能字重者言不徒知禮之文而又達禮之本也。秩宗秩字有尊卑上下性常視號之次第在內夙夜二句亦以事神之禮蓋心為交神明之本而敬者禮之本也。夙夜不必皆承祭之時是欲其常如此能敬則吾心正直之體常存而一毫私曲不得以之所謂敬以直內也由是清明在躬可以無愧于天地允暢于神明而交神之本立矣。直直二字事詳宣直是其功清乃宣直之所致下文欽哉內即此二句意申飭之以宣直惟清而盡秩宗之職也。

夔命節帝舜曰伯夷讓遂呼夔而命之說養人性情莫善于樂今天子之太子與公卿大夫之嫡子將來都有天下國家的責任不可不素教而豫養之我今命汝作掌樂之官教訓胥子時常把樂與他講習以涵養其德性變化其氣質且如人性氣直遂者或欠和厚須教他直而又溫性氣寬緩者或欠莊敬教他寬而又栗使其無不及之偏刻勁的人易至于刻虐須教他剛而無虐刻畧的人易至于傲慢須教他簡而無傲使其無太過之病庶幾胥子之德悉在于中和也。曰任天下國家之事自無不當矣。朕作樂之道何如蓋樂音之起生于人心者也凡人心有所向必形于言辭而為詩。詩以言其志也。取詩聲

樂歌使有長短的節奏是歌所以求其言也。節奏既有長短韻韻便有高下清濁不商宮商角徵羽五聲都依歌聲上出來所以說聲依永韻隨既有清濁但未以其能必取十二律之管來調和之律呂相剛相柔相生以叶五聲於後高下清濁之節律成文而不亂所以說律和聲入聲既和了乃將這歌聲播之于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間而為樂則八音皆能諧和而不相侵亂以其其倫序由是薦之知節則神無不和奏之朝廷則人無不和蓋以和感和自狀之理也。此而教胥子豈有不感化者哉。舜之命夔如此。此命典樂之官也。胥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不可以不教而教之必以樂者以其出乎性情者而感乎性情以其本諸中和者而養其中和也。直而溫四句俱以樂實在內直者教之溫使不偏于直寬者教之栗使不偏于寬此以樂為輔養之教也。則者教之使不為虐簡者教之使不為傲此以樂為戒禁之教也。詩言志以下原是原作樂之本以及其感通之妙見樂可以教胥子意詩言志三句是言敬之而由生律和絃一句是言聲之而由和通詘人鼓上說至八音處方被于樂免謂所謂純如也無相奪倫所謂樂如也德是和意當串說奏之知廟則天神格而人鬼于所謂神以和也奏之朝廷則群后讓而庶尹諧所謂人以和也夫神人且感格而況以之教胥子又何中和之德不可成哉。末必如此數方是教音有辨出于人者謂之散故諸器者謂之音。

書經卷一

虞書

九

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夔音達。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敘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于神明矣。夔龍二臣名。帝

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聲依永律和

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

擊石拊石百獸舞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

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母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此而其所教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謂之志心有所以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

龍朕節帝舜因伯夷讓龍遂呼龍命之說我輩疾惡小人造為謠聞之言以  
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傷德善人君子所行之事使不得  
安其任其志顛倒邪正惑亂人心變易黑白動與能其為道之官亦不  
不可不防閑而禁絕之今命汝作納言之官汝于早夜之間出納我之命令  
須仔細詳審或將我的言語宣布于下必用心審察倘有果為偽妄蒙蔽之  
私方俾傳出有不當的還要執奏或將下邊的話語奏聞于我必用心詳察  
停當果無希合巧佞之奸方得進上有不當的也要對酌如此則出納之間必  
言符合于理無偽者既無所托和辭者亦無自進而後說不得行矣  
此命納言之官所以防諛說之害治也外行震怒供承諛說講蓋諛說之人  
變訛是非不惟傷絕善人之事抑且頓駭衆人之聽所以可惡也故諛說之  
得行惟在上命出入之際得肆其謀耳故命納言之官以防之風夜二

字一作勤字者出納無上夫重在惟允句也而後出者命令收斂審其  
果出于上意勿然小人當錄其詞朕後布之于下允而後入者數奏其意審  
其果出于下情勿然小人依附于內然後陳之于上也必以常理作正諫  
允而出則諛說不得行而為無所托允而入則和辭無自進而功諸有所  
稽尚何珍行察察之也哉朕意深遠名謂朕命者以其旨達于天子也  
後漢即帝命諸臣各任其職至此又嗟嘆而後言說治法等四語九  
官十二牧共二十有二人職任雖不同然所理者皆見上天的事蓋天生民而  
以治理託之于君不能獨理而委之于臣苟有一事忽收一時忽畧則天工  
必致廢缺矣汝等勤慎持一國政謹的心勤修職豈以明亮上天之事做回  
答的要敬謹以進賢才通權做九官的受教謹以禮典樂明刑敷政教養  
萬民順遵百物出納朕命做十二牧的受教謹以禮典樂明刑敷政教養  
一之修明無有廢隊則我代天理物之責庶幾克矣天降于不勉哉  
此修明無有廢隊也欽哉典下句一連說言二十二人或治內或治  
外或總治或分治皆當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謂之天工者天責之君之付  
之臣則廢官之事即天之事也教以亮之使內修而外綱舉而目張庶幾  
皆有成績則不惟無負于君而亦不愧于天矣欽亮一意不可分作二樣看

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  
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  
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  
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  
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  
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  
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  
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体用功效廣大深  
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夔曰以  
下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變於  
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 **帝曰龍朕暨諛說殄**  
**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  
**允**聖疾力反讒音慙○聖疾殄絕也殄行者  
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  
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  
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諛說不得

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  
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  
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 **帝曰咨汝二**  
**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功**九官十二牧也  
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  
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  
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  
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  
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之咨  
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  
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  
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共也故必咨於四岳  
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  
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  
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  
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

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皋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十二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三載考績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以此

**三考黜幽廢績咸熙分比三苗** 此如字又音佩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比猶肯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又禹班師

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比之也呂刑之言過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

後論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知陟反○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曰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為句絕耳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舜生三十

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敘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

三載考績分治之後即生考課陟之法今言官三年任滿即考也其在任有績功績以除其職事之功績三年一考六年再考待至九年滿日厥後通攷其在任事績大行賞罰情勿無功者雖勤之功而有功者澤用之考績于三載固不失于太寬雖陟于九載又不在于太嚴實則大明公道不惑所以朝廷之上政治清明官府之中職務精嚴群臣各修其業勿無不慮當惟作位乍叛如三苗者以考其善惡而分別之善者擇而留之惡者竄而去之無復向日之員固梗化公固朝廷處置得宜自然誠服故也

此記命官之後立法以維持之而非述其效也對上以治人治法有績則明俱以欽亮賞誨人情太寬則澤太嚴則拘故考績于三載時加警首以作其意雖陟于三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寬嚴得中所以為善也下二句承此二句未盡致績黜陟之法行則勸懲有道有以作臣工勵翼之心樂備其可以服遠人觀化之志而履績理之于百官者令則庶朕就備而內無廢事矣外而三苗本有惡而無善者今則感服服沒而又善惡之分外無惡人矣惟其法之善故其效之大如此有虞之治所以為不可及歟

後生即更歷于舜與禹終敘說帝舜生三十年先起居于啟畝之中而登用之後歷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共有三十年方像即帝位在位又五十年乃升遐而崩計其壽凡百有十歲此帝舜之始終也

大禹謨

遠一篇是史臣記禹所陳告于帝舜的議政名為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謨曰古時大禹說禹為舜臣治水成功其文德教命既已東漸西被南極北及敷布四海之內于是陳其遺訓以教承于帝舜其意在于無窮蓋好問好察帝舜之心也禹之開陳善道正是敬承帝舜之美意此是臣叙禹陳謨之由文命二句不乎上言其後治之誠下言其保治之心文命土德化說而實本平水土之責賦建諸侯錫璽禮中來合政已入民已化之意見得重入不以既治為已足故承句內多切下文行政化民意記高陳謨乃曰敬承者進言雖在于禹而欲保治于無窮者公舜之美意故禹敬承之以陳謨也祇字正見得禹責難兼陳善之故當玩

后克艱節大禹陳謨說人君以一身總理庶政統治萬民其道最為維艱人臣受國家委任有輔政長民之責其道必為難盡必須為君者真能知宜道之難艱然夙夜兢兢務為君之道理不敢有一時怠忽為君者真能知宜道之難艱名統之狀夙夜兢兢務為君之道理不敢有一時怠忽為君者真能知宜道之難速化于善而不容自己也若使為君與臣者不知其難初視為容易或徒知其難而不能自勉則其政事必至于廢弛民心必至于離散而何政又民化之有此禹祇承于帝之謨也克艱句當指國政治民說曰克艱者不徒知其艱而寔能有以勝其艱也政乃又二句半說俱承君臣求乃字敏字俱重看曰乃者言必克艱乃能修治也曰敏者言能克艱則自快速化也二句不可說敏

見得不可不克艱之意

俞允迪帝舜禹陳謨之說即應許之說道汝謂君臣克艱則政事修治矣民感化斯言誠狀也但為君者思不能力行若信辭奉此克艱之道夙夜兢兢而上下交修將聞見博而難獲通比有善謀善獻可以補益治道者皆詩自獻于上而無有隱伏于下者矣四門闢賢進士懷才抱德者皆得用于時而無有遺棄在野者矣賢才聚于上而齊謀于下以離萬邦之廣為民之眾也莫不家被恩澤安居樂業而無有一夫之不獲者矣君臣克艱之效至于如此狀此豈易哉必謂措放于眾旁求博求人言有善即合已以從之初一毫察物意思夫夫凌人舉告以善而善言固伏也又必慮河漢有解寡孤獨無施告新的一一固極保愛不忍虐害夫狀後德澤廣被而乃邦成也又必博求賢哲雖困言貧賤而在下的一一推舉後用不至廢棄夫狀多士畢集而野無遺賢也狀此惟帝克艱之則眾亦可見矣

此非然為免眾之謨因推廣之而歸于克也前者狀其克艱則政人化也允若茲者言其信能克艱也蓋言三句是推克艱之效以見不止于政又民化而已也註中廣字恐字或字者蓋言固伏則無一言之不盡野無遺賢則無一賢之不用方却感眾則無一民之不仁此見克艱之效甚大也稿子衆三句是詳克艱之效以見效之所由致分貼上三句要發得字意出蓋善非難而舍之以從之則其難也愛民非難而欲無告之民一無所虐則其難也用人非難而欲固窮之士一无所遺則其難也惟帝時克承上三句說而效自當于其中曰克者克此三事之眾也現獨家之問其法之嘆則陋之獨則克艱之事以克而克艱之效其有不臻者其舜歸之克者言已未臻如此也曰克者非必是克發盡之便以發憐憫之心一有不測焉是克之之意也

益曰此帝舜說以克艱之事歸之于克也蓋遂從而稱贊之說道美哉帝克之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三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大禹

自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命教祇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於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曰后克艱為禹名則敷於四海者為何事耶

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日以下承於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

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于善而不容已者矣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

眾言已從人不虐無言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眾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書經卷一 虞書

廣而無外且運而不息所以變化之妙有不可以一語形容者自其極  
出于自然而無所勉強乃謂之運自其運妙于無迹而莫能測謂之神自  
其測能斷果狀可畏者言之又何其武也自其英華發外而莫能測謂之神自  
又何其文也特以爲聖而又見其神特以爲武而又見其文充德廣運可謂極  
誠而元以如矣是以皇天眷顧其德保命之使化盡有四海之地其地莫非  
其有爲天下之君一民莫非其臣焉夫充德德得天如此則所謂克親克友  
者信乎克之德也

此五因舜以克親歸克而因克克以克歸克也廣而無外一理之不備如天之運  
轉而無外運是無一息之或開如天之行健而不息二字中講不平等神之  
武承廣運來惟其大而不能運是以變化不測者雖德隨時變化無一息  
之休在人隨所見而各之耳聖以不思不勉而形迹之渾化者言神以无方  
無体而心思之莫及者言曰聖曰神則廣運之德妙于无迹矣武以端莊嚴  
肅而守其可畏者言文以經緯有章繁狀其不秘者言曰武曰文則廣運之  
德彰于有象矣皇天三句承上說眷命句虛下三句即眷命之是越有四海  
命之以保也焉天下君命之以位也上三句言克之盛德下三句言克之太  
業光以感德而致大業如此則可見克親之事惟克能克而克親之效之惟  
克能致矣帝克而治可不思克親以承其眷乎

禹曰節禹因益贊美帝克之言遂發明天人感應之理說通凡人若順道理  
而行天必降之以福凡吉慶之事都集于其身若違背道理而行則天必降之  
以殃凡凶禍之事都集于其身就知彰之隨形響之應聲一脈斷了不致若帝  
克有廣運之德斯皇天之眷止所謂應吉也天人感應之理且不昭乎  
此禹深言天道以終不可不克親之意也蓋言天眷无以勉帝故禹遂言天  
道可畏以發之意也遂遂以克親貫君臣民言克親之理也言惟影  
言福善禍淫之快狀此表立而彰隨處出而響應也君臣民其可不克親哉

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謀疑勿成貞志惟愷罔違道  
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  
無荒四夷來王  
樂音洛拂符勿反○先吁後  
戒欲使聽者精密也倣與警  
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  
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  
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  
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  
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爲也有所圖爲探之  
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  
所謂百慮也嘯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  
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

此五因舜以克親歸克而因克克以克歸克也廣而無外一理之不備如天之運  
轉而無外運是無一息之或開如天之行健而不息二字中講不平等神之  
武承廣運來惟其大而不能運是以變化不測者雖德隨時變化無一息  
之休在人隨所見而各之耳聖以不思不勉而形迹之渾化者言神以无方  
無体而心思之莫及者言曰聖曰神則廣運之德妙于无迹矣武以端莊嚴  
肅而守其可畏者言文以經緯有章繁狀其不秘者言曰武曰文則廣運之  
德彰于有象矣皇天三句承上說眷命句虛下三句即眷命之是越有四海  
命之以保也焉天下君命之以位也上三句言克之盛德下三句言克之太  
業光以感德而致大業如此則可見克親之事惟克能克而克親之效之惟  
克能致矣帝克而治可不思克親以承其眷乎

禹曰節禹因益贊美帝克之言遂發明天人感應之理說通凡人若順道理  
而行天必降之以福凡吉慶之事都集于其身若違背道理而行則天必降之  
以殃凡凶禍之事都集于其身就知彰之隨形響之應聲一脈斷了不致若帝  
克有廣運之德斯皇天之眷止所謂應吉也天人感應之理且不昭乎  
此禹深言天道以終不可不克親之意也蓋言天眷无以勉帝故禹遂言天  
道可畏以發之意也遂遂以克親貫君臣民言克親之理也言惟影  
言福善禍淫之快狀此表立而彰隨處出而響應也君臣民其可不克親哉

四海爲天下君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  
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  
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  
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  
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  
特起爲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  
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  
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  
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  
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比類固爲甚明但  
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  
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  
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  
之風也依舊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惠  
順  
說替堯爲是

善之出於形聲也見不可  
不觀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蓋曰吁戒哉倣

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謀疑勿成貞志惟愷罔違道

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

無荒四夷來王

樂音洛拂符勿反○先吁後  
戒欲使聽者精密也倣與警  
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  
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  
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  
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  
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爲也有所圖爲探之  
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  
所謂百慮也嘯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  
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

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



無其則志自滿而好名之心勝故戒之也周時百姓云者蓋欲之所在有便  
于君而不便于民者無不戒之也後秦生而德已之念重故戒之也歌字在好惡  
上說若實道則上文說樂中已有此八者皆欲戒之目也無意者欲  
其知之勤而无一念之不備戒其者欲其行之力而无一事之不備戒其  
微戒之功也欲戒于此則免親意德之道无不尽由是而至于四夷未王  
則政之民化不足言矣此微戒之效

於帝念勤大為因伯益陳微戒之言遂款美之而告帝舜說伯益陳微戒無  
虞之言于若德德道其有關係當留神思念之不可忽也蓋為人君者自  
貴乎有德狀謂德者非徒存諸心而已惟當見之于行事之間使政無不善  
德是德而所謂德者又非徒為法禁令而已在乎為百姓謀利造福使民  
无不安終善政狀謂德者又非徒為法禁令而已在乎為百姓謀利造福使民  
自康之利生日用之不可缺者但其中容有太過不足處必須一一為之整  
理或相制以減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使二者無不修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  
可逸居而无教于是教化明倫理修禮義以正其德教化作什器通貨財以利  
其用又教化勤生業用度以厚其生至將這三件事一一為之區畫行之各得

其宜處之各當其理使三者無不和合這六者與三皆總叫微九功既已修和  
則養民之政莫不各有成功一順其自康當狀之理而不至于錯亂矣九功既  
叙則民皆利其利而樂其樂莫不形之于歌詠之則矣狀始勤終息人之常情  
安養既久息是易作則已成之功能保其久而不廢乎故當有以激勵之百姓  
有勤于所事的則以善言獎勵之使其知所勉有怠于所事的則以刑罰督責  
而懲戒之使其知所畏狀又恐事出于勉强者或不能以故設勸之以九歌就  
把百姓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鼓音用之知人用之知國以勸相之使  
百姓歡忻鼓舞進事赴功修者常修和者常和前日之成功得以永久而不至  
廢壞則養民之政曲成而不遺矣凡此皆保治之道帝之所當深念者也夫養  
民之政至于惟叙惟敬即伯益所請無虞也而必保其流于勿教即伯益所請  
敬戒也蓋言之其互相發明如此  
焉因蓋推廣其言故美其當念而以己意之之德惟善政以下乃為克親惠  
迪之本旨也通節只作保治之意者不可以致治保治乎分德字之字養民  
內含下文意惟字在字當玩曰惟者德與政猶二也臣者政即在此也二句  
泛論治道以存下意惟修惟和純用功說惟叙惟敬成功說六府者天地  
自康之利惟修則過者有所制不及者有所助因自康之利以養之也三書  
者在人當狀之事惟和則事無阻而無阻則事無阻而無阻則事無阻而無阻  
之也九功曰惟叙則不阻以亂其常而養民之功成九叙曰惟叙則民之  
室其利者莫不歌詠以樂其室而養民之祀洽矣狀猶慮夫功成之後而忘  
心易生也故勤者則戒喻休養之意者則督懲責戒之猶慮夫敬勸之紀有  
限也乃以前日之九歌而勸之以其出乎人心者而感乎人心使修者當修  
和者常和而不至于虧壞也律字要請上之人致其狀不可請民自康勿壞  
此節念哉斷下正言微戒無虞之道乃所以念之者天德以立政則政之  
可知民得其養則民之敬德又不待言矣此微戒之道至此字後有餘意

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  
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  
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  
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  
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  
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  
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  
公而不可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  
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  
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  
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  
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  
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  
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於音烏○益言微戒之道禹歎而美  
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  
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亦徒法而已  
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  
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  
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  
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  
者父慈子孝兄弟恭夫義婦德所以正民  
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  
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  
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  
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博典敷教以正  
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  
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  
合六與三也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  
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  
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自其理民享其利莫  
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

地乎而帝舜因大禹陳說養民之政遂應而許之說道汝謂政在養民而已成之功當保之子勿壞此言是也但保治固我所當為而成治豈汝所田致往時洪水為災天地皆失其職萬民不得其所如令水土既平治上天亦得以成遂其生物之功于是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相資為用信無一件之不修正德則用厚生三事各得其理信無一件之不和而養民之政成矣不但今日之民蒙被其利雖萬世之後猶將賴之這都是汝治水經理的功績非他人所能與也禹雖欲之于得事之後其當持得事已修和了政雖推其功以美之地乎天成事說原府事允治之由承賴即賴此允治著府事書澤之遠實重存府事何由而治乎今則懷棄之害除地既平矣而後生物之功著天斯成焉是以六府則惟修五氣順而有穀成三事則惟和民性復而民生遂豈惟一世賴之萬世資六府以有生則賴此六府一修資三事以有養則賴此三事之和而與天地相為終始也夫養民之功成于當時垂于後世如此是誰之功豈惟汝隨小濬川有以致天地乎平成故有以垂府事于承賴其在今日豈可忘其難維哉免眾惡通之道信當相與為之矣補此意方完

格汝節帝舜受禪位而群臣之功無遺禹者遂推其功乎而命之說道來汝禹聽我之言我受堯禪居此帝位三十有三載過于耄而及于期盡氣已衰倦于勤勞之事汝當朝夕勉力不怠以終我之臣民此命之攝位也此命禹攝位之事與上節不相為不怠作勉禹說與字對看即字指民言與下節民不依其懷相應

朕德配大禹因舜命也攝位不敢自譽乃讓與禹而說道攝位重事是德隆望重為民心所歸者乃可當之我的德其淺薄民不依歸群臣中惟是陶器勇往力行以布其德他的恩德下及于民被其澤者甚眾黎民皆感戴而懷德之者故為天下得人當以此人為念不可忘也且我之讓與陶器尚為狀而已我嘗思念堪此重任的性在于是陶器如金要舍了他別求箇人並表是有謂于其陶不但顯朕稱道的在于是陶器是發自本心所深信而誠服者之惟在于是陶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必有以副帝之托而不致天下之望也此禹之讓于是陶也居位在于得民而德者得民之本故禹自言其德不勝任民不依歸以辭總師之命固克者不能堪攝位之命也民不依承說俱作已狀者蓋種德就用刑上說邁字正應不忘忘德乃隆澤下句民懷說陶于予正說三句竊下文明明稱教民協于中意謂曰種德則與陶克者與曰民懷則予不依者與念哉即念此種德民懷而使之攝位也念茲四句是言已

常恐安養既久忘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歌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而帝曰命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務之也

帝曰命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萬世永賴時乃功 治去聲○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

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

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倦于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 堯莫報反○九十曰耄百年曰

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眾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益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皇陶器德

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

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勇

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皇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

及乎此之不可見其可合意重釋疑乞出二句上現註陶字亦不可見念之固在臯陶而舍之不在臯陶是反之于已參之于臯陶不可見也名言固在臯陶而乞出之在臯陶是慮之于心宜之于臯陶不可見也念功即上念哉功即種德民之功非有二樣

臯陶與帝因而以將佐讓臯陶乎臯陶而稱美之說通入君為治固有政令以正人之不正但人皆不犯惟此臣民衆庶皆循理守法無我有不犯我之政令者由汝治士師之官能明于憲刑則官大辟五等刑法輕重出入一精當不差使人皆畏刑遠罪以輔助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倫之教不至于玩死而不行期望我至于化行俗美之治而後已汝始初百姓不親五而不逐雖不死于刑狀汝之心豈忍于殘民哉只要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使人人遷善改過至于無刑可用而後其心始慰也所以民皆感化相親相讓令于中道無有越犯分之人向之期于無刑者令臯陶其所以頌美此也此皆汝明刑弼教之功我亦深念汝當于此益加勉勵始後知可也

此舜推美臯陶以見臯陶之功非無可合而要輸于帝也惟帝居房二句提超明于五刑三句一氣說刑期無刑句是說他刑之本心民協于中惟臯陶于予正說蓋言五教准教于天下而民或不從者惟汝明于五刑之中以輔五教而不及則使斯民無不親不離之習而予得以親至治之成也是五教不從之日難不絕于刑矣所以期至于民之皆化而無刑之可用也由是民皆相親相讓協于中道治以成而刑以措斯期者于臯陶矣此非汝明刑弼教之功而何哉特字指民協于中謂于予正說慈者其無容此心也明于五刑四句應上節為種德民之功也慈上民懷當玩

帝位臯陶因舜其功乃歸功于舜說民協于中非臣之功皆本于帝德耳且如為人上者或煩苛瑣碎則下人無以自容而帝之臨下則平易簡靜無有煩瑣的氣象統御眾人者若性太急暴則眾人易至擾亂而帝之御眾則送容寬裕無有急促的意思罰有罪的人惟止他本身更不累及他子孫至于賞有功的人則不止他本身必與之爵土以遠及其後世人有陷于不知而誤犯罪的是無心之過也每望情以恕之其罪雖大亦從寬貸若有明知故犯的是有心作惡也則盡法以治之其罪雖小亦不輕恕其原情之罪或有可重可輕在疑似之間者惟從輕以處之而常過于寬至若論功行賞或有可輕可重在疑似之間者則從重以賞之而常過于厚又有一等罪人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彼似無罪不殺則我為失刑帝則以為與其枉殺了無罪的人寧可姑全其生使我自認失刑之責這存仁愛忠厚之至真與天地好生之德一般帝有此德流衍洋溢漸浸清入于民心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惟起于善自不敢犯有司的洪慶豈待臣之明刑弼教而能後成協中之治哉

此臯陶之歸功于上也罔復謂蓋善蓋美無過不及自陛下至不任皆詳罔愆之寔也下說臣言簡則無業勝之愆矣眾說民言寬則無苛暴之愆矣罰勿及嗣則諫者可知賞延于世則親者可知省過無大則小者可知刑放無小則大者可知此四句乃刑賞之定者仁厚行于法之中初非過于慈之非過于愛也何愆之有罪輕惟輕對罰弗及嗣有疑則未必不可輕而輕之所謂罰輕送去也功疑惟重對賞延于世者疑則未必不可重而重之所謂賞疑送與也與其二句對有過二句可以殺承刑一邊可以無殺承宥一邊曰與其曰寧見聖人不苛已而善處之道四句乃刑賞之疑者仁厚溢于法之外固非過于薄也非過于厚也何愆之有好生溢上十句而言即罔愆意自其純粹無二而曰罔愆自其極百生感而言則曰好生非有二也臨之實

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臯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于臯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于臯陶名言於口固在于臯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臯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臯陶者帝曰臯陶惟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

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于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茲

不聽焉之讓而稱臯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

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

辜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

于有司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眾擾亂嗣世皆

請子孫然嗣親而世疎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清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于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

爾即造化發育萬物之具心利道之心序即造化生成萬物之妙用是以法  
從法從深入于民心也治民心即嚴範乃德之意不犯有司者上好人之生  
民亦自好其生自狀協于中道而國于正也皇陶以民之不犯由于帝德  
之固德蓋不故以德德民德之化而居不教以明刑罰教之功備任古之聖  
善則稱君類如此

伴子御帝舜因堯陶稱頌其德又申言以歸美于堯陶道而不犯法上不用  
刑此固我心所願者而未必其能也今我欲民不犯法而民果不犯我欲  
上不用刑而刑果不用使我得遂其願以臻于至治教化流行而四達流如  
風之鼓動萬物無遠莫不靡然順從也古由汝能刑五刑以弼五教故民  
莫不從上之化至于若果耳遠是汝之功豈有不可濟而辭者使非汝則我舜  
生之念雖切亦何能處治于民哉

此帝甲美皇陶之功也故字提提伴子從欲二句一氣說下風動即汝欲以  
治民不犯法上不用刑而四方順治風而靡也體予之心而如所願  
欲以治也惟乃之休已上明刑以弼教德德以懷民則予治期于無刑說  
此正不以因德之德自居而歸美于堯陶也

朱高節帝舜雖稱美皇陶之功而攝位之命然當歸之于禹故之中前意以命  
之說來禹昔曰洪水為災運行汎濫乃天示儆戒于我三當是時汝當奏言  
洪水當如何濟汝當如何治汝汝行一事一如其所言信而有徵則  
如今果狀地于成付事治治而大功克就此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  
也朕常人于成功之後未有滿足自恕之心汝雖為朝廷立了許多的功績  
朕還汝之在國則荒度土功敷布八教一念祇承我：焉未嘗少怠視汝之在  
家則非飲食衣服單宜室凡事有約說：焉未嘗少懈自視歎朕惟日不足  
初無一毫盈瀦之心寬假之意也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朕汝雖  
不自矜其能其能之實有不可掩者天下的人自朕敬服誰與汝爭能汝  
雖不自矜其能其功之實有不可掩者天下的人自朕推讓誰與汝爭功  
夫汝德冠群倫功蓋天下如此我因此懋汝之盛德嘉汝之大功知天命人心  
咸歸于汝之身而不能外汝汝汝當升此大君之位以為天下臣民之主今日  
總師之命豈可得而辭哉

此舜禹禹以功德推皇陶故特舉禹之盛德大功言之以見非皇陶所及而  
攝位不容辭也言之信者謂之允業之說者謂之功始焉數表其德而  
禹則能較其言既焉試功以考其成而禹則能有其功是其功過乎人故曰  
惟汝賢入于功成之後滿假之心易生必急而不動修而不檢惟汝克勤克  
儉無一毫滿假之意是其德過乎人故又曰惟汝賢不自滿假帶克勤克  
儉說不必落下一層假字則做大字滿者自是假者自大也汝惟不矜四句  
二惟字猶難字若者挾之以自高伐者譽之以示人也能即克勤克儉功即  
成允成功莫與爭者言汝雖不矜不伐而功能之實自不容掩故人心服之  
不暇而自莫與爭也予懋乃德二句又深一忠看言汝之功能不僅服乎  
天下而予亦服之也懋者盛大其德不敢以一善目之若若深嘉而樂予之  
也不可以上汝賢句就為懋嘉嘉數在躬者帝王相傳皆有盛德大功者以  
相授受焉有是功德則知爵數不能外也見元后必當終勝而總師之命不  
容辭之意此即與高讓禹陶和坊無怨德有德者居之而無怨也

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

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  
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  
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  
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  
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  
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  
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  
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  
無所壅遏而得行于常法之外及其流行注  
溢漸潤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  
不愛慕感悅興起于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  
皇陶以愛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于其上蓋  
不敢當其褒美之  
意而自謂已功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  
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愛  
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 帝曰  
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帝曰

來禹治水做子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

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克勤于邦

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懋乃德嘉乃不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

元后 洛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  
謂之洛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  
逆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洛河無涯也其  
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  
舜以為天警懼於己不敢已為非己之責而  
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  
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  
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  
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  
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

書經卷一

虞書

五



我命汝之言蓋已當矣... 汝當受命以攝位勿凌終也

上告以外相資備乎治道此告以君民相須當不活道末二句又中其德... 欽哉勿承上起下之詞慎乃有位即欽哉之寔而敬修可頌又慎乃有位之寔也

不可專主人謀公在廷之臣有功者甚多請一卜之于龜視其卜之多者而... 命之可也帝曰國有大疑問用卜以決之狀占卜之法必先動其志之而... 向或可也若自家心裏先有個主張了狀後命之于大龜灼而卜之以驗其言

此謂一氣說朕志二句屬說志鬼神二句屬說命元龜人謀其謀無不合則... 之逆向應言萬萬協從卜已言矣又何用更求其言乎固辭內兼朕德固才... 救卜功臣二意惟故諸者盛德大功曆教已有所屬人謀鬼謀則已无不

此再受攝位之命也正月二句是受天下于人必告其罪受率百官二句... 是受天下于人必循其所行必以正月朔且君人君休元居正政重元也... 受命與受終不同受終者受終者受命也

道方今天下薄海內外皆已無慮惟是有首之君不循我的教命慈惡不悛... 不可救汝當躬率六師往正其罪禹受命乃數子眾諸侯以吳來會遂擊我... 之說百濟狀爾衆來聽我的命令今有頑蠢無知的有首之君昏昧崇或... 不知恭敬侮慢他人自以為賢及背止道而不由凡所行的都是无道之舉

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 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 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 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 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 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 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 善也我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 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 更有他說益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曰枚卜功臣惟言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啟... 志是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 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 毋惟汝諧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

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 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 著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 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已先定而眾謀皆同... 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 乎况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 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且受命于神

宗率百官恭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 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 而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 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 帝而郊禘祖禘禘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 正月朔且禹受攝帝之命於神宗之廟總率... 百官其禮一如帝舜... 受終之初等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

學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 受終之初等事也

書經卷一

虞書

卷一

漢唐德而不修凡所行的都是失德之事... 傾斥遠去使之在野謀佞凶惡的小人本所當去也... 有苗之罪為天人所共棄如此帝乃命我征之故我以爾眾士奉帝之命以討... 力同以秦許伐罪為事不可少有是猶然戰戰無不勝致無不取而無餘除暴... 安民之功也汝眾將士可不勉哉

此記禹稱位所行之大事也惟時惟字重言四方無虞履化惟有苗也... 茲以下皆朕命之寔旨遂句以處已言悔慢句以待物言反道句以行政言... 君子二句以用人言民怨天怒地承前而推時有苗二句之詳也

三旬節禹德有苗在臨其國已三十日而苗民猶恃頑負險逆遂命未肯服... 從當時伯益隨禹出見師旅久勞于外欲勸禹罷兵乃贊物一言于禹說苗... 苗民之頑與其加之威不若化之以德蓋惟德可以感動天心惟是冲漢無... 朕至為高遠而此德之所昭并定無遠而不到比之用威尚力自不同也大凡... 盈漏者必指損傷謙虛者必受利益這固乃天道之自然如日中則昃月盈則... 虧就是滿招損的道理陽消必長陰微必成就是謙受益的道理乃一變而不... 可易者也知天道之自然則今日之事惟當謙以修德而不可自滿以伐人矣... 昔帝辛初生微賤之時曾耕于歷山而性于田此時他的父親簡稽感于後爽... 小子之言當欲帝自以不得父母的歡心悲思慕日呼昊天而歸... 又呼父母而歸泣雖是他父母不慈朕帝之心只說父母豈有不是處還是朕... 為子的孝道未及得自認以為已罪自引以為已惡不敢有一毫歸咎父母之... 心只是敬修他為子之事在賢眼前前變朕莊敬戰慄愈加恭謹不敢少懈... 終被他孝心感動了賢也歡喜信順化而為益矣夫賢視初父也尚可以孝... 感今有苗雖頑民也獨不可以德化之乎朕不但人心可以誠感便是鬼神並... 出無形與若若能致其誠敬以事之則鬼神亦將感通洋乎未格來享矣今... 苗民雖頑為人類也又豈有不可以誠感者乎誠能感之以文德而懷之以至... 誠彼苗民者將不感而自服矣又何必勤兵于遠哉夫伯益勸禹嚴其修德言... 可謂盛德之言矣故禹即拜而受之深以其言為是就依他的言語班師整旅... 以歸帝師帝亦有感于伯益之言于是其威武大布其文命德教而不廢... 以苗民之順逆為念這時節朝廷清宴恬愉無事惟有執于盾的與執羽旄的... 雍二狀相與于東西而階之間而已但見德化所被無遠弗屆是為班師之... 後第七十日而有苗已回心勾化群狀來格伯益修德之言至是驗矣夫苗民

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之政而... 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 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 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 四凶亦必稟... 堯之命無疑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 德動天無違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民... 負罪引慝祗載見誓腹憂齊慄誓亦允若...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 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 格羽玉遇反○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闕

成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 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 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 力其克有力蠢尺丑反○徂往也舜咨嗟言... 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 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誓自唐虞時已然... 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 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眾盛之貌蠢勸... 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 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 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 以爾眾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眾士庶幾... 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眾之辭也林... 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

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之政而... 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 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 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 四凶亦必稟... 堯之命無疑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 德動天無違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民... 負罪引慝祗載見誓腹憂齊慄誓亦允若...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 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 格羽玉遇反○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闕

書經卷一

書經卷一

書經

三

一也以此臨之則不服以德感之而即未可見服遠之道惟在內治之修勿虞

廷雍容太和之景象千古之下猶可想見矣  
自惟德動天至有苗是蓋歷著遠人有可格之理而後禹選兵修德師以  
下則史臣記還兵修德之事與夫遠人歸化之期也德就發于政治者言今  
艦武苗威靈遠寧指天言惟天為大湯之于其屬遠而德之流行則無遠而  
不至非若威之有所及有所不及也夫德可以動天則必可以動人而德之  
當修見矣下天道人事見神三段皆推明此意見不可不還兵而修德也蓋  
天道之可信不若人事之易見感乎明之易不若感乎幽之尤難故歷推而  
言之當一步除一步看滿揖謙益以陰陽之理言之蓋進而得夫既生之  
數者謂之滿狀陽之盛者必微而陰之極者必衰故曰滿招損退而得夫未  
生之數者謂之謙狀陽之稱者必長而陰之稱者必盛故曰謙受益時乃天  
道者盈虛相裨消息相乘固命之流行而不容己之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  
也知天道之自狀則當謙以修德而不可自誇以伐人夫帝初于歷山至引  
惡言聖人慕親之切祇載二句言聖人事親之謹時久若苟勿重者夫賢須  
父也可以誠孝格之則苗頑頑民也獨不可以德化格之子至誠就平時修  
德出子至誠說不必指祭祀祠廟而言此句言之蓋神明至也既以至  
誠感之則苗人也不獨不可以誠感乎三設意言是聖人修德之意班師  
振旅是禹感于益之言而艦武誕敷文德是帝感于益之言而修文之德如  
仁漸義摩禮陶樂淑之類誕敷者非有加于前日也但前日已敷今日又敷  
故曰誕敷耳舜下羽是虞廷常儀備固有苗來格之時而指其事言之雖  
云文德中事而文德之寔不于此也七句從班師計起上言三句著其  
久也此言七句著其速也史臣記之以形容有虞之德而必以見益還兵修  
德之言為可驗耳

皇陶節稽考古時皇陶嘗陳謨于帝舜說道人君不患臣言之不盡惟患已德  
之未修誠能躬行寔踐以修其德寔以明哲自勸而無一毫虛假則其臣  
知君必樂于聞善而所以為之謀者有知必言有言必盡到心相告無所隱匿  
而不明者矣又知君必樂于聞過而所以弼其失者一前一可一不若同心  
共濟無有乖忤而不諧者矣若不能修德我修德而未定則臣下不免望風順  
言欲進一言恐君未必能聽欲諫一事恐君未必能容尚何謹明辯諸之有哉  
人君欲臣下之盡言不可不自勉以為納忠之地也當時大禹同在帝前有珠  
皇陶之言深歎以為狀又問迪德之詳如何皇陶對說美哉汝之問也人君一  
身乃萬化之原必兢兢業業謹慎以修其身凡一言一動皆深慮遠慮務求至  
當為長久之計不敢輕易苟且取便于目前這便是允迪厥德由是自身而推  
之家則九族之親屬化于其德莫不以恩相厚以禮相序而家可齊矣自身而  
推之國則群臣之明哲者感于其德莫不勉勵以輔佐之而國可治矣不特知  
此又自家國之近可達天下之遠使天下無不平者在此修身思永上推之  
耳尚以皇陶所陳為感德之言遂屈己而拜之說道汝言甚是真為君者之所  
當知也

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肩至也是時益益  
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強  
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  
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  
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山  
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閣下謂之爰日非一  
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于  
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  
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  
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也祇  
敬載事也嫂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  
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  
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于事親者  
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  
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  
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  
感格而况于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  
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振旅以歸也或謂

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  
振振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教德也干  
旃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  
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  
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  
來格非以舞于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  
歸池其威武專尚德教于羽之舞雍容不迫  
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  
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  
可以是以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皇陶謨 今文古

曰君稽古皇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  
命如何皇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  
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稽古 下



迪德內合下文修身思永仁智意謂明諸俱就臣說誤者陳其善者臣  
其失蓋人君迪德則有受言納諫之地故臣之所諫者無不明知無不言  
無不盡也亦稱者無不諫以乘濟則以可濟否也此與下廣明所習意相  
卻以下乃臯陶推廣以答大禹者慎字實修身思永言修身者言必求其  
允行必求其真悔也思永者言思世為天下則行思世為天下法也正是允  
迪厥德工夫修身思永不乎思永在修身內當一連說下悖叙三句無工  
夫只承修身字正指修身思永而言修身思永允迪之義也家齊國治  
天下平則不特諫明稱謂而已故曰推廣允迪諫明之義命者收其修齊治  
平之言也

在知節臯陶既陳修齊治平之謨後推廣其未盡之旨先歎美說道人君為治  
之道其大者只有兩件一在于知人一在于安民蓋人之才德有大小心術有  
印正若知之不明則用舍失當何以任事職而興事功所以要知人萬邦黎庶  
皆賴大君為主若安之無道則民心離散何以固根本而奠邦家所以安民  
禹聞臯陶之言因嗟歎而未詳狀之說道如汝所言既要知人又要安民這  
件都難舉而無歎不但尋常的人但是帝堯之至允且難之蓋人處其心不可  
測度知之固未易也若使為君之果能于人之美否一一都察別不差則庸  
所將與日月而並明何哲如之是以用人必能使才稱其職德稱其位矣豈  
有不宣者乎天下之廣兆民之殷安之固未易也若使為君之果能于天下  
人都使之各得其所以恩澤所及將與雨露而同潤何意如之由是知知人安  
必皆愛之如父母戴之如元首矣豈有不懷乎夫為人君者豈不能知人安  
民故不善之人皆足以害吾之治而可慮若既能知以知人而又能惠以安民  
二者兼盡如此則將見而集集乎朝百姓和于野人心不至變却本輯這節節  
有堯惡如驩者也都改行惡善了何是善乎有苗者也都感化歸  
服了何必惡乎有好善者大包藏奸惡的人也都要使詐而為誠了又何

之畏乎智仁功用之大至于如此雖至如帝堯補具難之帝豈可以易而視之  
哉禹之此言蓋欲帝深思其難而求其進也

此臯陶推廣其未盡之旨也承上修身迪德說來言人君迪德固在修身以  
養齊治平之化矣朕人而不知則矣否混濁無以為輔治之資于君德猶有  
歎也故又在于知人而不知則矣否混濁無以為輔治之資于君德猶有  
歎也故又在于安民而不知則矣否混濁無以為輔治之資于君德猶有  
德智仁兼舉則允迪之事無餘而其功用之大又豈特諫明稱謂而已哉  
前章上勵與己言守知人之意還可達內己善治安民之意但不露出至此  
方發之故曰未盡之旨也成若時謂知人兼舉其難有不敢易之意如不察  
固守知難如神矣而猶功時答之心不虛無善仁難如天交而每懷方割之  
慮是也知人則哲以下正推其所以為難意知人安民字不必講下句正且  
事不必慮一層言人才不齊安能用之各當知人則哲而能官人知人豈易  
乎哉民心無常安能得其心服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安民豈易乎哉故曰  
惟帝難之也此只是言智仁之能事以見兼舉之難不可就指為功用能得  
以下乃言其功用之大也德能而意能字而字正見其兼舉處何處何處  
畏承二意說未言知仁而足則矣知奮庸而世道明也民心之和而邦本元  
固雖堯之堯惡有苗之昏迷巧言令色孔壬之凶皆不足害吾治矣何憂何  
憂何畏之有也極言功用之大要補帝其難之意

書經卷一

虞書

三

即記臯陶之言者謂考古臯陶之言如此也  
臯陶言為君而信昭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  
不明所彌者無不諫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  
而復問其詳也都者臯陶美其問也慎者言  
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之失思永  
則非淺近之謀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  
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  
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  
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臯陶此言所以推  
廣允迪諫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又  
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  
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臯陶則  
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臯陶之謨也然禹謨之  
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者禹受舜  
天下非盡臯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  
**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

**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

**之能哲而惠何憂驩堯何遷乎有苗何畏**

**乎巧言令色孔壬** 臯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

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  
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  
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  
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  
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  
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  
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  
雖黨惡如驩堯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  
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  
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  
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禹言  
三凶而不及鯀者為親者諱也○楊氏曰知

書經卷一

虞書

三

知行即事而推衍知人之謨先愛美說道入才固未易知而現人亦有法  
彼人之才性中和而不偏者皆謂之德德之見諸行事者凡有九件人  
必有此九德總叫做人狀人固以有德為美而德又以有據為實德者其  
之有德者不可徒徇其虛名不可徒視其外貌必須指他可行的其事其  
以為證據則事皆有據而名實不與自不患于人之難知矣夫固則九德之  
何如卑陶遂悲歎之說凡人之寬洪者或流于縱弛惟寬而又能謹嚴整肅則  
寬得其中而不過于寬矣和者或流于頹靡惟和而又能自強則柔得其  
中而不過于柔謹厚者或通于節制惟厚而又能恭而中則禮應得其中而  
失之野有治才者或少敬畏惟亂而又能敬而無失則亂得其中而不至  
馴順者或失之優柔惟馴而又能果毅者為則馴得其中而不至于無斷勁直  
者或過于峭厲惟直而又且強和可親則直得其中而不至于太峻簡易者  
過于坦率惟簡而又廉則分則簡得其中而不至于太簡則明者或出于  
矯激惟剛而又能信實則剛得其中而不至于過剛強勇多任子氣  
性強而又皆合于義理則強得其中而非血氣之勇九德之目如此人能于此  
九者或狂或狃字一長或兼倫字長美都鄙者下行事之間久且始終如一有常  
不變斯為成德之士哉以此觀人則下無遁情而人之哲得矣

此下言知人之事皆節言取人之要也德即下不備之德行謂見于持已接  
物之間六言句輕乃字重者采之二字連說曰采之者人于一事或可為為  
徵之事皆狀則不容偽也即下有常之意寬求以下是詳九德之目寬求  
德乘是明其德之不編下八句皆世意恭主觀敬主心則以性言強以志言  
彰厥有常承九者說德雖有大小狀皆實有諸身而始終無間乃可以為  
言士也有常即下曰曰嚴言嚴即下後明亮承意謂德大與彰字承  
字常字承采之字言其正果言其人有德也木要補能官人意

日宣節其陶說人之德不必其及倫而但貴于有常如九德之中有三件之  
能如日新之功以擴充此德而使之益著此三德之有常者也若使他為大夫  
而有室必能夙夜匪懈而有室之事無不明治矣如九德之中有了六件又能  
加日謹之功以敬修此德而使之益固此六德之有常者也若使他為諸侯而  
有邦必能克謹無怠而有邦之事無不明治矣夫德之多寡不同而皆宜于用  
如此人君若能合而受之凡有德之士都搜羅收聚分布于百官有司之任或  
為大臣或為小臣量材授職無有不當四方之人聞知朝廷用人得宜有九德  
者都願出而效其才能以任國家之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又莫不任  
使在官無有遺使在野者將見百官志同道合彼此相師我有善他便取法于  
我他有善我便取法于他有同寅協恭之美而無媚嫉妬忌之私凡百官所任  
職務各皆及時幹辦都順天時以修人事如春屬木則布德施惠以順木之辰  
夏屬火則勞民勸農以順火之辰秋屬金則禁暴誅慢以順金之辰冬屬水則  
蓋藏飲聚以順水之辰土寄旺于四時則修四時之令以順土之辰由是各操  
的功績都有成效如禮樂刑政工虞教養莫不一一修明振舉而無遺有廢墜  
息死之慮天知人之功用其係豈小哉

此節言官人之效也首四句泛言當德之宜于治三德六德所謂彰也日宣  
日嚴所謂有常也後明亮采則為言士而可用矣三德六德皆宜于用則自  
此而上下者可知故人居官者有受敷施也禽受敷施事說謂謙恭並著于未  
用之先隨材器使于既受之後九德二句不承九德以德言後又以人言事  
言其職如後明亮采官言其位如諸侯大夫二句一意不可以才德言看百  
僚百工即九德俊又之人已在位者二句不承九德以道事也惟時撫于

人安民此卑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  
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  
人而能安民  
者未之有也 卑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

人有德乃言載采采禹曰卑陶曰寬而

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

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亦總也

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  
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

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其事某事為  
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

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  
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

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  
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

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  
彊而義者疆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

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  
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

之於身而又始終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有常其吉士矣哉

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禽受敷施九德咸

事俊乂在官百僚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慶績其凝 浚音峻○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

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  
采皆言邦家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小大

之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  
之多寡職之大小繫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

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  
六尤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禽

書經卷一 虞書

五辰即所以師者。庶績其凝。句總承蓋九德成事云。則多職有人。君澤臣而萬化行。百僚師之。云。則庶官乃和。夫才輔而天下治。眾功于此。乎皆成。而不特有家之。復明有邦之。亮采矣。俞受敷施。則知人之哲。在其中。至于庶績其凝。則能官人之效。存其中矣。

無教。皇陶說人君一身乃臣下的表率。若安逸縱放。則有邦的諸侯也都做效。怠惰奢侈。了這搭以教道也。這欲一般為人君者。豈可如此。必須兢兢謹業。狀危懼。務以勤儉。率先天下。所以狀者何也。蓋入君。統理天下。一日二日之間。難若至近。而事凡之來。便有萬端。若不時時。審察于凡微。一有差錯。則悔之無及矣。所以不可不兢兢也。狀天子。能以一身察天下之凡。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故分其職于庶官。若庶官用非其才。便廢了職。業為人君者。豈可如此。必須選擇。其能以充其職。使不至于廢。曠所以狀者何也。蓋庶官所治的事。本是上天的事。天不能自為而付之人。君不能獨為而付之庶官。是庶官乃替天行道的。苟一官曠。則一事廢矣。以庶官之所以不可曠也。夫敦勤儉。以率諸侯。則知人之本。以端擇。其能以任眾職。則知人之道。克克矣。此欲其端用人之本。而不用人之道也。無教。逸欲。二句連說。一戒一勉。意欲言有邦所以則其餘也。凡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者。禍患之凡在其中。庶官即上諸侯。大夫與百僚。百工。天工。即上有家有邦之政。與夫庶績。人而庶官也。一日二日。句是推無教。逸欲之由。知萬凡之可畏。則兢兢業業以而之。而不至于廢。曠用人之本。端矣。天工人代。是推無曠。廢官之由。知天工之所係。則必擇人以居之。而不至于曠。官用人之道。足矣。歸重在上。以上終知人之事。

天叙。聖陶陳委民之事。說道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即有親疏厚薄之典。這五典乃天所叙的本。自教厚但人情因物有遷。則厚者有時而薄。薄者有時而厚。教以敘止我五典。使各相厚。厚不至於逾。薄不至於虧。其責則在于君。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即有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禮。這五禮乃天所秩的本。自有常但人情。意棄則用之不能久。故着于法式。以用我五禮。使各循常。不致相紊。亂者其責則在于君。狀君固主此典。此禮者。臣則輔此典。此禮者。必頌同其賞。異無二。此忽易。惕其恭敬。元一。此意。荒上下一心。以和民。衷使人心感化。典無不傳。禮無不肅。而後可也。這是我教以化之。所以安民于典。此禮者。夫也。禮之叙。秩既皆出于天。則人有尊卑。乎典。此禮者。便是天所秩。命也。但天不能自願。勅他人。君代天賞善。則有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因其德之大小。以為分服之尊卑。使善人知所勸。惡人知所戒。行有背乎典。此禮者。便是天所秩。討也。但天不能自懲。治他人。君代天罰惡。則用五等之刑。以懲戒之。因其罪之大小。以為刑罰之輕重。使惡人知所懼。這命德討罪。乃是朝廷的大政。事君主之于上。臣用之于下。此可輕重。必當勸力。不怠。以修明其政。事有德。不賞。務合乎天。命之。公有罰。必刑。終合乎天。討之。止而後可也。這是我政以治之。所以安民于命。討者。

此下言安民之事。天叙以下。是教天命以下。是政。天叙。四句。言典。此命。討出。于天。而寄于君。至和。善。德。氣。廣。方。着。工。夫。講。天。主。蒸。民。有。物。有。則。而。親。善。之。殊。皆。秩。狀。而。不。可。論。故。曰。天。秩。同。寅。協。恭。者。君。以。天。之。心。為。心。而。慎。敬。于。上。臣。以。君。之。心。為。心。而。教。敷。于。下。下。一。心。以。和。其。衷。使。典。禮。修。庸。不。與。而。非常人之所。遂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業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東音中。○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序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即。

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後。小而百人之父。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而眾工皆成也。無與。母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于細微。



之詳以見今日當教上保治的意思說道往時洪水泛濫勢若滔天浩一狀廣  
大無涯把高山的四面都包了出於岡陸之上下民都昏迷沉溺不能聊生  
我于時仰承帝命往治水之責乃乘四載以跋涉山川踐行險阻遇水則乘舟  
遇陸則乘車遇泥濘去處則乘輜過上山則乘櫟這節平地皆水功無所施  
乃循山而行相度地勢遇有樹木蔽塞則斫伐之以通道路後治水之功可  
以漸加又因此時水土未平民無所食我乃與伯益教民網罟漁獵延原鳥獸  
魚鼈之由子民叙使食之以充飢于是先開通九州之水使各至于海而大  
者有所歸次通吠澮之水使各至于川而小者有所泄此時水勢漸平田畝  
可耕我乃與稷相商萬民盡教民播種五谷但田地久荒耕種方始粒食尚為  
難得故一面教民樹藝及谷進之以親食一面仍令民採取鳥獸魚鼈兼進之  
以解食及至水土益平山林川澤之利皆與四方商賈來往通利乃勉勉其民  
使化各遷其土庶有所住缺少之處互相交易變化其所居積的貨物彼此相  
通以濟匱乏狀及天下之民皆得粒食不消更進鮮食而足時以立綱紀施政  
教萬民邦與起治功焉當時天下未平有姓困窮我乃承帝之命君臣同憂歷  
了許多艱難辛苦後得平定豈可以今日之治安而遂忘前日之艱苦乎我  
以思日致之者止欲其保太平于無事耳豈商一聞其言即深厭之說道汝之  
言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真是盛德的言語凡我君臣當以為師法教之保守不  
可忽也

帝曰來禹汝亦言禹拜曰都帝曰何言  
思日致我皇陶曰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  
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暨塗秦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汧澮  
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民乃粒禹邦作乂皇陶曰俞師汝言  
都念反吠古法反○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  
帝以皇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謀因呼禹使陳  
其言禹拜而歎美謂皇陶之謀至矣我更有  
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  
篇禹皇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  
如何者皇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

者有既歸濬汧澮以非川則水之小者有既歸先川而後收滄者皆天下之  
害先大而後小也秦庶艱食鮮食者民尚艱食之時進此艱食之民以鮮  
食也熱字就禹命之說也秦庶艱食之意化者彼此通融之意食為民之  
所急貨為民之所資先播種而後懋遷者此天下之利先本而後末也此民  
二句承上說說民乃粒則養民之功成而六府惟修三事惟和向之鮮食者  
有粒食之慶也禹邦作乂則致治之功舉而鄉服建官撥文垂世治于萬子  
典矣曰乃者雅之詞見前此粒食而今始粒食也曰作者方興之詞見治  
功前未之興而今始可興也末要補救之意蓋欲視民之粒常若天下  
之飢視萬邦之又常若天下之溺而保其治于有終耳師汝言兼君臣在  
內蓋禹雖不陳謀而述治水之難以寓保治之意則儆戒之深意實難之微  
辭莫有過于是者此所以為昌言也人君以此存心而履履之虛實深人臣  
以叶存心而保泰之懷益至豈不可以師法耶

洪水泛溢上慢於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  
民昏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  
乘舟陸乘車泥乘輜山乘櫟也輔史記作橈  
漢書作轟以板為之其狀如箕隨行泥上橈  
史記作橈漢書作榻以鐵為之其形如錐長  
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  
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  
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水刊刊除木之義也  
蓋水涌不洩泛濫瀰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  
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  
路而後水工可興也秦進也血食曰鮮水土  
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眾鳥獸魚鼈之肉於  
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濶  
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  
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  
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  
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  
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汧澮之水使各通于

帝慎御大禹既極言致治之難又告舜以保治之道先嘆美而稱帝說道天位  
至重保之甚難帝當兢兢業業內慎于心則常思前之缺外慎于事則常謹  
未敢之防以居是位可也帝舜一聞其言即應以為狀禹于其推尊慎位之事  
以告之冕人心至靈一事一物莫不各有個至善所當止的道理只為私欲動  
搖始有不得其所以止者帝當絕去私欲極養道心將這一心常安放在正天理上  
而不為外物所搖這是在于所止以立應事之本的工夫狀存之于靜者或不  
能不失之于動又當于念慮發之時即仔細審看他善與不善必其念二

帝曰來禹汝亦言禹拜曰都帝曰何言  
思日致我皇陶曰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  
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暨塗秦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汧澮  
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民乃粒禹邦作乂皇陶曰俞師汝言  
都念反吠古法反○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  
帝以皇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謀因呼禹使陳  
其言禹拜而歎美謂皇陶之謀至矣我更有  
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  
篇禹皇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  
如何者皇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

皆善狀後施行否則止而不為及事務得成之際入再三省察有也安與不  
安必其事安穩狀後成就否則不妨于更改是當于九康以不處事之要  
的工夫便朝直臣則人主或不聞其過又必左右輔弼之臣皆及其結縻  
糾謬之成狀後君無過舉而廢事獲康也夫曰安止曰九康既察其功于已曰  
獨耳又資其輔于人入已交修以不慎位之道如此則念事都合天理順  
人心將見以此而措之于政事則惟是無動一過有所動作天下之民莫不敬  
信翁狀不廢國有預先等待我下未舉意之先者其下必得民為何如此而  
頭狀受命于上帝則皇天重眷命與以休美之福始有愈久而愈隆者其  
上必浮天為何如夫天人交孚則君位益固前日之治功真可保之無方矣  
此禹陳讓位之說正致之保治之事也慎位內要見治雅已成而不可不謹  
之意位即臨民事天之位人已交修正所以謹位者安汝止句由心上說出  
事來下句則防之于事也蓋心雖存乎中而實管攝于事雖散于萬而實  
統會于心故必安其止使慎于天理而不陷于人欲則有以爲事之極  
細矣狀事不合理的未克爲心果也故事之方動而未成者謂之几之有善  
惡也則從而審之使所發者得其止惟凡則不輕動惟康則不爲成而安止之道  
也從而省之使所安者得其止惟凡則不輕動惟康則不爲成而安止之道  
詩矣惟几惟康俱在末爲之先爲之而次其如此也二惟字重看獨直  
句之用上意謂諸君心有未安若事有未當則直以獨之也惟動以下  
承上三句說以行民行天下者動字近就人居所爲者言如一人有事于四  
方之意德心常不廢說其言之也不可以已動未動者以昭受以字謂以  
是人已之修者而受之昭者明白正大而非私意而度之謂命者言向  
已爲天子今則重命之徒之有常用以是休美之也狀則位其可不謹哉

臣哉節帝舜開禹獨直之言有感于心遂莫說汝謂人君安于所止雷于九康  
而尤必賴輔弼之臣直言規正可見臣職之所係甚重矣狀則今之列職于朝  
廷者雖是我之臣子其亦我之隣哉左右夾持誠不可以一日缺者也我今  
欲賴四鄰以自輔助不必他求惟在爾諸臣於上下相資誠不可以勢言  
者也舜之反覆嗟嘆如此其責望于禹之意深矣禹因帝言有契于心遂應而  
承之曰俞益深信夫君臣之道相須以成而臣以隣之義自任也  
此有感于獨直之語而反復言臣職之重也要見得聖王之意蓋言布列職  
位者謂之臣而臣非其官也所以格君之心者在是所以正君之事者在是  
臣哉其我之隣哉言之不足而又言之左右輔弼者謂之隣而隣非無所屬  
也所以格心者惟臣所以正事者惟臣隣哉其在于臣哉反覆言以見獨  
直之道固有所屬而不可以不也禹應之曰俞者蓋獨直之言自禹發  
之而帝之言有以契其心故狀之也  
臣作節帝舜詳叙臣所以爲隣之義以命大禹說道君臣之分雖有尊卑而上  
下相須是一體君必資臣以爲助如人有元首必資手足以爲運行耳目以  
爲視聽是臣乃我之股肱耳目也何以見之蓋人君之治以政教禮樂爲先我  
嘗憂民性之未復要扶持教導斯民使無一人不歸于善而不能以自遂也必  
賴汝爲臣的輔助贊襄以化之狀後能遂我教民之心我嘗憂民生之未厚要  
宣布政令于四方使無一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必賴汝爲臣的設施  
措置以安之狀後能遂我養民之心衣裳之制創自古人我今要規者古人  
衣裳的形象稍加損益取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件繪益于上衣取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六件刺繡于下裳其在與輔弼也五采之物雜施于繪采之間以爲

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  
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徒有  
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  
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  
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賸乏然後庶民  
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  
治水本末先後之謀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  
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  
於無窮而已師法也皋禹曰都帝慎乃在位  
陶以其言爲可師法也禹曰都帝慎乃在位  
帝曰命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  
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弔命用休  
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  
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  
或以貽四海之愛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  
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  
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  
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舉  
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  
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  
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  
無有止而不得其所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  
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  
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  
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  
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  
以是昭受于天天豈帝曰吁臣哉鄰哉  
不重命而用休美乎帝曰吁臣哉鄰哉  
臣哉禹曰命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  
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  
曰吁臣哉鄰哉臣哉反覆歎詠以見弼  
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命而然之  
也帝曰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

臣哉節帝舜開禹獨直之言有感于心遂莫說汝謂人君安于所止雷于九康  
而尤必賴輔弼之臣直言規正可見臣職之所係甚重矣狀則今之列職于朝  
廷者雖是我之臣子其亦我之隣哉左右夾持誠不可以一日缺者也我今  
欲賴四鄰以自輔助不必他求惟在爾諸臣於上下相資誠不可以勢言  
者也舜之反覆嗟嘆如此其責望于禹之意深矣禹因帝言有契于心遂應而  
承之曰俞益深信夫君臣之道相須以成而臣以隣之義自任也  
此有感于獨直之語而反復言臣職之重也要見得聖王之意蓋言布列職  
位者謂之臣而臣非其官也所以格君之心者在是所以正君之事者在是  
臣哉其我之隣哉言之不足而又言之左右輔弼者謂之隣而隣非無所屬  
也所以格心者惟臣所以正事者惟臣隣哉其在于臣哉反覆言以見獨  
直之道固有所屬而不可以不也禹應之曰俞者蓋獨直之言自禹發  
之而帝之言有以契其心故狀之也  
臣作節帝舜詳叙臣所以爲隣之義以命大禹說道君臣之分雖有尊卑而上  
下相須是一體君必資臣以爲助如人有元首必資手足以爲運行耳目以  
爲視聽是臣乃我之股肱耳目也何以見之蓋人君之治以政教禮樂爲先我  
嘗憂民性之未復要扶持教導斯民使無一人不歸于善而不能以自遂也必  
賴汝爲臣的輔助贊襄以化之狀後能遂我教民之心我嘗憂民生之未厚要  
宣布政令于四方使無一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必賴汝爲臣的設施  
措置以安之狀後能遂我養民之心衣裳之制創自古人我今要規者古人  
衣裳的形象稍加損益取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件繪益于上衣取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六件刺繡于下裳其在與輔弼也五采之物雜施于繪采之間以爲

書經卷一 虞書

五采成朝祭的衣服這是禮制而係不可不慎而我不能以有明也必賴汝  
為臣的為我明且夫小尊卑之等使禮雖而分定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我今  
要聽聞六律五音八音之所奏以察治亂或其聲和以樂欣則知政事之修治  
或其聲怨以怒則知政事之荒忽其聽與察之把朝廷所出的歌咏民間所  
納的歌詠凡協于五音的都播之于律呂之間以為樂聲聽他和他與不和這是  
政治不聞不可不審而我不能以自聽也必賴汝為臣的為我聽其聲和得失  
之令使樂和而政成焉遠乎有來臣豈不思我之股肱耳目乎夫帝舜之命禹  
既曰臣哉隣哉可見其君臣相親而至于忘勢又曰股肱耳目可見其君臣一  
體而至于忘形其引喻切而責望愈至矣

此因上文所承臣隣而詳其義也作股肱耳目是一體之意股肱所以運用  
而目則君之運用賴耳目所以視聽而臣則君之視聽賴耳目故曰臣作朕  
股肱耳目也下文汝翼汝為即作朕之股肱汝明汝聽即作朕之耳目左右  
有民以教言左右者勞米匪直之事也宣力四方以政言不專指養兼刑在  
內宣力者勿謂治之事也汝翼即助此左右之事汝為即為此宣力之事  
也古人之象即下十二章物上而曰繪者取輕清之意下裳而曰繡者取  
重濁之意繪繡俱要見象直德之意彰施兼會繡言未施于繪者為未  
施施于繪者為已其變一也作朕內已有辨等威意汝明若使朕與德稱  
而無階級之失也六律所以和五音而被之八音者一直說不可分關察治  
忽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故治亂可察也  
出納五言句與上以五采彰施句文法相對上言取象繪繡以五色為之此  
言聽樂與政以五言為之蓋八音之成亦即五言之成文者出納之五言即  
朝廷所以布之民者約之五言即大史采風以達上者于此出納之言可以  
審音而知政也汝聽者當樂而考政治之得失治焉有以保其成忽焉有以  
更其始也四汝字與四子欲字相應見得君臣之體而臣當以君為心固

相資以有成者也政教禮樂之慎乃在位者推出來裏為明聽是臣隣直  
中推出來固是責望于禹之意但不可太露

翼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

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甫蔽音弗出尺類反○此言臣所以為鄰之  
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  
肱耳目以為用也下文翼為明聽即作股肱  
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  
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  
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  
資汝以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制自黃帝而成于堯舜  
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

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雉  
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  
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謂  
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為黼絺也絺  
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  
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  
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  
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  
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繪  
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  
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  
按周禮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  
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  
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衮冕九章  
以龍為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毳冕五章  
以虎為首毳冕七章以華蟲為首毳冕五章  
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  
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

子意即帝舜既以股肱耳目發明臣隣之意至此又責望于禹謂禹為天子  
一月二日便有方几豈能一一皆當但有虛實通理處汝便當言臣正明白  
開陳使我得聞而改之這方是邪直之道若當我面前唯三話一順從以為是  
及退至背後却乃私下議論以為不是豈大臣事君之道哉汝切不可如此須  
知汝乃我之四隣股肱耳目共成一体安危治亂無不相關使君有道而不能  
獨之則將安用臣隣為哉汝宜兢兢業業之精白乃心務思彌我之遠以敬不四  
隣之恥可也帝舜之所以責望于禹者如此其求助之意可謂切矣  
此申結上邪直隣之義而深責之也此邪弼字有工夫以政教禮樂貴而  
廷後言所謂不直也四隣指股肱耳目言我之政教禮樂或有失于道汝必  
盡言以匡救之不力以維持之母阿徇于前則諛以為是而私諛于後皆  
則毀以為非此不直者之所為非所望于汝也汝必欲其所以為隣之恥而  
無負于股肱耳目之寄斯可矣蓋戒其不可如此而勉其當如此也  
疾頑即帝舜命禹說直之道汝固當自足于己矣朕人心不同彼舜臣中豈  
無畏頑愚好曲造謠言誣善善類不在忠直之列者其為治頭之害朕亦未可  
以速絕之也必先用射侯以明駭之蓋射以現德若是心真不其射必不能  
多中以此駭之則抑正可辨矣若知其果是頑諛的人必須用刑責罰他使  
做怕不忘又一個簿籍把他過惡都記在簿籍上使他羞愧無已若此者果行  
為我只是要他懲創悔悟交頑諛而為忠直庶得與宜者並生于天地之間  
而不為盛世之棄人耳夫教如此可謂至矣但未知其果能率教與否又必  
命掌樂之官將所准的言語播之于樂時一宣揚之察其言已和平則能改  
過可知其言執事及則過之不改可知若果交頑諛而為忠直就當處之用之  
雖進諸股肱耳目之任不為過不必追究其既往矣若此而尚不改則足  
給惡不悛終為頑諛而已朕後用刑罰以威治之或逆諸四夷或實之重典使  
不得終肆其惡以傷善言良蓋彼既自外于生成雖欲其並生不可得矣

此承上節意求上欲其不忠直于己此欲其無忠直于人庶頑諛之人乃  
面淺而有後言者也時字指忠直言若不在時者若久不在忠直也小人与  
君子雜處無以別白之則不知自愧故設侯以明之以起其改過之心又施  
鞭朴之刑使之記而不忘有懲戒而速遷于善權之特記于一時而已又  
錄其過惡以識于冊蓋使之惕然敬慎以為知改則過惡之名可除不知改  
則過惡之名不泯也侯明是示以現德之教謹記是懲以朴刑之教善識是  
儆以記過之教所以狀者正欲其同歸于忠直以復其生理之常而並生于  
天地之間也仙言是改于心而初于上者工以仙言蓋深言本以育人才在  
我故屬之也時字即常之謂使言之所揚果濃厚而和則為能改可  
若執垂炭而不和則為不能改可知也蓋考之以言則威伏于中心者可以  
驗其定時而賜之則勉強于一時者難以信其欺矣不可以樂說說承之當  
之者能改則並生之心遂矣故命之位使與忠直者並列也威之者不改  
則並生之心終不獲遂故加之刑使不得與忠直者雜處也威之內尚有  
望其感化之意見聖人不可棄人之心也

聲八音言之敘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  
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  
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  
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  
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  
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子違汝弼汝無面從  
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  
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  
也申結上文邪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而者  
如  
此  
庶  
頑  
諛  
說  
若  
不  
在  
時  
侯  
以  
明  
之  
捷  
以  
記  
之  
書  
用  
識  
載  
並  
生  
哉  
工  
以  
納  
言  
時  
而  
颺  
之  
格  
則  
承  
之  
庸  
之  
否  
則  
威  
之  
九反○此因上文而  
慮庶頑諛說之不忠不直也諛說即舜所望  
者時是也在此指忠直為言侯射侯也明者

欲明其果頑愚諛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  
頑愚諛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  
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  
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為頑愚  
諛說也必矣別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  
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  
鵠又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  
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扑也即扑作教  
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  
惡以識於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  
孝悌睦姻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諛說  
而遽棄之川此三者之教啟其憤發其悱使  
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  
樂之官也格有耻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  
也聖人於庶頑諛說之人既有以啟發其憤  
排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  
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  
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



俞啟聖因帝舜欲用刑以威頑諷其心未及以爲狀故老應說命故帝之  
言固是但我之意以爲廣頑諷說與其德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誠使帝之威  
德光輝昭著廣被天下以至海隅之遠蒼生之衆無不在其照臨之中將且  
德輝所及人之瞻仰萬邦黎庶中有素負忠直而爲者莫不感慕與起都  
出來輔佐聖君爲帝朕服耳目之臣這時節惟帝舉而用之耳朕舉用之道何  
如彼矣者始進而立朝必有自獻的言語則使他各陳所見而聽納之以現其  
溢及其既進而功勳各有表見的事功則就農人職業上一一而明試之以考  
其成其中有功績顯著與他當初敷陳的說話不相違背的則錫之車馬章服  
以厚其報夫既修德以致矣而又能考成以覈實則公道昭明人心激勸遠近  
任用之人皆真知不足在己有餘在人誰敢不讓而爲忠讓而爲且敢不精  
一以心以敬奮其君上用矣之心不至是則不惟黎獻益其用而帝頑諷說  
在感化之中而不足意矣信乎德之可感其于威之可加也帝若不能以德用  
矣而徒任刑以爲治則上無感天動物之誠而下懷苟且畏避之念即今所用  
之臣方且彼些朋比欺罔日進于無功矣豈特頑諷說爲可慮哉由此觀之  
則尚德之與用威其得失判狀矣

此禹因舜欲以刑威子人而放之以德化子人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作一句讀見地之極遠帝德主施于禮樂教化者而言萬邦黎獻是懷忠以  
待聖事且以待用者其惟帝臣者思爲帝之股肱思爲帝之耳目也皆皆由  
帝德感化所致惟帝時舉而用受敷施之意當輕講下敷納三句方是  
人之道敷納以言以規其中直之蘊是任用之初事明庶以功以考其忠  
之實庶能分德以厚其直之根是任之後事謹敢二句以上之通說  
字是指在位之臣言諷字有齊相師謙自畏之意相讓而爲忠直也  
應者上以忠直望之彼以忠直應之也二句一更說只是一意不敢不字見  
行有所畏而不致其于威之所加意蓋至是則不惟若若益尺其用而頑諷

者名歸于化矣帝不時時明德用矣言謂不如也而從欲尚威也敷納日  
奏固功則謹言之美然應之風不復可見矣豈特頑諷之可慮哉此可見當  
威之不若尚德也

無若節禹既勉舜以明德又進戒說爲人君者當勤于修德不可知克于丹朱  
之驕傲丹朱之不肯進是多端而做之一字尤爲最惡之本蓋做心一逞肆狀  
無忌所以惟德慢遊是好惟傲狠虐是作无昼无夜只是荒淫縱欲頹  
狀不知休息所幹的事通不順道理譬如在無水地上行般的一船又朋比衆  
小人與他淫亂于家不理國事因此不浮進充的天下把祖宗世代相傳的基  
業一旦終絕了此所謂前人之遺教也我因此深以爲戒兢兢業業勤修其德  
不敢有一毫怠傲的心初娶塗山氏之女爲妻成婚之後只在家住了半  
甲四日就出去治水及後生子啓塗山氏泣我久不暇顧念惟以水土未平奔  
走四方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及水土既平則疆域可定乃因其地之遠  
帝以成五服之制把王畿千里之地每邊五百里各爲一甸其外爲侯服又外  
爲甸服又外爲采服每服五百里東南西北相至各成五百里疆域既定  
則官職可重乃于九州之內每州選立十二人又爲之師使他佐州牧以糾諸  
侯九州之外迫近四海的各處各建五人以爲之長使他率着兵以衛中國  
夫始而德薄救民不敢有一日之求安既而疆理經制不敢有一事之苟且  
若此者之惟恐此心少懈將馴致于丹朱之傲遊耳如今內而十二師侯牧外  
而五長各道行朝廷的德教治功雖已成就而有苗之國負險恃頑不肯  
就正猶爲世之累帝其念之哉未可以天下既平而遂生怠荒之念也帝舜  
因禹之戒後益其意云如今四海之內都遵行我的德教者實由汝禹由治水  
而得服由得服而得官功有次序故教化廣被而四方底寧惟有苗民之頑  
皇尚方且敢承汝之功叙而施五等之象刑以弼教輔德且其用刑輕重宜  
明白當罪可以畏服乎人夫治既明于中國威日及于外夷苗民或疾几其可

書經卷一

虞書

四

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  
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即龍之所典  
而此命伯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  
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  
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帝不時敷納曰奏罔功俞哉者蘇氏曰與春  
秋傳公曰諾哉意同  
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  
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  
賢者也其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  
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  
盡然之意謂庶頑諷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  
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  
莫不昭灼德之遠者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  
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  
而用之耳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  
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不報如此則誰敢不  
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諷  
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  
敷同率爲誕慢日進於無功無若丹朱傲惟  
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頹頹罔水行舟  
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于創若時娶于塗山辛  
壬癸申啓呱呱而泣子惟荒度土功躬  
成五服至于五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  
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  
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

書經卷一  
虞書  
四

化耳豈可專恃德教而廢刑威哉

上節示以德之當明此其戒丹朱之惡也明德之事也惟慢遊九句是傲  
之寔不用於厥世是傲之害敬帝戒之以修其德也予創於時是又言已  
嘗戒丹朱之惡以申戒之下文叙許多勤勞由治水而躬服而進官正是  
丹朱之惡而朕也初玩來只是一個思日致之意荒度土功是豈民乃  
已前事躬服建官是為却作人中事但前篇傲戒之意此叙勤勞之寔微有  
不同耳度土功平水土也弼成二句理天下也州十有三句理天下也  
分三項看惟荒度句緊承聖妻生子不暇頌而言現惟字可見所以隨山刊  
木決九川濬海澨事講成五服者理聖帝之責故輔以成之至于五千  
者通四面相距而言是聖人之遠近同其制也州十有二師所以相州牧而  
糾諸侯者治之詳是治以必治四海建五長所以捍中國而撫蕃夷者治之  
畧是治以不治此又人之詳畧異其宜也各建有功承上十二師五長說來  
而平水土弼五服之意不可脫如云字平成之利者蓋唐天命之數在疆  
理之內者各效甸宜之職也此以上皆戒丹朱之傲而為之者帝其念哉  
者欲帝戒丹朱之傲而益敷之德不徒以刑威之也蓋帝不即之乃不忠不  
貞之如帝也但知頑諫之可慮而不知頑民之可憂故欲其以念頑諫  
者勿念頑民也通朕德與各迪有功同乃功惟叙者即上治水弼服建官之  
功以次第而叙之也中叙字承是輔其所不及之意言地德而有一  
之授化也非所以成汝之也其責則其間任之矣方施象刑正足祇  
叙處方字重看有將來不文之也其字必施之苗民但象刑明于天下則  
性明克允而苗自無不服也禹之意專欲用德而帝之心原欲用刑以德而  
責望于君若固聖臣愛君無己之心而不敢恃己之德為必可以致治者又  
聖君憂世無害之心也

象刑惟明

額鄂格反呱音孤○漢志堯處子  
朱於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  
須領不休息之狀用木行舟如暴盪舟之類  
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絕也世  
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  
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  
而禹之戒舜至日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  
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  
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傲戒者  
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  
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  
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申四日也禹娶塗  
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  
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服顧念惟  
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為急也孟子言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  
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  
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

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  
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  
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  
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  
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  
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者如此即就  
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候牧外而蕃夷皆蹈  
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功帝當憂  
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  
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  
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  
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  
舜弛其鞭扑之威蓋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  
禹之功敘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  
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  
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  
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苗之  
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

受擊即當時樂作大節之樂后後為樂官因述其言樂感通之妙以告于舜  
說道樂作下宗廟之中在堂上石音則有鳴球係音則有琴瑟或自擊或鳴球  
搏拊琴瑟合着堂上歌咏之聲使樂與人互相應但見樂音和暢無感不通  
出而為神則祖考之靈來格來享如在乎其明而為人則帝堯之後作賓于  
虞者果在物於之位與眾諸侯相雅：肅：以德相讓為樂之作于堂上者如  
此在堂下竹音有管笙其有鼓擊樂初作時擊祝以今其去樂既終時擊鼓以  
止其奏又擊有笙金音有鑼也這几件樂器或擊或擊與堂上的鳴球琴瑟  
之樂更迭而作各尽其條理之妙但見太和所感無不入雅實狀無如如馬  
歌者聞此樂名號：狀相擊而舞動焉樂之作于堂下者如對合堂上堂下  
之樂自一套以至九奏謂之九成則樂之始終備矣但見至和之極感通蓋  
神遊世亦有如風扇者名來舞于殿庭之間而有容儀焉夫以和感通蓋  
妙至于如此雖由于樂之調和而和者非本于帝德之所致哉  
以右擊樂命之辭與八音之謂神人以和格靈相應各是以和感通之妙  
謂鳴球琴瑟擊樂之音可以合于人若之輕清者故云以和也而以味則  
堂上之樂和矣祖考來格有如在其次上如在其次右之意蓋樂官之事記在  
位者在助祭之位德讓是一時和敬視諸侯之德皆為勝已而有持謙不克  
之意祖考至雅感而不終度實素儀慢而德讓則神人無不和可知一子樂  
起有說以合八音教以上八音二者皆即樂之說以在堂下故列于鼓鼓之

下以間道承鼓生輔勿言謂開歌而述奏如堂上之樂暫歇而下教者  
始作也曰以間則堂下之樂和矣鳥歌詠：定有和樂鼓舞之意鳥歌至盡  
而空乘則物無不和可知謂即堂上堂下之樂而德名者有非別有所謂  
謂即也以求以間之一周謂之一成如是者九則謂之九成蓋舜時九功惟  
叙九叙惟以故作樂以昭德象功名極于九奏而始終條理咸備也雖風凰  
至矣去來群而有容儀則不特神人之格鳥歌之和而已矣樂感通之妙如  
此非帝德之盛有妙于聲音之表者而何以致此乎

征彼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  
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  
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  
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實在位

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

獸賡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虞訖黠反鼓音挑祝昌六反敵

偶許反○憂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  
拊循也樂人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  
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

蓋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  
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為賓於  
虞猶微子作賓于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

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  
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絲

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  
旁耳自擊祝敔郭樸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

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植柄連底撞之令左右  
擊故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劍鋸刻以籠

標之籠長一尺以木為之始作也擊柷以合  
之及其將終也則擊鉦以止之蓋節樂之器

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  
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

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備詩貴鼓維鏞  
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

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  
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

蓋與詠歌述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  
咳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賡賡行動

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  
且相率而舞賡賡然也籥古文作籥舞者所

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籥韶季札觀周樂見舞  
韶前者則籥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籥

籥

籥

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  
 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  
 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以風羽  
 族之靈者其雄為鳳其雌為凰來儀者來舞  
 而有容儀也受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  
 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堂下  
 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  
 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  
 身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  
 靈瑞故別言心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  
 之樂備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  
 篴為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踰踰風俗  
 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  
 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感風而踰踰來  
 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竊巴鼓  
 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  
 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於  
 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

夔曰仰契又重言聲樂感通之妙說道八音之中惟石最為雅和而樂之條理  
 以磬聲終易我于石磬之大者重擊之以發其聲石磬之小者輕擊之以審其  
 韻但見其清越悠揚而鏘狀可聽石若和矣石若既和則八音皆無不和而樂  
 之條理條矣由是以其聲之和而動其氣之和故百獸聞之皆相率而舞以  
 其音之和而動其心之和故庶尹聞之皆誠信而克諧其感人動物之神如此  
 又孰非帝德之所致哉

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荀者曰德至  
 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  
 盛德茂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  
 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  
 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  
 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持也其樂之傳歷千  
 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  
 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為一段不  
 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  
 與禹皋陶夔益相與咨問者多矣史官取其  
 尤彰明者以詒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  
 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  
 說自臯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  
 說牽合不通 **夔曰於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今皆不取 **夔曰於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慶尹允諧**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天  
 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小大故擊





史臣記禹經理冀州也言滹河惟究則知其西言荆河惟務則知其東  
在豫之北言里水西河惟惟則知其東若若諸水之東若若諸水之上若若  
州矣以疆界而定帝都之域有限量矣今不言之示王者無外也冀州人主  
百官宗由所在雖無河患治亦當先也

既載二節吳州之水莫大于河之自積石而東流至于龍門有壺口山乃一曲  
折是河水衝激的去處而始初便去治也所以救河勢也自壺口而東流有梁  
岐二山乃河水經流的去處而後及于岐所以開河道也于是冀州無  
河水之患矣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之自積石此行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東行凡二千里  
又折而南流壺口當其南下之衝冀州天下所當先壺口又帝都所當先  
之始者八年于外始于此時四載之來始于此地也當中凡既守都是已成  
功之詞梁言梁山也岐山也梁岐二山河水所經其石崇梁梁為其  
河勢既緩方可施功故禹繼治之二句上下相開壺口在南梁岐在北梁  
岐在上流壺口在下流梁岐壺口壺口無處下手先將壺口先  
鑿寬廣下流既通則上流水勢自緩始可施功後河梅宜為開河道計也此  
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視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  
本用功之始而言也郡縣之名起于后代作兩頁文字切不可用

既修冀州之水其次莫大于汾自梁岐而東有太原而南有太岳汾  
水出于太原而經于太岳之南者也經梁岐之功未成就禹則因其功而修之  
先治太原曰滹沱水之源流此至于太岳之南中間諸山無不修治以冀汾水  
之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州無沱水之患矣

自舊治之曰修高平曰原岳太岳之山南曰陽修太原滹沱分水之源也修岳  
陽滹沱水之流也曰至者太原在并岳陽在南中規非上一山非上一地也  
上治三山以道河此修二地以道汾也言修以見帶河之中修滹沱非種老不  
治也古至以見山川之環帶左右無不治也

單懷遠有陽而東有冀懷之地河水之所衝也清源濁漳合流之地謂之衝  
漳河水之所浸也律河河水流溢平地皆水致功為難及河沙既治為功可施  
狀後單懷之地致有平治之功而無發弱之患以至于衝源前經是平地也  
都危讀與單懷一義蓋至是而冀州之主無不平矣

此記單懷衝漳之成功也河北諸州皆山陰至太行山盡地始乎漫而皆狀  
美謂之單懷遠績者水患云而治功可成也衝漳離水而蒙底績之文則特  
漳旁之地非指水也 漳東清濁二漳其南有大徑北流二漳東流漢注于  
河故總名衝漳單懷之地底績於基地以見水近衝漳之地底績於基水以  
見地

厥上水患既平則土復其常必須將其色性狀后可以教民稼穡而制其言  
莊故非冀州之土其色則白素潔而不雜也其性則懷柔軟而無硬也一州之  
土難不白而白者居多故以白壤名之  
教民稼穡因地制貢皆不可不先于辨土白其色也壤其性也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交河之西雍河  
之東豫河之北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  
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  
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 既載壺口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壺口山者河水北來  
南下之衝也于是經始治之以疏殺其勢  
焉禹治水之功之序皆自下流始究最下  
故所先雖最高故獨後禹自言即其用工  
之本末先决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  
者有所歸又濬吹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  
有所泄皆自  
下流始也

### 治梁及岐

呂梁孤岐二山河水之所經也繼治之以  
開河道則河水無不治矣

### 既修太原至于陽

其次莫大于汾太原則汾水之所出岳陽  
則汾水之所經于是因隄之功而修之修  
太原以濬其源修岳陽以  
導其流則汾水無不治矣

### 單懷底績至于衝漳

單懷平地也七之近河者也涼水出乎其西  
淇水出乎其東方淇水橫溢而平地致功  
為難今則已可有功而無卑濕沮洳之患  
至于橫漳之水其間凡以地名者亦無不  
底績焉河北流而漳東注則  
河縱而漳橫矣此地之平也

### 厥土惟白壤

柔而無塊曰壤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不  
可不先于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

賦則問出第二守其州之賦則居上為第一年而或地力年分不同難照常  
即是天子所自治場園田之類各有錢銀非其字田也賦高于田的等者  
地廣而人稠生之者衆也

### 厥賦惟上錯厥田惟中

色性既辨田賦可與賦既定其為第一等  
矣然地力不同年分不齊或雜出而為第  
二等也田則第五等也賦高于田者地廣  
而人稠也賦先于田者賦非盡出于田併  
與場園田漆林  
之類而征之也

###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恒山北谷東入滹水衛水出恒山  
靈壽東入滹泥河從者從其道也高平曰  
陸作者言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大  
陸地平而近河故其功成于田賦之後

### 島夷皮服

圻內之所貢已征于厥賦之中矣惟海島  
之夷以服皮來貢也

### 夾右碣石入于河

帝都三面距河皆可達河而至惟北方貢  
賦之來其地如漁陽上谷其水如滌濡滹  
易皆中高不與可通故必由北海入河自  
海而南則望碣石以接河濱由右而西  
轉則自碣石以達河口舟在左也石在右  
也轉屈之間視之若在于挾掖之右故曰  
夾右

### 濟河惟兖州

兖州之或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凡言據者  
蔭而過之也言距者未至其地但望之為  
表識也

天右即王畿在于蒲坂東南西南臨河真賦轉運都可直達惟北方一帶絕  
遠諸水皆阻于山不與河通故真賦之來必有北海入河南而西轉碣石之  
山在河口海濱正是他右轉灣的去處却是夾他在右邊的一版所以說夾  
右碣石入于河入河則連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冀州的事  
此記其自海入河之處帝都之地東西高三面距河其冀州實取轉運之利  
朝會之便餘州貢賦言遠河者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州亦言入河者為北  
境絕遠者言之夾掖也言其如在右掖也○按九州之次以水性下流當從  
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與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  
兖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  
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之地最高故在後也

濟河節此以下每州都標簡疆界所謂冀高山大川也為定兖州的境界東南  
跨過濟水西北直到大河這地方都屬兖州  
兖州濟水流其東南南蓋不止濟狀而外此無可書者河水經其西北西  
北蓋未至河狀而此內無可紀者註言至者至其處據者據其處雖者不  
及其處蓋為冀高山大川以紀綱一州或末盡其境而境內有大山川或已  
出其境而境外有大山川亦表之以為州境所謂東南者只是東南一隅非  
是東邊南邊西北做此是二至非四至也註云七州皆言二至是也

從是順其正道作是耕治也大陸當兩山斷處地勢平廣其上諸水鍾谷于  
此為穀河水流濶其間這二項成功最厚故紀于田賦之次  
島夷節賦內之地出賦已多故不制其貢獨有海島為夷一年進貢上用皮服  
一以示羈縻之義一以明不貢異物也  
畿內經貝以其為島夷故特紀之能蘇林經傳載其皮可以為服海島所產  
故進之天府島夷只是與州之邊人非外夷也青之來與徐之淮與皆與類



九河既道 兗州莫大于河九河其下流也自禹分其流而九之則經流行于中支流流行于外既順其道而水之流者治矣不惟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具木爭地也

雷夏既澤 其次莫大于濟雷夏濟水所鍾也水之奔潰者退則上有所歸下流有所洩既成其澤而水之止者治矣既澤向未為澤而今始為澤既濬向已為澤而今復舊也

淮汭會同 水自河出為淮汭出為沮淮入于沮七承夫淮而會同以趨于海則水之合者治矣

桑土既蠶是墜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以桑蠶則民之利興矣地高曰丘荒地多在卑下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則民之恬莫矣此可以驗土之平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樛厥木惟條 墳土木墳起也樛長條也交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如草木非宜至是或譯或條或天或喬而或漸包故于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而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言君天下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堯當河

九河既道 兗州莫大于河九河其下流也自禹分其流而九之則經流行于中支流流行于外既順其道而水之流者治矣不惟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具木爭地也

雷夏既澤 其次莫大于濟雷夏濟水所鍾也水之奔潰者退則上有所歸下流有所洩既成其澤而水之止者治矣既澤向未為澤而今始為澤既濬向已為澤而今復舊也

淮汭會同 水自河出為淮汭出為沮淮入于沮七承夫淮而會同以趨于海則水之合者治矣

桑土既蠶是墜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以桑蠶則民之利興矣地高曰丘荒地多在卑下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則民之恬莫矣此可以驗土之平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樛厥木惟條 墳土木墳起也樛長條也交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如草木非宜至是或譯或條或天或喬而或漸包故于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而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言君天下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堯當河

雷夏既澤 其次莫大于濟雷夏濟水所鍾也水之奔潰者退則上有所歸下流有所洩既成其澤而水之止者治矣既澤向未為澤而今始為澤既濬向已為澤而今復舊也

淮汭會同 水自河出為淮汭出為沮淮入于沮七承夫淮而會同以趨于海則水之合者治矣

桑土既蠶是墜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以桑蠶則民之利興矣地高曰丘荒地多在卑下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則民之恬莫矣此可以驗土之平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樛厥木惟條 墳土木墳起也樛長條也交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如草木非宜至是或譯或條或天或喬而或漸包故于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而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言君天下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堯當河

厥田惟中下 厥田惟中下則居天下為第一等其賦則最薄之正額為第九等不曰下下而曰貞者居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這地土且使不起科以待耕治

十有三年生理盡復然後使同他州辨納稅釐堯州當河下流後害尤劇令水患雖既平治而生理尚是艱難故特加寬恤聖人愛民之仁如此

土宜既辨故定其田賦不惟等之下抑且入之緩作是耕耘樹藝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後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緩之至十三年見聖人難為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言君天下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堯當河

是國之計亦不忘民之心也。賦之薄者見聖人經國取民義不容已仁寓于法之中入之緩者見聖人因地愛民義不容急仁溢于法之外

厥貢既高既定而賦之等又制貢物之宜兗州厥木惟條其樹多漆則使之貢漆桑土既養其地多絲則使之貢絲至于織成衣采的幣帛乃絲中之貴重者則又使之感于臣篚以入貢焉蒸漆所以制器用絲又所以備章服皆國用之不可闕者故因其所有而取之此言其貢篚亦貢中物非貢外又有篚也切不可以貢篚而平講凡幣帛之屬皆盛以篚非以其精也精如珠琳不入篚可見

浮于泗因濟漆二水皆可通河故定兗州之貢道或去濟水近便的則浮舟于濟以達于河或去泗水近便的則浮舟于泗以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此言其貢賦之遺深為河之支流濟則入河或浮濟或浮深送所便也水中行紅白浮因水入水曰

海岱即這是兗州的境界禹既分于青州遂定其境界東北跨大海西北到泰山這地方都屬青州岱即泰山青州乃形勝富強之地史謂秦得自二齊得十二即青州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今之遼東可見青州跨海為境

嶠夷既嶠夷在青州極東迤邐大海地方最遠施功為難今水患去可以止疆界畫清塗其地皆已經營矣遠地如此則近者可知是青州之士先不平也嶠夷東嶠曰出之地即堯典所記嶠夷不曰既作底績而曰既略者始經略為之封畛也不可遽以廬舍之類講此記土之平也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嶠夷為青州之界之地先預于滌淮故先言之

滌淮即出箕塗者滌水也出原山者滌水也二水向營泛溢今則滌水入海滌水入濟各循其故道是青州之水無不平矣青州地雖卑下然去海甚近水易滌登又不當氣流之衝故用功簡省于他州如此其道者汎濫既去水自得其故道得言滌滌者此非無餘功也此記水之平

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能盡去土廣人稀生理鮮少必俾治十有三載然後九等之賦同他州以上貢焉是經國取民者義也既薄其賦而緩其期者仁溢平義也

###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于上也。兗地宜漆宜桑厥木惟條而漆有所生矣桑土既蠶而絲有所出矣故貢漆以飾器貢絲以為服若絲之美織而文者錦綺之屬也則盛以篚篚而貢焉是兗之貢者因其所宜而貴其所重也

### 浮于濟漂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因水入水曰達兗之東南據濟而濟者經于河者也死之西北距河而漂者河之支流也二水不同均之與河道者故貢賦之來便濟者浮濟以達河便漂者浮漂以達河其流皆逆也達河則達帝都矣

###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也泰山也凡言至者盡其地而後止也

### 嶠夷既略

略者可以溝塗封植而盡規畫之宜也則即遠可以觀近而瑯琊之左右皆樂土矣

### 滌淮其道

滌水出瑯琊北至都昌入海滌水出原山東至博昌入濟既道者禹之導道也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則由小可以見大而濟汶之上下皆安流矣河濟下流

厥貢即為辨青州之土有二樣在平地則其色潔白其性墳起在海濱則一望  
廣闊又斥鹵而鹹先辨其土宜而后可定貢賦也  
廣是廣闊斥是斥鹵其土味鹹可以煎鹽上句辨一州之土下句辨一方之  
土以白墳為平地之土故可則壤以定田賦以廣斥為海濱之土故可因土  
而貢其海物也

厥田即青州田居上下較之九州為第三等賦居上較之九州為第四等

厥貢即為定青州之貢有一州通出的有各處所產的如鹽與蟹并雜出  
海物皆服食器等皆與通一州之貢也崇山之谷所出有絲與漆可以為衣  
服又有鉛與松木怪石可以為器織屋宇藥心民之收放去度出那小桑之絲  
最是堅韌可為琴瑟之絃管第之用則咸于管籥以入貢此隨地所出之貢也  
藍緇海物通州所出也管吹以下各地所出也萊菔菜菔言作收因萊菔河以  
作牧而右有蟹絲也青州貢物皆服食器用之不可缺者聖人制為常貢死  
異物也又貢物不以精粗為叙而以多寡為叙青州藍緇多故居于先他州  
後此

浮于河通于濟之貢道以汶水去洛最近而濟水與河相通則使浮舟于汶  
由西南達于濟達濟則達河而帝都可至矣不言達河者因前兗州已言浮于  
濟達于河故也以上都是經理青州的軍事  
淮瀆二水不通河惟汶水出于原山之陽西南入濟濟流于河連河故一州  
之貢道皆取汶也青州貢賦之貢因小水而入于大水如此

海岱即定徐州的境界禹既分于徐州遂定其境東有大海則至于海  
北有岱則至于岱南有淮則至于淮這地方都屬徐州  
七州皆二至此稱載二也者蓋止說海岱便與前青州相同止說淮海便與  
前揚州相同故云海岱及淮

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  
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淮瀆二水  
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止  
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州之土。其在平地。則色白而性墳。其在  
海濱。則廣漠而斥鹵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等賦  
第四等也。

厥貢鹽繡。海物惟錯。岱畎絲栗。鉛松怪石。萊

夷作牧。厥篚魚鱉。

鹽斥地所出。繡細葛也。錯雜也。言非一種  
也。鹽繡可以為服。食海物可以供燕享。此

貢之出于通州者也。至于絲栗。可以為衣  
服。鉛可以為器。用松可以備棟宇。怪石亦  
可以為器。用之飾。惟岱所出者。善則使  
之貢焉。萊山之夷。以畜牧為生。今水患去  
而地可牧。放山桑之絲。其堅韌異常。可以  
中琴瑟之絃。供繒帛之用者。則盛之以筐  
篚而貢焉。此貢之出于各  
方者。以此地所產為良也。

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之貢。將假道于淮瀆。則阻于入海之  
遠。將直入于河流。則隔于濟水之濱。惟汶  
水出原山之陽。而西南入濟。比水出汶水  
之派。而東北入河者也。故浮舟于汶。則以  
漸而西。而濟可達矣。惟達于  
濟。則自南而北。而河可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

書經卷二 夏書

淮沂二水徐州之淮沂為大往時多泥濘運流自禹功既施則淮入于海沂入于泗而二水皆得其治矣至于蒙羽二山向為淮沂所包今水患既去地利可與皆得以此種統矣淮沂治則凡水之流者可蒙羽統則凡地之高者可淮水發源于胎簪山至桐柏而始大濶豫之境而于此書又者淮至徐而大為害喜得治故記之淮入而八海凡為川者可知沂又而八泗凡為浸者可知蒙羽二山之高者羽山也平者凡山言統亦因山以表地也上句是記水之流者下句是記水之止者先淮后沂先大而后小也先蒙羽后沂先高而后下也蓋沂非不大羽非不高比于淮蒙則卑小耳雖曰相因皆有二夫非謂淮沂又而蒙羽便享無窮之利也大抵禹貢書法實疏鑿者雖小必記無從勞者雖大亦畧

大野二山徐州之澤有大野是濟水橫絕的去蒙羽時不免潰決自禹功既施于是大野始能容受眾流有蓄有洩而此猶參至于東原之地是大野環抱的去處為濟水所經今則水患既去而已底于平矣大野猶則凡水之止者可知東原平則凡地之平者可知于此見徐州水土無不平治也水蓄而復流為豬濟水至東原分流入大野澤是為濟之所絕其所聚者大矣東原東平國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在於濟東故也底平者水退而底于平上句是水之止者下句是地之平者二者所以志濟也

厥土赤墳墳草漑包亦解而廷長包而叢生矣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書經卷之二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楊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界始別矣

淮沂其乂

淮水出胎簪山沂水出艾山又治也淮東入于海沂西南入于泗而水之流者治矣川莫大于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知也浸莫大于沂沂又則自沐而下凡為浸者可知也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乃淮沂之下流也淮沂又而後二山已可種藝事之相因者也則土之高者治矣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為濟水之所絕其所聚者大矣水蓄而復流曰豬則水之止者治矣

東原既平

東原在濟水之東濟平而沮如盡去則地之平者治矣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者也

厥土赤墳墳草漑包

墳黏賦也色赤而性墳墳則土宜辨矣漑進長也包叢生也則物性遂矣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書經卷之二

厥貢御禹定徐州之貢物有一州通出的又有各處所產的如土有五色者可  
以建大社封諸侯則制以為貢此一州之所出者也如羽山之谷出五色的雉  
鳥其羽可以為旌旄嶧山之南出向陽特生的桐樹其材可以為琴瑟泗水之  
傍流出的石制之為磬可以為樂器淮夷之地有蠙珠及魚可以為服飾而供  
祭祀這凡處所有都着他八貢至于玄色之幣可以為冠及齊祭之服黑經白  
緯之織純白之縞可以為去山即吉之服亦淮夷之所產者又使之盛于筐篚  
而入貢焉此皆隨地所出者

此言徐州之貢也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為貢建大  
社則用以為壇建諸侯則用以為土封以五方配五色夏翟雉之德名其  
羽毛五色皆倫可以為旌旄及齊祭所用之飾桐以孤生向日者為良白泗  
濱言在水旁曰浮言水中見石淮夷徐州境內之雉非外夷也蠙珠暨魚  
所以為服飾之用玄之用有三以之為祭所以祭以之為端所以齊也以之  
為冠所以為首服也織者黑經白緯以為禮服縞者白緯以為祥服也  
蓋遠是通州所貢不可只帶淮夷嶧陽至未以禮樂立社

浮于淮御禹定徐州之貢遺必先浮舟于淮由淮以入于泗自泗而上則或  
泝水以達河或由濟水以達河而帝都至矣以上都是經理徐州的事  
此是二道貢賦之來各從其便淮與泗相連故自淮達泗惟一道泗與河不

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或由淮以達河是東路蓋離出于河而入于泗由泗  
而入離由淮而達河此一道也或由濟以達河是西路蓋濟入河而南出泗  
則至大野而受濟之合自泗之上源以溯濟而南而達河又一道也

淮海卽這是定揚州的境界禹既分了揚州遂定其境界北面至淮東南三面  
直到大海這地方都屬揚州

彭蠡二節彭蠡蓄眾水之流跨三川之地性時此濫于治最難今禹功既施乃  
能停蓄而且流通不復有積決之患其水豈以滂亦皆底平于是隨陽之雁都  
序其所復止而各遂其性矣  
日行南陸屬向南飛日行北陸屬向北飛隨日而遷故曰陽鳥攸于彭蠡  
之者陽鳥之所宜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  
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織縞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  
貢以為建社土封之用也羽畎羽山之谷  
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可以為禮器  
嶧山之陽有特生之桐其材中瑟瑟與泗  
水之濱石露可以成磬皆可以為樂器淮  
夷之蠙珠及魚可以為服飾祭祀之用者  
也赤黑之幣謂玄齊祭首服之所用黑經  
白緯之織白素之縞皆禮也去凶即吉之  
所服亦淮夷入篚而貢焉惟土五色貢之  
出于一州者也自夏翟而下各因其地利  
之良材物之美則貢  
之出于各方者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與泗相連故曰淮達泗惟一道泗與河  
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蓋泗之西流有  
灘水灘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便灘者則  
自泗由灘以達河焉泗之上源有沛水沛  
入于河而合于泗者也便沛者則自泗由  
沛以達河焉皆溯流而上者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  
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

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東江西諸  
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其所聚  
者廣矣既豬者眾水已有  
所容餘波又有所洩也

陽鳥攸居

陽鳥攸居

三江既入震澤納三吳之水而三江在其下流往時三江未嘗既通所以震澤之水不能安自禹功既施則三江之水都順流入海而時其時歸于震澤之水亦有時蓄戕至于安之而不復震澤矣蓋揚州之水西莫大于彭蠡東莫大于震澤今二水既治則衆水可知故特舉此以見揚州之成功也

松江下七十里分流趨于東北者為葦江趨于東南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也既入謂入于海也震澤其水震蕩而難定故名彭蠡之水不納則今江兩江東諸州之水為揚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為揚南偏之患揚雖此邊淮而于徐已書大雖中貫以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州之成功○三江在今蘇州松江府地方葦江與吳松江即三江之二惟東江不可考震澤即太湖復橫二百八十餘里跨蘇州府吳縣常州府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浙江湖州府烏程長興二縣其西北則有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宜興百濟以下其西南則有苕霅諸水由湖州七十二港以入而西以入海者惟吳淞江一路而已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緩此東南所以多水患也誠得而濬治吳淞江使上有所承下有所泄且于內地疏濬支河又使得以容受而厚萊圩岸不使易崩則患可去利可興矣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膏泥  
篠簜既敷揚州水土既平由是物得遂其生而土性為可辨篠簜者竹布而而發生其草則天而長盛其木則為狀而高峻其地卑濕故其土皆膏泥不言色者其色雜也

箭竹曰篠大竹曰簜天是少長喬是高大徐惟志草木此又別出篠簜者東南之竹箭尤美兖州言厥草惟夭厥木惟條此變文言天喬者南方地煖故草皆少長而木多上疎塗泥非如黃白之美色壤墳之美性也充徐草木皆居厥土之下此先言草木者揚土塗泥有不盡狀者也

厥田卽揚州之土塗泥地最瘠薄故其田則居下為第九等其所出之賦則居下上為第七等間或年分不同人進上第六以其人功漸修故也  
下土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上錯也揚州江湖之區下濕之地其土塗泥而其田反居第九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旱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宜他種故第為最下也

厥貢卽禹制揚州之貢有常年進納的有暫時取用的如金銀銅鐵三樣可以資國用琤琕似玉之石可以為祀器篠簜竹可以為樂之管牙之管牙之齒摩兒之草可以為車甲鳥羽獸毛可以飾旌旄大木可以備棟宇器械都是一州所有的故制以為一州之貢若海島之民所貢是織成的草服咸于筐筐是織成貝文的美錦這惟島夷所有故制以為一方之貢凡此皆常歲之貢也至于貢物中用包裹的則有櫛有袖狀非歲貢之常必待朝廷有祭祀宴享之事錫與詔命索取方纔貢來初不以口腹之故煩勞百姓此暫時之貢也惟金至織貝常貢也厥包向不常貢也惟木以上通一州之貢也島夷二句一方之貢也此卽見聖人重服用而不以異物奉已謹食物而不以口腹累人仁之至義之盡也

隨陽之鳥生息于彭蠡者也洲渚既平故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彭蠡之豬于此益驗也

三江既入

三江松江婁江東江其勢多潰而不寧惟彭蠡豬則朝宗之勢安而望海以為赴水之流者孰非因彭蠡之治而治乎

震澤底定

震澤大湖也在三江之上其澤多震而難定惟彭蠡豬則震蕩之患息若有所翁受而底于定矣水之止者孰非因彭蠡之治而治乎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膏泥

篠簜既敷大竹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天喬高也此言水患去而植物遂其性也塗泥水泉濕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上下錯

田第九等土性惡也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人工修也

厥貢惟金三品琤琕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櫛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可以為國用琤琕玉石名可以為禮器篠簜之材中于矢之箭蕩之林中於樂之管齒莖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卉葛藟之屬織貝錫名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于篚焉此歲貢之常也

治于宜為定揚州之貢道起初沿江而下入于大海又自海而達于淮由淮而達于泗由是或由灘以達河或由濟以達河而帝都可至矣以上都是經理揚州的事

順流曰沿逆流曰汴江自靜海入海淮自淮浦入海皆通于海故貢道由江順流而入海由海入于淮泗則逆流也達河見徐州充言浮于濟源達于河故言浮于波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治于江海達于淮泗皆蒙上文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由江以入海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泇溝築堤壅水以行舟與晉會黃池後江淮始通今儀隴三壩是也其實江北淮南地高于水雖則通道原未合流孟子謂高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指所通之水以為禹迹耳

荆及衡是定荆州的疆界為既分了荆州遂定其境界北抵荆山南盡衡山之陽這地方都屬荆州不言衡山而必言衡陽者見荆州之南境不但是于衡山而且包乎山之南也  
衡即南嶽其山最大在南无後踰之者故舉此以表南境所至也

江漢出出于岷山者江也至大別而會于漢出于嶓冢者漢也至大別而會于江其勢愈大為既因其勢而導之由是二水順流東下望海而逝无復滯滯就似諸侯往宗廟朝見的一般荆州去海尚遠而遙言朝宗于海者以禹功既施知其勢可必至也  
宗尊也諸侯見天子之祀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

似諸侯歸于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江漢何書于荆州者二水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于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無所洩雖未入海而實有奔趨之意重合流上江漢一州之大水下文皆所以志江漢也

九江即九江乃江水之所經也江漢既治于是九江之水各順其流而合于洞庭水道其時其正而无橫決之患矣  
此治江漢所經之水九江元淑有澤資湘也其源分為九故名九江其源會聚自唐方八百里名曰洞庭湖孔是甚殷是正也九江孔殷由于江漢朝宗

此治江漢之支流也自江出者為沱自漢出者為潛既道亦本江漢朝宗系道而無逆流之患矣

雲土之澤荆州有雲土之澤澤者水未平雲土之間都被澤浸今水患既去雲澤相近之地雖未可耕治已都見了乾土雲澤相近之地都可耕治不但土見而已蓋雲澤地卑水落稍遲故人三晚夢澤地高水落在先故人二早也此記江漢所近之地雲地卑而夢高故有土作人之分曰見土則其害漸去曰作人則其利已興亦本江漢治說

小曰楸大曰柚可以供祭祀燕賓客之用必包裹以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

### 治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之南有大海而江處于海之上北有長淮而泗接乎淮之源故貢賦之來自江以入于海順流而下也自海而上溯于淮自淮又溯于泗泗則或由灘或由泆以達河是逆流而上也

###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

### 江漢朝宗于海

諸侯朝見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江漢發源于梁合流于荆雖去海尚遠然水道

已安而無旁趨橫決之患江至東陵而會于漢漢至大別而入于江其勢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江漢之所經也故江漢治而水道其得其正也

###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此荆州江漢之別流也故江漢治而亦既得其道也

### 雲土夢澤

雲之澤跨江南其地勢宜卑水落後而人工勝故近澤之地雖未可耕治而已見其土矣夢之澤跨江北其地勢宜高水落先而人工早故近澤之地不但見土而已可

厥土惟荆州土性塗泥與揚州同所以田之等第只高揚州一等而其賦乃出第三等者以其地方既闊而人工又修也

厥貢惟荆州之貢有羽毛可以為旌旄有齒革可以成車中有金銀銅三品之金可以充國用有柁木之漆可以供武備有栝木可以修棟宇蓋賦之用有石之粗者曰礪有石之細者曰珉可以為磨礪之用有骨可以為矢鏃之用有丹砂可以為彩色之用皆制以為貢也何竹之堅者曰園籬有木曰栝皆可以為天也此三邦之所產則令津其有名者而貢焉蓋所以供祭祀而酒之用乃祀神之物也包而又匣之以貢易致散也又有玄纁之色之管及珠玢組纁可以為服飾者則入之于龜馬至于九江所出大龜可以占卜若偶得之即納與朝廷以其物不常有故不制為常貢也  
荆貢器與揚同錫利金錫利丹銀蓋車所產不無優劣故各以所善者為先也柁木可作舟楫故曰柁輪栝栝所施者多故不言用揚言惟木多不勝其名也荆木名之貢止于此也不曰三邦園籬栝而曰園籬栝三邦所以別菁茅等物非三邦之貢也納錫是納與朝廷厥貢至積組常貢也納錫句不常貢也惟園籬栝二句以成備言因地而取其良也包匭菁茅以祀事言因物而致其敬也納錫一以見其非常一以見其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  
浮于江沱之貢道先浮舟于江沱以入潛漢之水與洛水不通又從陸路過于洛狀後由洛而至于南河達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荆州的事  
逾是過凡水路不通陸路便曰逾焉貢之記貢道者如記二水曰浮于淮曰非謂近兩之地必由淮入河也必荆州近于漢者則徑舟于漢不必沿江而入漢也近于洛者則徑舟于洛而一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沱自葦容縣出于江入于洛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途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途也河在梁州之南故曰南河自荆至帝中則還陽豫州  
荆河即這定豫州的境界而說分于豫州遂定其境界而西至荆山北至大河這地方都屬豫州  
豫于九州為中土在異河之南一抵南條荆山荆豫皆以荆山為界其南為荆州其北為豫州

耕治矣此江漢治而土盡平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第三等者地潤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輪栝栝礪砥磬

丹惟園籬栝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

玄纁玼組九江納錫大龜

羽毛齒革以物貢也而車甲旌旄有所資矣金之三品以貨貢也而國計軍儲有所資矣柁栝栝之三木以材貢也而舟楫棟宇器械有所資矣砥細而礪粗可資利器者也石中矢鏃之用者也丹丹砂可備畫繪園籬竹名栝木名皆可以為矢戎事

貴精必致貢于三邦之有名者所以取其良也菁茅有刺而三春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璣珠不圓者玄纁絳色幣也組綬類可以供祭祀服飾之用者故亦盛之于篚焉若國之守龜尺有二寸所以斷國家之大疑者雖九江所有然不可常得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而不為常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

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首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流或自江沱或自潛漢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豈之南河也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臨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岷嶓龜岷山乃江水之源岷家山乃漢水之源自禹功既施于是氾濫之患盡去而稼穡之功可與二山之間其地皆可種稼岷嶓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此志江漢之源重在江漢非重在岷嶓也高梁江漢源此二山

沱潛既道乃江之別流潛乃漢之別流兩都加濬治于是二水各有壅壅或入于江或入于漢而不順其道焉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此志江漢之流重在江漢非重在沱潛也蓋沱潛意亦不可缺沱潛二水是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與荆川不同梁州之沱有二其一曰志在蜀與非將西流入江其一曰志在蜀與非將江漢東流入江潛水曰志在巴蜀與非將西南流入江

蔡蒙即蔡蒙二山之河沫水經流其勢漂疾向崇為患今水土既平于是遂行蔡蒙之禮焉二山平則凡土之高者無不治矣此志沫水也蔡蒙二山沫水經其間禹之施功為多蔡山曰蔡獨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于梁雍以見諸州之山皆有祭也又獨于蔡蒙而岐言之者梁之功終于蔡蒙雍之功終于制岐也蔡蒙依則岷嶓可知制岐依則終南以下可知

和夷即和夷平地而險趨向以水患難于成功今則可以經略可以耕治而六致有功績焉和夷底績則凡地之平者無不治矣

厥土即言梁州之土其色青黑不言性者其性雖也黎字非做黎字

厥田即梁州之田居下上為第七等其賦本居下中為第八等則歲一年進而為第七等則又一年降而為第九等共為三等蓋地方之學薄不同而于賦之也西亦以顯所以隨時制賦不廢之為常也

厥貢即其貢言之有五釜焉供樂用也有桑鐵焉供器用也有白金焉供國用也有銅鐵焉供器用也有石絮焉供矢用也有石漆焉供漆用也梁州山林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其虎織之可以為裘其皮製之可以為裘供服用也奇制以為奇焉

梁州之域東距孳山之南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

岷山江水所出岷家漢水所出川源既溢水去不滯而其山已可種藝也則江漢之上源治矣

沱潛既道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與荆川不同梁州之沱有二其一曰志在蜀與非將西流入江其一曰志在蜀與非將江漢東流入江潛水曰志在巴蜀與非將西南流入江

蔡蒙旅平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沫水經其間水脈漂疾被害尤甚禹為用功多也蔡山曰旅平者治

功畢而旅祭上之高者治矣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也地之卑者治矣

厥土青黎

黎黑也土不言質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也

厥貢珍鐵銀鏤器犀兕狐狸織皮

珍玉器鐵鏤器犀兕狐狸織皮可以刻鏤者也梁州多山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

西傾。梁州貢道其可以達河者。固不必言。乃若西南境之遠者。則何如西傾。山之南。桓水出焉。桓水而東。由桓而浮于潛。與潛不通。遂舍舟登陸。而逾于河。由河而渡。而後入于渭。之水入于河也。由渭而橫截。渡河。冀州在河東。故必過河。以達帝都也。以上都是經理梁州的事。

此專為梁州西境。從遠者言之。其餘可以達河者。在而不書。豈截渡河。曰。亂。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潛。水潛。即潛。既道之。潛。自潛。迤。而。至于。晉。界。有。樣。枝。津。之。阻。由。陸。而。南。登。正。穴。而。進。以。接。河。即。漢。河。此。所。謂。逾。于。河。也。河。潛。不。通。而。乘。水。通。河。斜。水。通。潛。斜。之。間。又。絕。水。百。餘。里。故。歷。漢。川。而。至于。褒。水。乃。通。葭。萌。而。至于。嶺。之。南。漢。乃。灌。于。斜。川。屈。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之。徑。道。河。故。絕。流。而。渡。也。

黑水。即。這。是。定。雍。州。的。境。界。為。既。分。了。雍。州。遂。定。其。界。而。西。轉。過。黑。水。東。而。抵。西。河。這。地。方。都。屬。雍。州。

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梁。州。之。境。先。華。陽。而。後。黑。水。後。梁。遂。雍。州。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逾。黑。水。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也。西。南。積。高。曰。雍。州。得。名。以。此。

弱水。弱水。微弱。不能載。而且。西流。此水之異。常者。禹。因。其。性。而。乘。之。于。是。順。其。故。道。西。入。流。沙。而。不。復。為。雍。州。之。患。矣。一。弱水。之。受。者。既。西。非。禹。使。之。西。也。因。彼。西。流。故。順。而。乘。之。至。于。合。黎。入。于。流。沙。要。明。白。

涇。屬。三。澗。出。于。南。谷。山。者。渭。水。也。出。于。峽。頭。山。者。涇。水。也。出。于。瑤。溝。者。洧。水。也。雍。州。之。水。莫。大。于。渭。禹。疏。導。渭。之。功。于。是。流。澁。悉。平。而。眾。流。俱。順。涇。水。西。至。涇。州。受。內。水。南。至。高。陵。入。渭。是。涇。水。上。屬。于。河。下。屬。于。渭。彼。此。既。合。而。無。散。漫。矣。漆。水。與。沮。水。自。葭。萌。合。流。至。朝。邑。入。渭。是。漆。沮。二。水。既。歸。于。渭。小。大。相。送。而。無。橫。流。矣。出。于。終。南。山。者。澧。水。也。澧。水。至。咸。陽。入。渭。是。澧。水。亦。會。于。渭。並。流。而。同。歸。矣。澧。水。內。漆。沮。皆。注。于。渭。而。渭。又。入。于。河。則。雍。州。之。水。無。不。治。矣。涇。水。流。其。中。南。連。渭。水。西。連。洧。水。故。曰。涇。屬。渭。洧。是。歸。澧。同。是。會。同。三。條。皆。主。謂。說。如。伊。洛。澧。澗。入。于。河。也。

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

西傾。因。桓。是。乘。浮。于。潛。逾。于。河。入。于。渭。儻。于。河。

西傾。山。各。西。傾。之。南。桓。水。出。焉。桓。水。潛。通。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即。潛。水。也。潛。與。河。不。通。又。自。西。漢。迤。流。而。屈。于。晉。界。阻。樣。枝。津。南。歷。關。北。迤。邐。而。接。漢。河。七。與。河。又。不。通。又。歷。漢。川。而。至于。褒。水。逾。褒。而。暨。于。嶺。之。南。漢。灌。于。斜。川。屈。于。武功。而。北。入。渭。至。渭。則。可以。絕。河。而。渡。矣。故。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接。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王。冀。稱。而。言。也。

弱水。既。西。

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漫。無。功。不。能。負。芥。故。名。曰。弱。既。西。者。順。其。勢。而。導。之。西。流。也。此。水。之。變。者。異。其。流。也。

涇。屬。渭。內。

涇。水。出。峽。頭。山。東。至。陽。陵。入。渭。七。水。出。南。谷。山。東。至。司。空。入。河。洧。水。出。瑤。溝。敷。東。入。涇。七。水。上。承。洧。下。達。渭。是。涇。水。連。屬。渭。內。二。水。也。涇。在。中。故。曰。屬。其。實。納。涇。洧。者。渭。也。

漆。沮。既。從。

漆。水。出。同。官。沮。水。出。道。路。二。水。合。流。于。華。原。至。朝。邑。而。咸。趨。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于。渭。也。以。漆。沮。小。而。渭。大。故。如。小。之。從。大。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山在懷德岐山在美陽終南惇物皆在武功鳥鼠在首陽舉三山而不言治者蒙既旅之文也地之高者平矣

原隰既殖。于豬野。  
原隰即雍州水患既息于是原隰之地已致平成之功又直至于豬野其間一帶之地都與原隰一般則雍州之下土無不平矣地之廣平者為原下濕者為隰此言治水成功自高而下也

三危既宅。三苗既叙。  
三危即雍州不特近地原隰難速如三危其地亦無水患可以居止三苗之裔于此地者既已安居樂業亦皆格心向化而大有功叙則雍州之遠土無不平矣  
三危既宅地之遠者詩其平三苗既叙人之頑者從其化有相同意也聖人黜惡以遠為罰經理則不以遠為罰宅是豈慮舍之擇場叙是廷善改過革其凶頑

厥土惟黃壤。  
厥土即土以黃為正色壤為常性今雍州之上色黃而性壤土之最美者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厥田即雍州土惟其得色性之正故其田居上上為第一等但地狹而人功少故其賦只居下下為第六等

厥貢惟球琳琅玕。  
厥貢即雍州所產的有球琳玉之美者也可為珪璋之用有琅玕石之美似珠者也可為冠冕之飾故制以為貢焉  
得于雍州貢道有二其西北流河見于積石經流于龍門故貢賦之來則得于積石之河此行東轉南向至于龍門入冀州之西河直達帝都其兩南境渭入于河漆沮自北注于渭涇水東注于渭澧水自南注于渭故貢賦之來或由于涇涇或由于漆沮皆會於渭水之北焉至渭北則可以達帝都各從其便

灃水攸同

灃水出終南山東至咸陽入渭同者同于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至渭而言也此言水之常音同其流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山在懷德岐山在美陽終南惇物皆在武功鳥鼠在首陽舉三山而不言治者蒙既旅之文也地之高者平矣

原隰既殖于豬野

原隰即雍州水患既息于是原隰之地已致平成之功又直至于豬野其間一帶之地都與原隰一般則雍州之下土無不平矣地之廣平者為原下濕者為隰此言治水成功自高而下也

三危既宅三苗既叙

三危山名即窺三苗之地三苗之窟在洪水未平之先及是三危既宅可居三苗于是大有功叙首弱水終三危極其遠而言之也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物得其常性者最貴故其田非他州可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可為珪璋之用琅玕石之似珠者可為冠冕之飾

浮積石至龍門西河會于渭泐也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乃河所經也會于渭泐蓋水北曰渭之北也與上渭泐不同且城之東或由漆沮或由涇渭皆會于渭水之北而河之北也積石非北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在古為通舟轉輸之道唐虞殷紂皆于朔南故與之北陪遠出河外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并秦之秦楚劉項之際漢為匈奴所據漢武帝開朔方漢人謂之北河唐即其地築三受降城宋時為西夏所據河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以一賜之地能抗禦中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時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為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為唐虞之故疆也蔡氏引刑恕之秦楚積石至龍門三千里難以通舟以後世之迹實之乎經多所不合况神禹填川河實著其道終所結明若指掌現此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曰渭河積石至于龍門曰渭河至豈非河通流至于龍門之驗耶曰浮曰至豈非舟通行至于龍門之驗耶

鐵皮與高治雍州成功不但本州有球琳琅玕之寶而已歐有皮製之為裘可以為履寒之備數有毛織之為衣可以為溫暖之需首此者其國曰崑崙曰折支曰渠搜這三國本是西方戎落今已順服我中國之化與三國同其氣矣高功所及其遠如此以上都是經理雍州的事

此見不惟成功著于中國而且餘功及于外夷這三國都在西番地而所以經謂之西戎此條銷關當在厥貢條下

導山通這一節記高漢北條大河北境諸山乃河濟兩派大水分出入的去處故禹先經雍州山導山及岐山又東至于荆山無不施功則其間不但河之經于雍州者無不經導山而渭水之入河涇灃漆沮沂沭之入渭皆有次第矣雍州功畢而乃通于龍門之西河到雍州地方自北而南治壺口所以統河勢

也又南而至雷首以至于太岳為汾水西經又自南而東底柱析城以至于王屋為濟水所出者亦因而治之又自東而北治太行恒山以至于碣石水勢至此都入于海則其間不但河濟順流而汾潁漳沁恒衛等水皆有歸向矣為道大河北境諸山其施功之序如此

此下四條皆是記禹導山的事上而九州中雖已具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後上理出所治山川首尾其山川之見于九州者經也見于后漢山水各條者緯也雖有導山導水之異其實隨山本為治水故以導為文蓋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水之勢未有不同于山者江在南河在北分為二又于二之中又分為北條大河之北境大河之南境南條江漢之北境江漢之南境論微勢則先北而南論橫勢則皆自西而東此一節導大河北境之山也嶧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禹導山始此至岐至荆而渭之入河灃漆沮沂之入渭皆在河經矣逾字稍指言不可以通河入海對逾龍門之西河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而入而壺口當其衝治之所以殺河勢也雷首山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克都在焉其岳汾水所經底柱山大河中有石如柱世傳禹鑿山為二門以通之新城山小峰四面如城王屋小山狀如屋濟水所出太行連亘數州為北番以接恒嶽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恒山即北嶽碣石山正當河水入海之處史臣歷敘眾山而繼之以入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海也大抵此節自導嶧及岐至于荆山者是記其自西而東也自壺口雷首至于太岳者是記其自北而南也自底柱析城至于王屋者是記其自南而東也自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是記其自東而北也謂之及者以其相距最近也謂之至者以其相去之遠也

浮積石至龍門西河會于渭泐

積石在羌中龍門山在夏陽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龍門以達西河其西南境則或浮灃澤或浮漆沮而同會于渭泐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

織皮與渠折支渠搜西戎即叙

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渠搜近朔方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上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也故附于末

導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

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

石入于海

上言九州之成功下摠言導山導水以見九州山川之脈絡而施功有次第也此處北條大河北境之山所以為潁河濟之經始也嶧岐荆皆雍州山壺口雷首以至碣石皆冀州山也始自雍州導嶧岐以至荆山然荆與壺口所隔者河也自荆山而過于河則自雍而之冀矣故時于冀之西河者有壺口雷首以至太岳而凡上下于龍門者無不導之山也時于冀之南河者有底柱析城以至王屋而凡左右于孟津者無不導之山也時于冀之東河者有太行恒山以至碣石而凡大陸九河之間無不導之山也導二州之諸山則知河濟之勢入于海而潁河濟之功可施矣凡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水之勢未有不由于山必隨山以殺其勢則川流故迹可求是導山

西傾即這一節記禹導北條大河南境諸山乃謂伊洛淮諸水所出之去處故禹從雍州西傾山導起東應朱圍鳥鼠又轉而之南以至子太華則凡恒衛等水出入于諸山者皆治矣雍州之功既畢由是到豫州地方自熊耳道起東悉外方桐栢又轉而之南以至于陪尾則凡伊洛淮等水出入于諸山者可治矣禹導大河南境之山其施功之序如此

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也不言導者豈道所之至嶧家乃更言西界而條北條之別也西傾至太華皆雍州山熊耳至陪尾皆豫州山三川之脈絡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導大河之北境故自維而盡于東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維而盡于南之東南西傾山乃恒水所出鳥鼠山乃渭水所經太華山即四岳以西有少華山故此以太為名熊耳山洛水所經與嶧洛節不同外方山即中岳嵩山乃伊水所經桐栢山乃淮水所出凡舉山名皆為治水故老學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也

導嶧即這一節是記禹導南條北境之山漢水發源于梁州之嶧家山經流于荆山之荆山內方諸山至大別而入江禹則導嶧家山以導其源至于荆山內方引其流則漢水于是入江矣其施功于南條北境者如此

岷山即這一節是記禹導南條南境之山乃治江水的事江水發源于岷山自岷山以下直流至東南數千里衡山九江敷淺原皆江水所經故禹從岷山之陽至于衡山以通江水之上流又渡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以通江水之下流上下通流無滯而順其趨海之勢矣其施功于南條南境者如此以上都是導山的事

此導南條南境之山也江發源于岷山而衡山在其上流九江會諸水與江相連為江水之經始也敷淺原即廬山其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與衡山俱為江之下流自岷山導之至此其勢自快順流入海矣此節包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彭蠡既諸事不言導者豈蒙上文地前論于河與此過九江皆指禹言

導弱水即這一節是記禹導弱水的事凡水皆能載而東流惟弱水得弱而西流禹順其性而導之至于合黎其餘波而入于流沙而弱水治矣

此下九條皆是記禹導水的事大意亦自此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西瀆曰江淮河濟瀆皆以其獨遠于海也西瀆江河為大河在此故先言河其次則江淮皆發源自西經中國以入海故次漢次江漢先于江者漢在江

實濟川之經始也雍當河北諸山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山入海之終故隨山治水必始于雍而終於冀焉且山川皆源于西治之必順其勢皆自西北而東南也

西傾朱圍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此隨北條大河南境之山所以為濟伊洛淮渭之經始也西傾朱圍鳥鼠太華雍州山熊耳外方桐栢陪尾豫州山也西傾以至太華渭水之所經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栢經陪尾不言導者豈導嶧之文也

導嶧家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此隨南條江漢北境之山所以為漢水之經始也嶧家即梁州之嶧山也漢水之所出荆山內方大別皆荆州山也漢水之所經導之而漢水之源流順矣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隨南條江漢南境之山所以為濟江水之經始也岷山在梁州江水之所出衡山敷淺原在荆州江水之所經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梓嶺經表琦之地至德安而為敷淺原一支之間湘水割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故必過九江也導之而江水之源流順矣以上曰至曰過皆指禹言衡山即斬山敷淺原即廬山其山雖高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雜居故有此名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濟川之功自導山始故導水次于導山也合黎山名流沙其沙隨風上下故曰流沙

北也濟發源河北起河而南達于海源經于江漢故次濟次淮謂之入河  
故后言之○按漢山漢水只是一事真山以記高行之次第所謂至于其者  
高所至也漢水以記水行之次第所謂至于其者水所至也  
漢水出雍州之西冷關山而南入于南海為雅梁二州之西黑水解見梁  
州三危解見雍州

導河節一節是記禹導河的事黃河之源出于外夷而崑崙崑崙在中國積石  
之山乃見其處禹導河自積石起以河在山中其流凡疾而時有雍滯乃  
疏鑿其險阻以至于龍門自龍門而下山開岸闊絡繹奔奔高流至于華山之  
陰自南折而東流復在陰處至于底柱山又東至于孟津之地又東過洛水  
流的去處至于大伾山此時河始出險而就平地又自東折而北流過于澤水  
至于冀州之大陸自大陸而北到兗州地方地曠土疎河尤易決禹乃橋之為  
九河以分其力而終其勢狀后合為海河以入于海而河水治矣  
河源出外夷入中國至積石三千餘里此記其功始于積石非記其源也  
河在積石之開轉而東北流凡三百餘里而沒水入之東北下二百餘里過  
積石山又北流迤東過三受降城始南流二千五百餘里至龍門人法盤東  
山峽之間千數百里禹載壺口治梁岐皆為其河已見冀州故此不書龍門  
之河自高而下奔故傾瀉南可三百里至華山之北渭水入焉折而東流為  
冀南河凡三百里至于底柱雅河中流鑿二門以通之又東二百餘里至全  
州孟津河流始緩南此孟津故謂之孟津東自里過華陰洛水入焉名之

洛水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大伾山此其東河也又北五百餘里至全冀州  
洛水入焉又北二三百里為大陸其間平地土益疏水益善濟故不污不  
之而為九其合之則為逆河以潮至而水逆流故以為名一析而為九所以  
分其勢九合而為一所以統其歸也此見導河始于雍經于冀豫而終入海  
于兗也○按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莫史記張騫使西域至  
於莫知河源所在其山多產玉石武帝按圖書名之曰崑崙崑崙禹禹使吐  
蕃得河源于閩唐黎石山後世皆祖二說莫知其非至元世祖遣學士都實  
佩金虎符往乃得之于土魯番黎甘思南曰星宿海以在四山之間有泉近  
百匯而為海望之若星宿故名其地在中国西南四川馬湖之西三千餘里  
此正脈也自禹之後河不為患者千餘年至周定王時河決漢時決頃丘  
漸徙而南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河淮始通宋熙寧中河大決澶州北  
流遂絕於是時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決入馮河明朝  
洪武初決原武正統中又決榮陽入馮口今自開封合淮以河之鉅且悍惟  
一淮以為之委故使無衝激潰敗其勢自難狀古之治河惟欲去其害而明  
朝用以通漕故兼資其利時異勢殊此治河之議所以紛也

嶧家創這一節是記禹導漢水的事漢水出嶧家山自此山蓋之濬其源也  
自嶧家東流方叫做漢水又東流叫做滄浪之水又過三澨之水至于大別之  
山而南流合于江入江之浸又東流停蓄周迴而為彭蠡之澤又東流而為北  
江順流入海而漢水治矣  
漢水有二源東源出秦州之嶧家始出為涿二水南流為沔至漢中東流為  
漢水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之經歷隨地  
得名曰為滄浪者言即涿水之為非有他水也三澨曰滄浪者三澨小而  
涿水大也曰入江者涿水小而江大也東匯為彭蠡者涿既入江後東聚而

其正派至于合黎其  
餘波入于流沙也

### 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出汾間山而三危臨峙其上者也至  
三危所以導其源入南海所以導其流則  
環繞于雍梁之  
界者無不治矣

###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

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

### 澤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 于海

此治北條大河也水之在北者莫大于河  
然河源多伏流而積石其見處故導之自

積石始自積石二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  
不言方而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  
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附至華陰記其自  
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  
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詳記  
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澤水又詳記其北  
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詳記其  
入海之處則曰逆河中國在所詳也龍門  
不鑿無以洩上流之怒九河不播無以洩  
下流之溢分而為九合而為一皆水勢之  
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此見河流始于雍  
經于冀豫終于兗也

### 嶧家導漢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

### 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東為

### 北江入于海

書經卷二 夏書

為彭蠡也東為北江者既取為彭蠡東出而為北江也

岷山即這一節是記禹導江水的事江水出岷山自此道之濬其源也自岷山東流叫做沱水又東流至澧水遂過九江至于東陵又東向東運而行此會漢水而南為彭蠡之澤又東流而為中江順流入海而江水治矣  
江至成都諸源既盛遂分為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合于江南受青衣大度馬湖諸水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東注于澧水水名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度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八都通道計不施功故略之也九江荆州之水東陵荆州之地嶓冢嶓嶓岷山漢江即梁州所謂江漢朝宗于海也滙澤為彭蠡即揚州所謂彭蠡既諸也江漢皆發源于滙合流于荆而入海于揚故禹導之自梁而荆而揚也要見得合流之意

導水即這一節記禹導濟水的事濟水性既沈下而力又勁疾常從地中穿入而行故其出入無常伏見不一焉順其性而導之其發源始在王屋山頂山下耳故其水由是伏流地中湧出二源合流而東叫做濟水這是一見自入于河伏流河中溢而出為滎水這是一見又與河並行東湧出于陶丘北這又是一見自此遂不復伏又東至于濬澤又東北合于汶水又北東入于海而濟水治也  
此道濟水也濟之出出于王屋其源流為汶東流至濟源縣湧出二源合流為一方謂之濟別濕縣縣公臺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出滎澤在穀倉東南濟水既入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為濟清出還清故也自陶丘之出不復伏而東至于濬東北會汶以入海此皆古之通也汶水經魯之境而入海于青其源至為勁疾禹之導之六國其然見之勢而順其脈絡之中焉耳

此治南條漢水也漾水發源于嶓冢東流至武都則為漢水又東至武當則為滄浪之水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別水也丁是過郢州三澗之水至大別之南而入江滙也漢既入江而其東有水迴合而成澤者乃為彭蠡又東為北江至靜海而入海而漢水于是乎終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

于東陵東進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此治南條沱水也岷山江之發源故自岷山導之沱江之別流于梁者澧山澤各江水之所至也自澧以下荆之九江水之天而江過之岳州之巴陵地之大而江至之焉又東進灑而來北與滙澤相會于是東為中江以入于海矣

導沱水東流為滎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

丘北又東至于濬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

于海

此北條之水也沱水濟水也自其出於王屋山頂崖下流水始見及其潛入于地東入于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是既伏而始見也一見之後歷號公臺西南入于河又伏流于地下矣復溢于河南而為滎水是既伏而再見也入于河辨其為濟者濟清而河濁也溢為滎而辨其為滎者滎流而滎緒也然隨地以出者潛地以入又東出于陶丘地之北是既伏而又見也于是不復伏矣濟陰之濬澤而東流至其地焉壽張之汶水而東北與之相會焉又轉而之北東至青州之博興而



導淮節這一節是記禹導淮水的導淮水出于胎脊山至桐栢山而始大故禹  
導淮自桐栢始由是東流合于泗沂二水又東流而入于海而淮水治矣  
桐栢乃淮水所經為惠始大故從此施功也合于泗沂者沂水先入泗入  
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甚近故連言之入海在會淮浦

導渭節這一節記禹導渭水的導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之西北其源甚  
遠禹自鳥鼠同穴導之東流合于澧水又東流合于沔水又東流過于漆沮  
二水自此順流而入于河而渭水治矣  
此導渭水為鼠同穴或以為其山鳥鼠同穴而處故以為名合于澧即雍州  
形謂澧水故曰也合于沔即雍州所謂任康渭也過漆沮所謂漆沮既流  
也前是記此是直叙其源流

導洛節這一節是記禹導洛水的節洛水出冢嶺山與熊耳山相近其源亦  
微故禹自熊耳山導之東北流合于澗水澧水又東流合于伊水人東北順  
流而入于河而洛水治矣  
此導洛水也洛水出陝西商州之冢嶺山即在其南故禹于此導之與西  
傾即不同雖在雍州而係在豫州之境入河所謂伊洛澧澗既入于河也

入海矣是沈水發源于冀經于豫究入海  
于青州者也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  
或伏而脈絡可考  
沈水不既治乎

導淮自桐栢東會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胎脊山尚微而流于桐栢山始大  
故禹自桐栢導之耳沂入于泗泗入于  
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激故也又東自淮  
浦而入海矣是淮出于豫經于徐而入海  
于楊  
者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澧又東會于澧

此四瀆西之大川也渭水出南谷山禹只  
自鳥鼠同穴導之耳由是而東則咸陽會  
于澧即澧水攸同也又東則陽陵會于澧  
即澧屬渭浦也又東則朝邑會于漆沮即  
漆沮既從也于是至華山之地則統眾水  
以入河矣渭一治而雍之上下皆安流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澧又東會于伊

此四瀆東之大川也洛水出冢嶺山禹只  
自熊耳導之耳由是而東北則新安會于  
澗偃師會于澧又東則洛陽會于伊也于  
是東北至洛口之地而統眾水以入河矣  
洛一治而豫之左右皆順流也按經言蟠  
冢導澧岷山導江者澧之源出于蟠江之  
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  
積石導淮自桐栢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  
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導之耳  
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昔河源

東北入于河

此四瀆東之大川也洛水出冢嶺山禹只  
自熊耳導之耳由是而東北則新安會于  
澗偃師會于澧又東則洛陽會于伊也于  
是東北至洛口之地而統眾水以入河矣  
洛一治而豫之左右皆順流也按經言蟠  
冢導澧岷山導江者澧之源出于蟠江之  
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  
積石導淮自桐栢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  
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導之耳  
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昔河源

九州說史臣說大禹山則窮其脉絡道水則順其源流動勞八年昭以九州之疆而淮異而水土之平治則同早而為四隩之地皆皆聚游今則險阻屢遠已可定后高而為九州之山皆皆草木茂盛今則斬木通道已可登告流而為九州之川濬滌已通無有壅滯止而為九州之障障也固不虞潰決由是四海之水若大若小無不合同而各有所歸矣

此總言禹功既施九州四海水上無不平治也隩隈也障障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土之卑者治矣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土之高者治矣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滯水之流者治矣九州之澤已有所歸而無潰決水之止者治矣

六府即史臣說水五行之首百貨之源注時洪水橫流六府豈能修治今水患既去地利可具水火金木土穀六件皆大修治而財用有資貨賦可定矣禹乃因地之宜以制國之用九州之賦土有高低肥瘠之不同則交相參較辨其何物出于何州而致謹于財賦之入有一州通貢的自隨地而使貢的又有待命而後貢的惟恐傷民之財盡地之力蓋極其謹慎而不敢忽焉九州之穀土亦有高下肥瘠之不同且皆為之品節辨其孰為上等孰為中等孰為下等由是隨其所定之則而成賦于中國之內有厚薄而有貴賤又有剛柔不等的上元過取下元重欲皆有成規而不可交焉聖人經國之制其間密如此

此六總結上文見九州土田貢賦所由定也蓋天下之大宰既息則天下之大利以與地平天成故六府無不修治六府既修則可以因地之利而徑國之用矣交土者合土之肥瘠高下而正之也底慎者因地而取其有因物而取其良常許者為歲貢偶許者為錫貢也成則者合九州之穀土而定其等也成賦者謂一成而不可易隨高下以納而正歲者為常國歲者為許也定貢賦者經國之義而曰底慎曰成賦則為民之仁焉于其中矣

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沉水不言山者流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畧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州濬源九澤既岐四海會同

此總言禹功既施九州四海水上無不平治也隩隈也障障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土之卑者治矣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土之高者治矣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滯水之流者治矣九州之澤已有所歸而無潰決水之止者治矣

四海之水無不合同而各有所歸九州攸同不在茲乎

六府孔修庶士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天下之大害既去天下之大利斯興水火金木土穀財用之所自出六者大以修治取之可無制乎謂之庶士則非特穀土也庶士有等當以肥瘠高下所生之各物交相正焉以任士事因其所出者而致謹其財賦之入有常有錫不敢盈于少不責有于無也此貢之有道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因其出者而成賦于中邦有正有錯一成而不變也日中邦者土賦或及于四夷而田賦則止于中邦而已此賦之有道也不能不取于下者經國之義而取之有道者愛民之

錫土姓 水土平強感之為又佐天子封建諸侯錫之土地使地立國以守其社稷分爲男邦或分爲侯邦或授之采地或授之封地也錫之姓氏使化立宗以保其子孫或因德而受姓或因功而受姓或因地而受姓或因生而受姓也此修封建之法也水土既平後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制也錫姓者未其德德惟土分族也錫土不可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請蓋慮初不如此封建非創自商周洪武之患則服制多不明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書時先齊在上封建雖非禹而專而實出高世蓋而謂成五服也

祗台訓 爲平水土之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賦其心不於不伐化日致說當此治之功成之時別無所事惟敬我之德以奉天則天下之人自朕之心從化不能違越我的所行矣這可見禹不以成功自處而惟欲以敬德化民如此

此二句或爲所崇言記之于此考以見禹之經理有本而能踐其言也禮記說講曰台曰朕皆禹自稱禹言十二師五長各也有功則不距朕行可知不距內無臣民說

甸服即這定甸服之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焉制爲甸服以其皆田賦之事故叫做甸服甸服之制何如曰百里去王城其賦則連稻禾的麥德都約益福可以供康祿草可以充芻秣也第二百里次近王城只到禾半藁納之第二百里亦近王城則七藁上的粗皮納之賦此二百里內不但納穀納米而已或有輸將之事如搬運糧草等項仍使他服勞而

兼力役之征焉曰是以外第四百里去王城漸遠推去其德而納穀第五百里去王城尤遠則去其穀而納米蓋地方愈遠納賦愈輕便而亦不使之服輸將之事矣其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

此下五節乃經理天下之事蓋敬德以先天下同可以必教化之行而非辦成五服亦元以行其教化也甸服者畿內之地天子自治惟取田賦以充國家之用也納穀納米而又曰服者以其地近而又兼力役之征也四百里外不言服者以其地遠然但有粟米之化也聖人制國用節民力由盡知此

侯服即這定侯服之制焉于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爲侯服以其皆侯國之事故叫做侯服侯服之制何如近甸服四面百里定做卿大夫采邑外四面第二百里定做男爵小國男邦外四面那三百里定做諸侯大國次國小國居內所以安內附大國居外所以禦外侮其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者如此侯服在甸服之外者封建諸侯以屏衛王畿也百里二百里以次第一三百里謂自二至五為百里者三也采皆卿大夫采邑古時食邑者各有分地服其地之所入以爲常祿男諸侯以列爵言男則字在其中言諸侯則公與伯在其中要見其內禦外之意

錫土姓

平定之後經理天下不可無人故有封建之制錫之土以立國使之君其地而子其民是教事君之忠也錫之姓以立宗使之別于前而傳于後是教承家之孝也

祗台德不距朕行

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人皆踴行德教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

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天下至廣欲敬德以先天下不有經理之制則德化何自而行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日總刈禾半藁曰銍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四百里爲漸遠去其穗而納穀五百里爲尤遠云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精粗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

侯

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侯服侯國之服始百里迨近王都故制爲采邑卿大夫之邑地皆列于此是內臣之祿也男邦男爵小國也

緩服即這定後服之制焉于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後服以其漸遠  
王畿初取託安之義故叫後服後服之制何如這地方內去王城千里外去  
荒服千里外內之制不可不示華夏之辨故于內而三百里則酌量廢  
施之以仁義禮樂之教蓋太平有道之日教化可興故以修內治為務也于外  
而二百里則設軍備以存伍軍師之法蓋安寧定事之時人心易弛故  
以防外患為急也其分後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如此

曰侯服者內以安中國外以安邊境也三百里內密近甸侯治之當用文故  
撰文教外二百里漸遠要荒治之當用武故奮武衛內非全無武衛但以文  
教為主外非全無文教但以武衛為主耳有文教以善民生而內無不安有  
武衛以護民生而外無不安此聖人有取于後服之義也末後後字意

要服即這定要服之制焉于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要服以其去王  
畿已遠法制簡略約而己故叫要服要服之制何如把內而三百里  
要服即這定要服之制焉于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要服以其去王  
畿已遠法制簡略約而己故叫要服要服之制何如把內而三百里

要服在侯服之外雖無中國之禮法而猶受中國之約束者也三百里夷是  
舉近以見遠其遠外二百里皆夷狄也故罪人于此者所以列之于夷狄之  
沅也

荒服即這定荒服之制焉于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荒服以其去王  
畿尤遠都是荒野的去處故叫荒服荒服之制何如內而三百里聽與蠻人  
居住其法比諸夷又略矣外面二百里把那重罪的人流放于此其法比諸蔡  
又重矣其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如此

蠻夷荒野之地田里不井人民不居故謂之荒服曰蠻者頑慢弗率又甚于  
夷也外二百里亦皆蠻貊之地流比于放則又為遠矣蓋五服之地以漸而  
遠而聖人治之亦以漸而略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之以必治也治外夷則  
法度宜畧治之以不治也聖人疆理之制如此

東漸即這一節是德敘大禹之成功禹定五服地方雖止五千里朕其風教  
化之所及則有不止于此者東邊則漸漬到東海西邊則覆被到流沙北邊南  
邊則所及尤遠不可以地限量這風教化盡訖于四海之內而無遠不至如  
此大禹治水之功既成於是用玄圭為誓獻與帝舜以告其成功而復命焉圭  
必用玄者所以象水色之黑也夫當洪水橫流下民昏墊之時禹不惟能平治  
水上以救一時之患而必于經制德教四達朕后告成于君真可謂萬世  
之大忠矣此其所以虞廷之功而卒開有夏之業也

此記禹教化之所及也蓋地乎天成府事已治任土建邦經理已周有法制  
以維持之有祗德以率先之故教教四訖如此也東西近故以漸被言南北  
遠故以暨言教訖于四海則德言之也錫以圭所以表奉上之誠至以玄  
所以象治水之事告厥成功以平水土定國賦建諸侯弼五服事講一以見

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是外臣之爵  
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  
得以安  
內附也

五百里緩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設武衛

此分緩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緩者漸遠  
五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  
百里也內三百里勢近中國治之利用文  
則為之立學校明師儒以度文教焉外二  
百里勢近外夷治之利用武則為之時什  
征備簡職以奮武衛焉文以善民生而內  
無不安武以護民生而外無不安聖人所  
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內治非無武而以  
文為重外治非無文而以武為重聖人文  
武並用亦各隨其地而已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緩服外四  
面又各五百里也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  
特羈縻之而已蔡放  
也放罪人于此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要服外四  
面又各五百里也謂之荒者去王畿益遠  
荒遠在所略也流上放罪人之地蔡與流  
皆所以處罪人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也

東漸于海南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

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浸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  
也據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  
于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  
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

治平之所由一以見受命之無負也

甘誓

甘誓記夏王啓親征有扈誓戒將士的說話故叫甘誓○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開六軍之制軍象之法邦國賞刑之典無不明倫故聖人著之經為一書法

大戰史臣記夏王啓繼禹即位是時有偃諸侯有扈氏所為不道王乃親率六軍正其罪有扈恃其強暴敢與天子抗衡遂大戰于其國之甘地將戰之時王乃在六軍之師而誓戒之

甘是有扈之南郊地名書曰大戰于甘所以著不扈不臣之罪書曰乃召六卿所以表啓將命將之權

王曰嗟二節夏王啓將發誓辭先歎息說爾六卿及有事于六軍的人我今誓戒告汝以有扈氏之罪惡彼水火金木土之五行原于天道切于民生有國家者則當敬順的有扈氏乃濫用五行不順月令而暴珍輕忽之一歲之首月謂之三正乃須有朝廷邦國所當遵守的有扈氏乃蔑視王朝不奉正朔而怠慢廢棄之其悖亂不臣如此因此獲罪于天之用降以大罰勤勉其命今我躬率六師以伐之惟敬行天之罪而已豈敢輕用其武哉

上言六卿此言六事之人者六卿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總呼之下左右與卿皆在內五行關係至重威侮有情強不率之意見其不順天時夏以建寅為正然由前代子丑寅建而來故正朔謂之三正意棄有傲慢廢棄之意見其不奉正朔德是以此二事正其罪也威侮五行則必過取其民故曰虐下怠棄三正則有無君之心故曰背上是言討叛伐罪之意也

書經卷二

書經卷二

二二二

窮也然不以成功自居以玄圭為誓而告成功于帝主以昭觀君之禮宜以象治水之事曰錫者重其功不可以常詞書也觀此而禹之躬行敬德而不敢違距者可知矣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鄜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

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眾志而起其怠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各篇書有六休誓其一也今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啓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意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三扈商有桀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流也

大戰于其召六卿

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卿大夫每卿一人

六卿六卿平始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恃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王曰嗟六事

重其事故嗟嘆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于六軍者

皆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威暴殄之也侮輕而殄死况于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

書經卷二

二二四

左不攻誰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一人居左主射一人居右主擊刺一人居中御馬必三人各治其事方能取勝故夏王啓之伐有扈氏誓我衆軍士說道尔在車左主射的人宜專治左邊的事右不攻于左而于射敵之法有所未精是汝不能敵我之命于左矣在車右主擊刺的人宜專治右邊的事右不治于右而于擊刺之法有所未精是汝不能敵我之命于右矣在車中主馬馳驅的人宜專心御馬求合法度若御之不以其正而于馳驅之法有所不合是汝不能敵我之命于中矣

三平者曰射曰刺曰御則車戰之法盡之矣曰左曰右曰中則車戰之人盡之矣呼其人而各責其事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急也○古用車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步卒從之每二十五人為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長而步卒則各供其長而為之助者也故古者臨陣誓戰戒者三人而已呼左則凡軍左執射者同呼之呼右呼御六狀凡車之命係此三人自一乘至于萬乘皆有是三人御者與射者相應如一人左死于射右死于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御制如此所以能為不敗之師先王之兵法也

用命即哀王啓戒誓將士既得又明示賞罰以激勵之說適行軍的號令我既丁字而告成矣汝衆將士若能遵我之命令克敵而有功我則即時論功大小賞之于軍中祖廟之前或命之以官爵或費之以金帛皆所不惜若違犯我

的命令以致債事我則即時論罪戮之于軍中不問其罪及其身將併其妻子而與戮之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軍令既定決不汝欺汝等可不恭聽于命之哉

此示以勸懲之大典故衆士之用命不用命皆上左右御三者言之於祖于社示賞戮之不敢專亦陽舒陰慘之意也要見至公至理之意

五子之歌

這是記夏王太康之第五人罔水康遊遊其國乃作為詩歌以終其惡惡怨之意故叫做五子之歌

詩經卷之五

珍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羣下背上獲罪于天。上用勤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于丑之建。唐虞之前。當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

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用賞于祖不用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命戮于社

戮殺也禮曰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

社左陽也故賞于社社右陰也故戮于社祭子也祭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祭戮猶秋官司厲擊男子以為罪隸之祭古人以辱為戮謂戮辱之以為祭耳古者罰弗及嗣祭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按此說固為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子則祭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盛厥遷都尚猶對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詞豈為過哉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

詩經卷之五

太康二節史臣叙說夏王太康嗣位一十九年不理國家政務徒有人君之名而不行人君的事實如祭祀之尸一般只好為放逸豫樂的事以致喪其德雖為暴虐因此天下黎民不安其生都有離叛之心太康乃猶不知省改安于遊樂無節度遂出畋獵于洛水之外至于一百日不還于是有勞國之君名存者素懷不臣之心至此因民不堪命乃舉兵誅太康于大河之南不使之歸國

尸位虛下句即尸位之實意豫則忌勝致感其德黎民咸貳者厥心違怨厥口咀咒蓋對逸豫者皆重上二字豫而曰遊則過其節矣而曰盤則安而不知止矣夫民心咸貳其勢甚危而彼反以遊畋為安歎熙七河于有洛之外則甚遠十旬弗反則甚久二句是盤遊無度之實也同胞弗及因字是重責太康之詞蓋羿雖雖雖不有存國則不能誅太康厥德失民故羿將而乘之曰國者明禍亂之本在國不在彼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太康畋之子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庶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為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二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于遊畋之無度言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有窮后羿因民弗忍擊于河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說文羿帝孽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

古文

太康打獵去遠追之不及乃在洛水北待之既而太康十旬弗返羿距之于河不得歸國五子見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然于兄弟離散之不可保也憂愁嗟怨推寃禍亂根源皆由于太康荒棄宗廟社稷于是不述大禹所垂之訓戒而為詩歌以其感慨迫切之詞舒其抑鬱無節之氣予以明先訓之當遵天命之唯保其詞痛切而悲哀蓋不獨傷太康之失德矣以垂萬世之鑒成也

此史臣記五子作歌之由御其母以從于先世字意謂德其後以追之也後于洛之內者追之不及遂于此而俟其返也惟太康荒遊而不返五子侯之而未至故皆痛危亡之將及離散之難保而作為詩歌也○創業之君經歷艱苦為子孫萬世慮至為深遠都有諷訓以教戒后人故太康失國則述大禹垂后之戒太甲不惠伊尹則舉成湯風愆之訓誠以法祖乃帝王之要道也

其一節五子之歌第一章說音我皇祖大禹垂訓有言人君與下民勢之相隔雖有尊卑情之相須寔猶一體只可以其情而親近之凡百姓的飢寒困苦頃時體念視之如傷保之如子猶是君民一體之意若恣意橫欲肆于民上把百姓的休戚利害都看與己不相關涉違背便是下民了為人上者切不可如此所以狀者何也蓋小民雖至卑至微却是邦國的根本譬如房屋之有基址一般必須以仁恩團結其心使也愛戴歸德譬如房屋基址堅固了狀后邦國安寧而無傾危之患若人心既離根本不固則國雖富強終亦必亡而已此民之所以可近而不可下也

堪命距太康于河北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使不得返遂廢之

御其母以從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細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情不自已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其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始終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于五章之首

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

其一曰皇祖

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

書經卷二

書經卷二

民可近二句言當以情親之而使之合不當以勢疎之而使之離也民惟邦本二句是惟所以可近不可下之故當一氣說此皆皇祖之訓乃得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之心法也

予視觀五子既述皇祖大禹之訓又言人君處崇高之位執生殺予奪之權都說小民至愚豈能勝我殊不知民雖至愚而亦至神能戴其上而亦能廢其上我君天下之民莫不說德也之衆便是愚夫愚婦也不可輕忽若失其心一個都罷勝我所以為人君的行事一件也不可有差一有差失皆足以致怨于民况以一人之身積德累功至于再三則民心自狀怨容不必待其萌而彰著而後知也夫事皆自微而至著故為君的須于重賞未嘗形見之時即預先圖謀更政乃可以固結人心消禍亂耳故我君位而臨兆民深以危亡為懼崇上狀如以易漸之朽索而取易離之六馬帶恩其不免于傾危也夫以民之可畏如此則居上而臨民者奈何忘荒而不敬乎

此言已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以申結祖訓之意也一能勝予一字作皆字看一人三失即明所以能勝予之意也若謂明所請不敢言而收怨也予臨二句言多失之君臨勝予之民如朽索之取六馬必至于斷絕而驚駭也奈何不敬是歸怨之詞作已然者惟不敬以至于此雖欲本固亦強其可得哉

其二節五子之教第二章說道我皇祖大禹之訓不言人之嗜欲與窮貴乎即之此禮若不能以禮節之而縱其情之所欲辭不至于損德妨政矣如耽好女色恣情越禮是謂內作色荒馳驅田獵遠出無度是謂外作會荒沉酣旨酒而不知節溺情音樂而不知止竭不賞之費以高峻其屋宇極彩色之麗以雕飾其牆壁這六件事為人君的不必件件都有但只有一件亦未有不致于敗國喪身者如好色則為色所迷好酒則為酒所困好田獵則耽于逸遊而妨政誤事好宮室則窮於土木而耗財害民縱欲敗度之事雖不同其為亡國則一而已矣祖訓垂成如此今乃盤遊無度正犯了禽荒一事誰敢不亡乎

六者皆人情所不能無狀或失之太過則必至于敗度而亡國一字或字重看曰有一于此以見不必多曰未或不亡以見未有萬一而不亡者蓋指太康犯禽荒之戒故至亡國也

其三節五子之教第三章說道我夏后氏之建都于興黃州地方發自帝堯陶唐氏始先時帝堯以文武聖神之德德天立極而為天子一傳而至帝舜再傳而至我祖大禹三聖人皆授守一道奉天子民故能據此形勝之地建皇極以綏四方天下臣民莫不歸姓今乃逸豫戒德凡刑賞予奪一任自己意思全不遵道章成憲把大綱小統都錯亂了以致敗壞于上民怨于下遂臣棄之遂至窮困而陶唐以來相傳的基業遂至成亡矣是可傷也

此以古今對言是傷今思古之意首二句主禹而言曰陶唐者推本言之也要見授守一道意人君統有四海而曰異方者舉中以包外也道即堯舜禹相傳之道紀經即道之所寓者夫道而亂其紀經所以不能保此異方也禹以道濟之只在敬古太康以失道失之只在逸豫敬律之間與亡之所由判也

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七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其二或長劫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予臨兆民凜凜若朽索之馭六馬為大

上者奈何不敬索昔各反馭音御○予五子自稱也君夫人心則為獨夫

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索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已之不足恃民之

可畏者申其義也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甘酒嗜音嗷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

宇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

明故不復申結之也其三曰惟彼陶唐有

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堯初為唐

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授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秦中以包外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右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又按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



其四即五子之歌第四章說我祖大禹以明之德昭臨萬邦之民莫不仰其威德戴以為君他要後世子孫保守其基業統緒不敢廢墜立許多典章法則遺之子孫以為世守不但國家的大政務俱一一具備便是通行的石和平的鈞不過稱物之器耳自朝廷視之若無甚緊要而今內府中亦有傳旨收錢的可見祖宗之法微悉備具其為子孫慮者詳且遠矣使能守之何至亂止也哉奈之何為後人者逆孫威德盤遊元度把祖宗傳來的統緒一旦荒亂廢墜以致成禍下移奸雄僭踴顛覆我有夏之宗斷絕我配天之祀豈不可恨也哉

明：我祖言其德之盛萬邦之君言其業之廣二句申說典則如政教禮樂祿位賞賦之屬以其經常不易謂之典以其中正有準謂之則品式具備則周審以貽之子孫此制度之大者治天下之本也則則通行而輕重不至于失當和則而平而強弱不恃以相爭是鈞石之設乃制度之小者治天下之末也然而有之可以知其慮后之詳且遠矣荒墜厥緒德業湮度說也上節亂其紀綱同與宗祀者天下失則宗祀犯矣與上乃成滅亡同

其五即五子之歌第五章說我祖大禹以明之德昭臨萬邦之民莫不仰其威德戴以為君他要後世子孫保守其基業統緒不敢廢墜立許多典章法則遺之子孫以為世守不但國家的大政務俱一一具備便是通行的石和平的鈞不過稱物之器耳自朝廷視之若無甚緊要而今內府中亦有傳旨收錢的可見祖宗之法微悉備具其為子孫慮者詳且遠矣使能守之何至亂止也哉奈之何為後人者逆孫威德盤遊元度把祖宗傳來的統緒一旦荒亂廢墜以致成禍下移奸雄僭踴顛覆我有夏之宗斷絕我配天之祀豈不可恨也哉

有一人哀我者我將倚靠誰人以固存乎故我哀思之情鬱結于中而不可釋向人厚着面皮其羞漸之狀發于心微于色而不容掩事机窮感以至于此推原其故只因由于治平不能敦慎其德法祖保民而乃盤于游岐維于逸豫遂致有今日之禍到這時節天命已去而不可復留人心已離而不可復合誰欲忘悞修省悔改前非其可追及乎亦惟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五子之歌至此其酸愈急其情愈哀其言痛切而有餘悲誠萬世之鑒戒也

胤征 這書記胤侯承夏王仲康之命率師征討羲和堯戒將士的說話故名曰胤征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

色已明明而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七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析閭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爭爭之意言禹以明七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于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按法度之制始于權七與物鈞而生衡七運生規七圖生矩七方生繩七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石言之

其五曰嗚呼易歸于懷

之悲萬姓仇予將嘯依鬱陶乎予心

有怙愬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嗚呼易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嘯依彷彿無人之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于色也怙愬之發于心也

胤征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丁有

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為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

仲康史臣叙說后羿既距太康于河而立其弟仲康仲康始正位四海之初以胤侯為賢命他掌六師以收羿之兵兵馬當時諸侯有義和若以世掌天文為職乃隨廢其職其時有日蝕之變義和也不奏聞致讓胤侯胤侯而荒遠于私邑此其兇罪惡之尤者也仲康乃命胤侯征之而胤侯遂以王命將六師以往征焉所以罪羿之羽翬也  
上二句言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見仲康討罪之權下四句言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見胤侯得敵愾之我命胤侯者收羿之權也德義和者討羿之黨也

告眾即胤侯奉王命以德義和誓戒于眾說通尔眾行士欲知義和之有罪當現大禹之訓詞昔古先王著為謨訓垂示于後世的言語句，明白都有教訓用之可以安定國家保守其業不是無益的空談誠後世君臣所當遵守者其謨訓之詞說古先帝王德德格天固無不至一有天戒便能戒慎修省務期一念誠敬上通于天以消災異那時做大臣的也細心謹慎凡事皆依常法而行至于百官但有一命之寄的人都勤修職業以匡輔朝廷去克謹天戒其其罔已明矣而大小之臣又同加修省如此所以為君的内無失德外無失政心志精明治道光顯真如日月照臨一般豈不為明之君哉禹之謨訓如此全義和忽于日食之變自棄常憲且使君不知有天戒其罪大矣

以錄其善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  
○或曰蕞氏以為義和或于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也胤侯征之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為  
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平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誦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  
胤侯太康亂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義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義和之征胤侯能自天子

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為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義和之罪雖曰沉亂于酒然黨惡于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剪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義和氏夏合為一官曰胤侯者諸侯入為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也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徵音澄○徵驗保安也圣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



今予以亂侯既歷數載和之罪乃成衆說義和使使天紀昏迷天象稽諸政  
與乃天討之所必加者今我以六軍衆士奉將天威明致其罰此乃王家公  
事天子威命在不可忽也爾衆士皆當奮其忠勇戮力王室庶几輔我以敬  
承天子之威命使至聖震赫國典明彰而衆人不得以其罰可也  
此勉其武勇也亂侯之命出自仲康而曰天子者見義和之罰固天所當罰  
也同力即一乃心力之謂歟所以將士之輔已言欽承以自已之奉君言

于房宿也按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  
警樂官以其無目而審于音也秦進也古者  
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  
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  
周異也齊夫小臣也漢有上林齋夫庶人庶  
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齊夫庶  
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曰走者以見日  
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齊夫庶人奔走于下  
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義和為曆象之官尸居  
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于先王之  
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  
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救  
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義和罔 **今予以汝**  
聞知是固于先王後時之誅矣 **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高聽于欽**  
**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  
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

**火災** 亂侯華泉說今我奉命征討義和爾衆固當同力王室奉行天討至于  
用兵之際又當分別重輕不可縱于殺戮蓋敵人中也有善惡不守就如山上  
有玉有石一般若猛火焚燒崑岡則不令玉石皆為煨燼矣今師旅之與雖以  
奉天討罪若不分好歹一聚誅戮而有過逸之德則其為酷烈更有甚于猛火  
者我今行師只將首惡的人殄滅不有其餘協從之黨迫于不得已而為之者  
一切開釋不問至于同染汙俗陷于罪戾而不自知者咸赦除之使他皆得以  
改過自新如此則元惡既伏其辜而元辜不致濫及庶几情洽兩盡仁義並行  
無忝王者之師矣爾衆士可不慎哉  
上既勉其武勇此又戒其濫殺有一句是設諭之詞是德乃過逸之德猶誅  
戮太甚而言渠魁指義和協從是迫于不得已而為之者則善惡一齊人  
同汙乃陷于不知者今雖惡而初則善是一等入城渠魁者誅惡之義也同  
治惟新者有善之仁也此所以為王者之師也

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  
而不討仲康之命亂侯得天討罪之極而亂  
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敬愾之義其辭直其義  
明非若五霸據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  
也 **火災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罔于猛火**  
**殲厥渠魁罔治舊染汙俗威與惟新** 殲  
蕪反○崑出玉山也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  
言火災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  
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  
其害有甚于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  
惡之魁而已存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  
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  
之師也今按亂征始稱義和之罪止以其畔  
官離次俶擾天紀至是有習從旧染之語則  
知義和之罪當不止于廢時亂日是必聚不  
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羿為惡者也

威克即能候其象將軍乃欺也說道將乃國之司命生死存亡係焉若使行誦之際為將者能一斷以法而不幸于情有犯即誅違命即戮使威常勝其卒則三軍之士皆畏將而不畏敵奮勇爭先戰必勝而攻必取信能濟國家之難事矣若傳事姑息而徇情廢法當誅不誅當斬不斬使愛常勝其威則人皆畏敵而不畏將姑息退縮戰必敗而攻必走決然不可以成功矣豈可見嚴而乃成功之本姑息豈致敗之機哉今行師不將不以威懲愛矣眾士當知我之威不可犯愛不可恃勉力戒懼以共有濟可也否則戮及不身決不汝守可不畏哉

以軍法勵眾士也首二句泛言用兵之道以見不用命者不濟不誅之意下二句正是勉其用命也命即上二節之命懲戒者同心一力能濟承天子之威命誅惡者不貽于天吏之遺德有武勇之功而無濫殺之失也

言卷之二  
三十一  
簡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君名其罪則必鏟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贖戎之罪  
嗚呼威克厥愛允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濟愛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七羽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皆師之末而後嗟歎以是深歎其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書經集註卷之二 終

